明文學史

宋佩韋著

目錄

第二節 明初的韻文作家……一八

第四章　嘉靖萬曆間的文學

明文學史

引言

明代的正統文學，——或稱傳統文學——約可分爲五個時期來敘述：

一、明開國至永樂初；

二、永樂初到成化、弘治間；

三、弘治、正德之際；

四、嘉靖、萬曆之際；

五、從天啓初以迄明淸之交。

在第一個時期裏，散文方面，則如黃宗羲明文案序所說：「有明文莫盛於國初。……當大亂之

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註一）韻文方面，則如陳田明詩紀事序所說：「明初詩家，各抒心得，雋旨名篇，自在流出，無前後七子相矜相軋之習。」（註二）而因時代環境之不同所引起文學上作風的變遷，也很顯然地可以見到的：明初的大作家如宋濂、劉基、王褘等，雖以「師友講貫，學有本原」（註三）之故，其作品猶承勝代遺風；然元末楊維楨一派的纖穠縟麗的詩文，已引起一般人的反對；（註四）而後人批評明初有名作家的詩文，往往稱其能脫元末纖穠之習。在這裏，我們可以知道末代和盛世，文學上的作風是不相同的。

第二個時期是比較長期的太平時代。詩文亦趨於雍容平易之一途，而三楊的臺閣體便就風行了一時。雖有不少才氣橫溢的作家，其詩文並不爲臺閣體所囿，但風會所趨，終流於和平嘽緩之音。

到了第三個時期，已經不是一個太平的時代了：那時候西北被寇患，權閹專朝政，往日的太平時代已一去而不復還；而雍容平易的詩文，遂不爲時代所許。於是李東陽一系所謂「茶陵派」的詩文起而代之，臺閣體的末流爲之一振。到了李夢陽、何景明等所謂「前七子」者出，倡文學復古

之論，天下靡然從風，詩文的作風爲之大變；而茶陵派終等於衰周弱魯，力不足以禦強橫。

在第四期之初復古派摹擬秦、漢、盛唐的詩文，已稍稍爲人厭棄，於是王愼中、唐順之等提出「變秦、漢爲歐、曾」的口號；歸有光繼起，爲文務在文從字順，一洗聱牙詰屈之弊，天下又靡然從風。然王、唐、歸等的文章，一以唐、宋人爲矩矱，雖跳出了秦、漢的圈套，但還是落入唐、宋的圈套；尤其是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以機調摹唐、宋，而唐、宋又成了窠臼，於是李攀龍、王世貞等所謂「後七子」者，承李何餘緒，再倡文學復古之說。前後七子隔絕數十年，而此唱彼和，如出一轍，後七子的聲勢，且駕前七子而上之。其後效颦者陳陳相因，幾等於萬喙一音，物極則變，於是淺率的「公安體」，纖仄的「竟陵體」相繼代興。這一個時期是政局上不安定的時期，同時也就是文學作風變遷多端的時期。

明代文學從復古派的膚廓數變而至公安、竟陵派的淺陋，其弊已極。然而從天啓以後一直到明亡，因社會的劇烈變動，士大夫受了非常的刺戟，發爲詩文，遂多慷慨激昂之作。南都以後，殘山剩水，再也不能支持的了，於是繁霜板蕩之詩，黍離麥秀之篇，悲感悽惋，成了一時的作風。明代文學到

了那時候顯然又換了一個時期。

明代文學的幾個變遷時期，已略如上述。而最値得我們注意的，是前後七子的文學復古運動。文學復古運動的起來，很明顯地是對於雍容平易的臺閣體和格律謹嚴的茶陵派的詩文的反動。但是還有一個根本原因在着就是：對於八股文的反動。明初用八股取士，實行散文的駢體化；成化以後，體式益完備，結果造成一種比六朝的駢文更做作更不自然的排偶體。國家以此取士，士大夫以此爲進身的工具。當時士大夫的精神大半都消費於八股文的練習，作詩做散文是他們的餘事。而士大夫的才思聰明旣爲八股文所束縛，又値太平時代，感不到什麼剌戟，發爲詩文，自然逃不出雍容平易之一途。到了時代將變，那些平淡無奇的詩文，固已爲一般人所厭棄，同時對於「體用排偶」（註五）的八股文，更起了一種下意識地的厭惡。這時候文章方面化排偶爲散體，詩歌方面反嘽緩爲雄健，差不多已成爲時代的要求。李夢陽等提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使人家知道四書、五經外還有古書，代聖賢立言的八股文外還有散體的秦漢文，嘽緩的臺閣體的詩外還有雄健的盛唐詩，正合着時代的要求；所以振臂一呼，應者四起。這個文學復古的新趨勢，到了嘉

靖中歸有光等倡爲歐、曾之文，其勢稍殺。然歸等爲文，亦以古人爲矩矱；而其作品，除幾篇敍事文外，往往闌入八股文的境界，這當然不能把復古派完全打倒的。後七子的第二次文學復古運動，是必然要到來的事情，那更不用驚奇了。

在復古派的詩文的作風上，我們還可以看到一點時代的背景。復古派的詩文，有兩點最爲後人口實：第一、是摹擬或剽竊；第二、是虛矯或膚廓。剽竊是由於摹擬而來，凡摹擬未有不流於剽竊的。然而這摹擬習慣的養成也是由於八股文。八股文須「代古人語氣爲之」（註六）其精神全在摹倣古人，不說自己的話。明代士大夫經過了長期的八股文的訓練，已不知不覺養成了摹倣的根性，復古派儘以起衰救弊爲己任，儘怎樣地高唱「文必秦、漢」卻終於逃不出這「摹倣古人」的窠套。這是時代的桎梏，任憑你怎樣聰明睿智，都擺脫不了這個桎梏！至於虛矯或膚廓，終歸一句就是不切實的強作壯語。這也是時代使然：因爲那時候朝政不綱，亂象已成，士大夫都有匡救時俗的壯懷，然卻沒有感受到切實的苦痛，強作壯語，正是這個時代士大夫階級意識的表現。到後來國事日非，士大夫由浮誇而頹唐了，公安、竟陵體的詩文風行的時候，幷這「強作壯語」的豪氣而無之。一

等到大變動來臨，士大夫們才遽然驚覺，文學作風也就趨於慷慨激昂。然而到那時候已經是明代文學總結帳的時候，更不容他們爭論什麼文必秦、漢或文師歐、曾了。

我們拿全部中國文學史來觀察明朝一代的正統文學，誰也不能無寂寞之感。黃宗羲輯明文案，以明代有名的散文作家宋濂等十八爲甲案，然而他說：「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園，嘗有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而論，則有明未嘗無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註七）至於韻文方面，只有一高啓可當一代大作家；其他也不過就一章一體以論其短長而已。這三百多年文壇上的黯淡的空氣，是怎樣造成的呢？那又不能不歸咎於八股文。黃宗羲說：「此無他，三百年人士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註八）散文如是，韻文何嘗不然！因此，我們論述明代文學，便不能無視八股文，在本書的末章，要特別把八股文作一個有系統的論述。

最後，編者有重要的聲明：本書中把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極重要的地位的明代的傳奇和小說，置之不論，是因爲本叢書中另有鄭振鐸先生的專篇敍述；爲避免重複，就將這一部分刪去了。

（註一）見南雷文約。

（註二）陳田明詩紀事甲籤序。

（註三）語本明史文苑傳序。

（註四）如王彝至作文妖一篇，以詆斥維楨的詩文。

（註五）語本明史選舉志。

（註六）同上。

（註七）見南雷文約明文案序上。

（註八）同上。

第一章　明初文學

第一節　明初的散文作家

明初文學，承元末遺風，而散文作家，首推宋濂。元末文章，以吳萊、黃溍、柳貫爲一朝後勁：萊文嶄絕雄深，以宏博著稱；溍、貫的文章，都原本經術，應繩引墨，動中法度；學者承其指授，多所成就。濂初從萊學，繼又師事溍、貫，學問淵源，悉有所受，其散文遂爲一代之宗。

宋濂（註一）（一三一〇——一三八一）字景濂，其先金華之潛溪人，徙居浦江。元至正中薦授翰林院編修，以親老辭不赴。明初以書幣徵，除江南儒學提舉，命授太子經，修元史，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以老致仕。長孫愼坐法，舉家謫茂州，道卒。正統中追謚文憲。所著有宋學士全集三十六卷。他小時候讀書是非常刻苦的：家貧，沒有書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嘗讀書靑蘿山中，

幾年沒有下書屋，得鄭氏所藏書數萬卷，無不盡閱。學旣刻苦，授受復有淵源，故所爲文雄峙一代，爲開國文人之首。當時他文名遠播異域，外國使臣來朝貢時，每問「宋先生安否？」高麗、日本都出重價購買他的文集。明史濂本傳說他「於學無所不通，爲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說：「濂文雍容渾穆，如天閑良驥，魚魚雅雅，自中節度。」今錄其王冕傳，以見一斑：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者，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卽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之爲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嘆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

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生。

北遊燕都，館祕書卿泰不花家。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兎遊矣，何以祿仕爲？」卽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惟兩幼女一童留燕，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返生家。冕旣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祕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朗誦之，旣而撫卷曰：「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賦詩千百言不休，讀之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淸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長短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潁兵起，一一如冕言。

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寘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寀，言越有狂人，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卽冕也。冕眞怪民哉！馬不覂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

明初的散文作家，宋濂外要推劉基、王褘。而方孝孺受業於濂，努力繼之，雖所養不及濂之粹，要亦不失爲一代作家。

劉基（註二）（一三一一——一三七五）字伯溫，青田人。元末進士，官高安丞，有廉直聲，後棄官歸。明太祖定括蒼，聘至金陵，佐太祖定天下，授太史令，累遷御史中丞。明初諸大典制，都是他與宋濂等計定。封誠意伯，以弘文館學士致仕。後爲胡惟庸所構，憂憤卒。正德中追諡文成。有誠意伯集二十卷。明史基本傳說他的文章「氣昌而奇，與宋濂並爲一代之宗。」然他講經世之略，所學不及濂之醇，所以他嘗在太祖前論當世文章，亦推濂爲第一，而自擬第二。四庫提要說他的散文「閎深肅括，亦宋濂、王褘之並。」今錄其賣柑者言以示例：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剖其中，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

「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衒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爲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聞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恍恍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邪？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業耶？盜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靡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予默默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忿世嫉邪者耶？而託柑以諷耶？

王禕（註三）（一三二一——一三七二）字子充，義烏人。明初徵爲中書省掾。修元史成，拜爲翰林待制，同知制誥。使雲南，抗節死。追謚文節，改字忠文。有王忠文公集二十四卷。他少師事柳貫、黃溍，與宋濂爲同門，又同修元史。太祖嘗對他說：「江南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宋濂敍他的集，說他的文章凡三變：「初年所作，幅程廣而運化宏；壯年出遊之後，氣象益以沈雄；暨四十以後，乃渾然天成，條理不爽。」大概他的文章，其長處在平易切實，脫去元人冗沓

之病。後人因他抗節死義，文以人重，對於他的文章遂多溢譽，至有說他「體製明潔，當在宋濂之右」者，實非篤論。鄭瑗井觀瑣言說他的文章「精密而氣弱」，庶乎近之。其時齋先生俞公墓表云：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率直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漬狃狎，胥化成風，而宋之遺俗銷滅盡矣。爲士者怒馬短衣，效其語言容飾，以自附於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詘笑以爲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爲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高冠，談說古道。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贊，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家久，不知宋俗皆然，或尤以爲迂緩，先生不顧也。年七十有二，卒於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亡，而宋之遺俗無有知者矣。

先生諱金，字叔器，別號時齋。其先杭人。吳越錢氏時有仕其國爲戶部尚書兼營田使者，曰公帛；尙道務義，爲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生德詮，德詮生諫，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諫生海，海生善、轉、善智，各有子四人，皆爲儒。惟善智子言昌，宋大觀三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嘉、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某，縣主簿允中，允中生性，性生忞益，忞益生壽，壽生義：先生父也。母

金氏。

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鉤發窺索，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卽退修於家。於經史尤潛心搜訂，較辨疑昧，多所附益。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於門。先生年愈加，志愈篤，爲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於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於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亦散佚不傳，世由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其詳者惟子暨孫，至曾孫則已疏矣，使更閱數世，復有知者乎?篤於自信者，固不卹乎人之知否。然德如先生而弗傳，則天下之爲善者寡矣。禕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乎一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

方孝孺（註四）（一三五九——一四〇二）字希直，一字希古，號正學，天台人。以薦授漢中府教授。建文中官至翰林侍講學士，改文學博士。燕王篡位，抗節死。所著有遜志齋集二十四卷。四庫提要說他：「學術醇正，而文章乃縱橫豪放，頗出入於東坡、龍川之間，蓋其志在駕軼漢、唐，銳復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氣，發揚蹈厲，時露於筆墨之間。」他的文章素養，雖不及宋濂那樣醇粹，然而他做文章主張「神會於心」，和後來之摹擬剽竊者全然不同。他在蘇太史文集序中說：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然無爲，沛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知，成於巧之所不能爲，非幾乎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涓滴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澤萬物，無所得者，譬之抱甕而灌，機械而注，爲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於尋丈之間。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爲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爲之，則不能皆如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爲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爲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況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況可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者能之；然亦難矣。莊周沒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爲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

明初的散文作家，當以上述諸人最爲大家。其次如陶安（註五）字子敬，當塗人。有陶學士集二十卷。他的文章平正典實，有先正遺風。危素（註六）字太樸，金谿人。有說學齋集四卷，雲林集二卷。四庫提要說他的文章於歐、虞、黃、柳之後，屹爲大宗。蘇伯衡（註七）字平仲，金華人。有蘇平仲集十六卷。

他的文章蔚贍有法，然病在用意太苦，遣詞太繁縟云。胡翰（註八）字仲子，一字仲申，金華人。有胡仲子集十卷。他少從吳師道、吳萊學爲古文，故其文多得二吳遺法。徐一夔（註九）字大章，天台人。有始豐稿十四卷。他的文章謹嚴有法度，無元末冗沓之習。王彝（註一〇）字常宗，其先蜀人，遷嘉定。有王常宗集四卷，補遺一卷，續補遺一卷。他的文章以涫謹見長；但往往持論過激，集中文妖一篇，係詆斥楊維楨而作，後人頗病其訴詈傷雅。張孟兼（註十一）名丁，以字行，浦江人。有白石山房逸稿二卷。他文章溫雅淸麗，具有體裁；劉基嘗推宋濂爲第一，自己居第二，第三就是孟兼，時人以爲定評。孫大雅（註一二）名作，以字行，江陰人。他的文磊落奇偉而隱有程度；自號東家子，宋濂爲作東家子傳，推挹甚至。趙撝謙（註一三）名古則，後更名謙，餘姚人。有考古文集二卷，又有六書本義等。他以小學名家，不甚以文章著，然所作意度波瀾，頗存古法。烏斯道（註一四）字繼善，慈谿人。有春艸齋集十卷。他的文章夷猶淡宕，頗近自然，不爲劍拔弩張之狀。龔斆（註一五）鉛山人。有鵝湖集六卷。他的文章原本經術，以結構謹嚴稱。鄭眞（註一六）字千子，鄞縣人。有滎陽外史集七十卷。他與其兄駒弟鳳並以文學擅名，而他的古文尤稱於時，說者謂可肩隨宋濂。陶宗儀（註一七）字九成，黃巖人。他雖不以詩文著，然所作輟耕錄，

說郛等書，博雅爲一時冠。趙壎（註一八）字伯友，新喻人。他在明初和宋濂等同修元史，濂兄事之，史稱其好學工屬文。吳伯宗名佑，以字行，金谿人。精春秋，有榮進集四卷。他的文章雍容典雅，爲後來臺閣體的濫觴。此外作家尙多，然大都爲詩名所掩，故不列舉了。

（註一）傳見明史卷一二八。
（註二）傳見明史卷同上。
（註三）傳見明史卷二八九忠義傳。
（註四）傳見明史卷一四一。
（註五）傳見明史卷一三六。
（註六）傳見明史卷二八五文苑傳。
（註七）同上。
（註八）同上。
（註九）同上。

（註一〇）同上，附趙壎傳。

（註一一）同上。

（註一二）同註六，附陶宗儀傳。

（註一三）同註六。

（註一四）附趙撝謙傳。

（註一五）明史無傳。可參考四庫提要別集類鵝湖集提要及列朝詩集、明詩綜、明詩紀事等。

（註一六）明史無傳，可參考四庫提要別集類滎陽外史提要。

（註一七）同註六。

（註一八）傳見明史卷一三七。

第二節　明初的韻文作家

明初的韻文作家，大都能矯元末纖穠之弊。各抒心得，自然流露，沒有什麽傾軋與標榜，爲這個

時期的特色。而偉大作家，首推高啓：他不僅是明初的大作家，明朝一代的詩人，再沒有能勝過他的了。他在明代文學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高啓（註一）（一三三六——一三七四）字季迪，長洲人。元末張士誠據吳，他依外家居吳淞之青邱，因自號青邱子。洪武初，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尋擢戶部侍郎，固辭，放還田里。他歸居青邱，授書自給。知府魏觀，爲移其家郡中，旦夕相見甚歡。觀以改修府治獲罪被誅，他嘗爲觀撰府治上梁文，帝見之大怒，併逮至京，腰斬於市。年僅三十九歲。其詩有江館、青邱、吹臺、鳳臺、南樓、槎軒、姑蘇雜詠等集，凡二千餘首，自選定爲缶鳴集，凡九百餘首。他死後無子，其姪立於永樂初刻行之。至景泰初，徐庸綴拾遺逸，合爲一編，題曰大全集，凡十八卷。清雍正中桐鄉金壇爲校正之，復加牋注，幷其文曰鳧藻詞曰扣舷，合二十四卷，重刻行世。

啓的死狀極慘，而其得禍的遠因，據明史啓本傳說，因他嘗賦詩有所諷刺之故。究竟他所賦的是什麼詩，明史沒有明言。據後人的推測，以爲就是宮女圖一詩。所謂宮女圖詩是這樣的：

女奴扶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迴。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

這詩似乎對於當時的後宮有所諷刺，所以錢謙益列朝詩集在這首詩下注道：「吳中野史載季迪因此詩得禍，余初以爲無稽。及觀國初昭示諸錄所載李韓公子姪小侯爰書，及高帝手詔豫章侯罪狀，初無隱避之辭，則知季迪此詩，蓋有爲而作。諷諭之詩雖妙絕今古，而因此觸高帝之怒，假手魏守之獄，亦事理之所有也。」然據明史，豫章侯胡美坐法死，在洪武十七年（一三八四）；二十三年韓國公李善長敗，帝手詔條例奸黨，言胡美因長女爲貴妃，偕其子壻入亂宮禁，事覺並伏誅。考其時距高啓之死已十多年，則因詩得禍之說，未爲可靠。清朱彝尊亦頗不以爲然，他以爲啓集中又有題畫犬詩：

猧兒初長尾茸茸，行響金鈴細艸中。莫向瑤階吠人影，羊車夜半出深宮。

此則不類明初掖庭事。二詩或是刺庚申君而作，啓坐魏觀事以死，好事者因之附會也。（註二）

究竟他是否爲宮女圖一詩而取殺身之禍，今已無法證實。但他爲了一篇上梁文，竟受腰斬的酷刑，其間必有遠因在。他當元末，不做張士誠的官，屏居江村，吟詠自得。入明後，力辭戶曹，去之惟恐不速。他對於新朝，沒有多大情感，而對於舊朝卻頗有些黍離麥秀之感，在他詩裏常常可以見到的。如：

「重見花開非舊賞，初聞麥秀是新謠；」如「山川寂寞衣冠淚，今古消沈簡冊塵。」這些絃外之音，都是開國君主所不喜的。而況他於隱士身分中帶有不少狂士的色彩，如青邱子歌所云「不肯折腰爲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像這種傲岸不撓的態度，又是爲專制皇帝所深惡的。明太祖是一個刻薄寡恩的人，用細故以誅戮他平日所猜忌或嫌惡的文人，又是他的慣技。劉基、宋濂尚不得善終，何況高啓！所以他的橫遭冤誣的遠因固不必定指爲宮女圖一詩，但太祖早就嫌惡他而借魏觀之獄以殺之，那是可以斷言的。

啓天才高逸，實據明一代詩人之上。他的態度頗有幾分像李白。如他的青邱子歌說：

> 青邱子，臞而淸；本是五雲閣下之仙卿。何年降謫在世間？向人不道姓與名。躡屩厭遠遊，荷鋤懶躬耕。有劍任羞澀，有書任縱橫。不肯折腰爲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覓詩句，自吟自酬賡。……

人家稱李白爲天上謫仙，他卻自比於「五雲閣下之仙卿。」李白不肯「摧眉折腰事權貴，」他也「不肯折腰爲五斗米。」誰說古今人不相及呢？他做詩成了癖，幾乎一天到晚沈醉在詩裏。青邱子

歌又說：

朝吟忘其饑，莫吟散不平。當其苦吟時，兀兀如被酲。頭髮不暇櫛，家事不及營，兒啼不知憐，客來不果迎。……

他這樣的一天到晚做詩，既不想標榜自己的詩名，更不和流俗爭短長。所以當時楊維楨以詩稱雄東南，弟子數千人，尙險怪靡麗之習，他獨屛居江村，歌唱他自己的詩。青邱子歌又說：

江邊茅屋風雨晴，閉門睡足詩初成。叩壺自高歌，不顧俗耳驚。……

但他自己很知道自己的詩的好處，在青邱子歌裏曾經這樣的贊美過：

微如破懸蝨，壯若屠長鯨，清同吸沆瀣，險比排崢嶸。靄靄晴雲披，軋軋凍艸萌。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萬怪呈。妙意俄同鬼神會，佳景每與江山爭。星虹助光氣，煙露滋華英。聽音諧韶樂，咀味得太羹。世間無物爲我娛，出自金石相轟鏗。……

其自負亦頗不淺。四庫提要說他的詩「擬漢魏如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如宋，凡古人所長，無不兼之。……特其摹倣古調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間。譬之褚臨禊帖，究非雙黃硬鉤者

可比。」前人做詩，爲格調所限，摹仿古調原是不得已，但精神意象卻是詩的生命。否則學像了古人，忘卻了自己，那便是「詩匠」算不得詩人了。高啓的詩，其長處就在用古人的調子而說自己的話，所以硬派他某詩體近漢、魏，某詩直追唐、宋，未免滑稽而多事。如他的兵後出郭：

俯仰興亡異，青山落照中。民歸鄰樹在，兵去壘煙空。城角猶悲奏，江帆始遠通。昔年荊棘路，又滿闔閭宮。

是一首描寫亂後光景的好詩，如說他「直摩杜陵之壘」便是廢話。又如秋柳：

欲挽長條已不堪，都門無復舊毿毿。此時愁殺桓司馬，暮雨秋風滿漢南。

格調辭華，都臻妙境，在唐人集中也是難得的佳作，我們說他遠追盛唐，已屬多事；倘拿來和王士禎的秋柳詩相比較而批評其短長，那更滑稽了。其他如：

去年築城卒，霜壓城下骨。今年築城卒，汗灑城下塵。大家舉杵莫住手，城高不用官軍守。

——築城詞

這詩是譏諷元末張士誠拉浙西民夫築杭州城。同時劉基也做了一首，其末句爲「獨不念至元延

祐年，天下無城亦無盜，」便拙劣淺露，失卻詩趣了。又如：

瓊姿只合在瑤臺，誰向江南處處栽？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寒依疏影蕭蕭竹，春掩殘香漠漠苔。自去何郎無好詠，東風愁寂幾回開。

——梅花

重臣分陝去臺端，賓從威儀盡漢官。四塞山河歸版籍，百年父老見衣冠。函關月落聽鷄度，華岳雲開立馬看。知爾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長安。

——送沈左司從汪參政分省陝西任，由御史中丞出。

滿衣血淚與塵埃，亂後還鄉亦可哀。風雨梨花寒食過，幾家墳上子孫來？

——送陳秀才還沙上省墓

各有不同的境界，而同爲後人傳誦。總之：高啓的詩，是高啓自己的詩，既沒有元末纖穠之習，又不像後來前後七子的摹擬古人，餖飣成篇。所以淸汪端說：「靑邱詩衆長咸備，學無常師。才氣豪健而不劍拔弩張，辭句秀逸而不字雕句繪。俊亮之節，醇雅之旨，施於山林江湖臺閣邊塞，無所不宜。」(註三)

然亦有對他表示不滿者，如沈德潛說他「才調有餘，蹊徑未化，故一變元風，未能直追大雅。」（註四）沈氏的批評未免有門戶之見，頗爲後人訾議，汪端就很不服氣，她質問沈氏說：「然則必如空同古詩，滄溟樂府，摹擬飽飣，局促轅下，乃可謂直追大雅耶？」（註五）

明初劉基亦以詩鳴，聲價亞於高啓。王世貞藝苑卮言說：「才情之美，無過季迪；聲氣之雄，次及伯溫。」基早年見知於虞集，集稱他的詩「發感慨於性情之正，存憂患於敦厚之言，是不可及。若其體製音韻，無愧盛唐。」大抵基詩純以高古見長，論其才華，遠遜高啓。沈德潛明詩別裁推他爲一代之冠，四庫提要說他的詩足與高啓相抗，都未免譽過其實。他以五言古詩爲最佳。汪端說：「五言古，元季多近纖靡，劉文成起而振之，醇古遒鍊，抗行杜陵。」（註六）其感懷云：

結髮事遠遊，逍遙觀四方：天地一何闊，山川杳茫茫。衆鳥各自飛，喬木空蒼涼。登高見萬里，懷古使心傷。竚立望浮雲，安得凌風翔？

一代大詩人高啓出自吳中，一時吳中遂爲詩人淵藪，有所謂「吳中四傑」「北郭十友」之稱。

吳中四傑，爲高啓和楊基、張羽、徐賁。但楊基等雖各有所長，要非高啓之匹。今述如下。

楊基（註七）字孟載，其先嘉州人，徙吳中。明初爲滎陽縣知縣，歷官山西按察使，尋以事奪官輸作，卒於工所。所著有眉菴集十二卷。他少以鐵笛詩爲楊維楨所賞，無題香奩諸體，頗沿其派，後人遂病其沾染元習，體近纖巧。王世貞藝苑巵言至說他「情至之語，風雅掃地。」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亦摘其詩語類詞者至數十聯。然平心而論，他的五古冲逸峭拔，近體皆秀藻淸潤，風度翛然；其絕人處尤在才鋒英銳，神致俊爽，了無晦澀塡砌之病，雖不足方駕高啓，要亦不失爲一時作家。其詩五古如送方以享還吳興云：

艸有不可偃，木有不可彫。人心非秋蓬，安得隨風飄？憐君玉雪姿，明月當淸宵。葳蕤紫荊花，輝映非一朝。嗈嗈寒江雁，去去誰能招！

賢女失之陋，壯夫失之貧。相逢無所遺，慷慨不得伸。臨歧歌短章，所道皆苦辛。淮陰未去楚，江總復仕陳。聊沽客中酒，用酌還鄉人。

張羽（註八）（一三三三——一三八五）字來儀，後以字行，更字附鳳，本潯陽人，僑寓吳興，元

末、爲安定書院山長，再徙於吳。洪武初、徵就太常寺丞。後坐事竄嶺南，未半道召還，自知不免，投龍江死。所著有靜居集四卷。他文學歐陽修，畫師小米；尤長於詩，雖高雅不及高啓，俊爽不如楊基，而覃思冶鍊，佩實銜華，自是詩人之詩。近體詩尤淸迥瀟逸，有不盡之味：

欲別又牽衣，傷心故舊稀。自憐爲客久，不忍送君歸。遠岫明殘雪，空江淡落暉。東風重回首，一雁背人飛。

——送劉仲鼎歸杭州

徐賁（註九）字幼文，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平江。張士誠辟爲屬，已而謝去，居湖州蜀山。吳平，謫徙臨濠。尋放還。洪武初，被薦至京。嘗奉使晉、冀，有所廉訪，及還，檢其橐，惟紀行詩數首，太祖悅，授給事中，歷官河南左布政使。會征洮、泯過其境，坐犒勞不時，下獄死。所著有北郭集六卷。他工於爲詩，尤善畫山水。其詩在四傑中氣格最弱，然才調嫻雅，絕無俗韻。四庫提要說他的詩「法律謹嚴，字句熨貼，長篇短什，並首尾溫麗，於三家別爲一格。」其詩如過荷葉浦云：

粼粼水溶春，淡淡煙銷午。不見唱歌人，空來荷葉浦。無處寄相思，停舟采芳杜。

吳中四傑除去楊基，加入王行、高遜志、唐肅、宋克、余堯臣、呂敏、陳則等七人稱「北郭十友」因爲他們都住在吳城北郭的齊門一帶，交情是很密切的。

王行（註一〇）（？——一三九三）字止仲，長洲人。少授徒於城北齊門。明初，有司延爲學校師。尋館涼國公藍玉家。玉薦之太祖，得召見。後玉以罪誅，他亦被殺。所著有半野集十四卷。他喜作潑墨山水，時稱「王潑墨」他的詩以清剛俊爽見長，如吳下詠懷云：

吳地方千里，齊民總荷戈。人生無可奈，天運竟如何？米市黃金賤，沙場白骨多。故山時一望，老眼淚縣河。

高遜志（註一一）字士敏，蕭縣人，僑寓嘉興。元末、爲鄮山書院山長。明初徵修元史，累官至太常寺少卿。靖難後，遯跡雁蕩山中以卒。所著有青菴遺稿。他的詩爲當時高啓等所交口稱譽。今錄其苕川夜泊，以見一斑：

山繞荒城水自流。霜空月色滿溪樓。夜長欹枕渾無寐，二十五聲都是愁。

唐肅（註一二）（一三二八——一三七一）字處敬，會稽人。元末、官嘉興學正。洪武初、召修禮樂

書，擢應奉翰林文學，兼國史院編修，以失朝罷歸里，謫佃濠之瞿相山，歲餘卒。所著有丹崖集八卷。他少與上虞謝肅齊名，時稱「會稽二肅」。以故寓吳，和高啓等爲詩友。其詩以婉麗稱。如秋江曲云：

妾家住銀塘石楠秋葉香，憶君蕩槳去，江水與愁長。西風夜泣蕖花露，鴨觜岸低人不度。冷莎如鍼刺煙素，鴛鴦飛來鸂鶒去。

宋克字仲溫，長洲人。少好任俠，學兵法。張士誠想羅致他，他不就。杜門謝客，日揮毫作書，遂以善書名天下。明初，徵爲侍書，出爲鳳翔府同知，卒。他的秋日懷兄弟一詩，至情流露，爲時稱誦。其詩云：

秋至憶兄弟，蕭蕭木落初。如何去鄉國，不見有音書？漂泊今無定，存亡半是虛，風塵幾時靖？還似昔同居。

余堯臣字唐卿，永嘉人。明初，爲新鄭丞。僑居吳中，和高啓等相唱和。所著有菜薖集，今已不傳，僅存秀野軒一詩，見陳田明詩紀事，詩長不錄。

呂敏字志學，常州人，徙無錫。元末，爲道士。洪武初，官教諭。洪武十三年（一三八〇）舉人才。不知其官所終。所著有無礙居士集。集已不傳，列朝詩集錄其詩七首，大抵皆離愁別恨之作。律句爲後

人所傳誦者，如：

春風寂寞鶯花夢，落日悲涼鼓角聲。

但未能擺脫元末纖穠靡麗之習。

陳則字文度，崑山人。元末、僦屋授徒，以賦紫菊詩知名，時稱「陳紫菊。」明初、舉秀才，官至大同知府。他的詩以清麗勝。如題雲林畫云：

落花愁殺未歸人，亂後思家夢更頻。縱有溪頭茆屋在，也應芳艸閉深春。

前人分明初詩爲五派。胡應麟詩藪說：「國初越詩派昉劉伯溫，吳詩派昉高季迪，閩詩派昉林子羽（鴻），嶺南詩派昉於孫仲衍（賁），江右詩派昉於劉子高（崧）。五家才力，咸足雄據一方，先驅當代。」劉、高兩家，已如上述。茲從閩派講起。

閩派亦稱晉安派，林鴻爲其開山祖。（註一三）鴻字子羽，福清人。洪武初、以薦授將樂縣訓導，歷官禮部員外郞。年未四十，以性脫落不善仕，自免歸。所著有鳴盛集四卷。他的論詩大旨，以爲：「漢、魏氣骨雖雄，而菁華不足。晉祖玄虛，宋尙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少秋實。惟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尙

沿故習，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寶間，聲律大備，學者當以是爲楷式。」他做詩既以盛唐爲歸，繩趨尺步，不免蹈摹擬蹊徑，後人至以「唐臨晉帖」譏之。而其末流，馴至爲世詬病。然鴻詩舂容大雅，視率易麤獷，貌爲杜、韓者，有上下床之別，未可以作法於涼，遽相詆斥。其詩如：

別離無遠近，暫去亦傷神。正是千山雪，誰悲獨往人？江空螺女夜，花暗冶城春。不見同遊侶，酣歌淚滿巾。

——留別蔡秀才原

漢使臨邊日，天驕已請和。看花辭紫陌，犯雪渡交河。水艸留行帳，雲沙想玉珂。從來淸漠北，婁敬策居多。

——送高郞中使北

都能得唐人神理，而無摹擬痕跡。

鴻與閩中善詩者王恭、王偁、高棅、陳亮、鄭定、王褒、唐泰、周玄、黃玄稱「閩中十子」（註一四）十子中鴻爲之冠；其次要推王恭、王偁、高棅爲最著：

王恭字安仲，自號皆山樵者，閩縣人。永樂四年（一四〇六）以儒士薦修大典，年紀已六十多歲。書成，授翰林院典籍，未幾，投牒歸。所著有白雲樵唱二卷，草澤狂歌五卷，而鳳臺清嘯不傳。他的詩整練不及林鴻，而性耽山野，故風筆跌宕，多縹渺之音。如：

春風一夜到衡陽，楚水燕山萬里長。莫怪春來便歸去，江南雖好是他鄉。

——春雁

王偁字孟揚，其先東阿人，父翰流寓閩中，著籍永福。永樂初、薦授翰林檢討，與修大典。英國公張輔攻交阯，奉命參軍事，還，守故宮。後坐解縉黨，下獄死。所著有虛舟集五卷，他的詩以溫厚和平見長。如車遙遙云：

車輪何遙遙，西上長安道。不見車中人，空悲道旁艸。君行日已遠，恩愛難自保。憂來當如何，一夕夢顛倒。豈無中山酒，一浣我懷抱；但恐三春花，顏色不再好。車聲何轔轔，風吹馬蹄塵。願爲馬蹄塵，飛逐君車輪。

高棅（一三五〇——一四二三）一名廷禮，字彥恢，號漫士，長樂人。永樂初、以布衣徵爲翰林

待詔，遷典籍，卒於官。所著有嘯臺集二十卷，木天清氣集十四卷。他少與林鴻、王恭等爲詩友。書得漢隸筆法，畫師米南宮。嘗選唐詩論之分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旁流凡九品，其宗旨則歸於開元、天寶之間，爲唐詩品彙九十卷，唐詩拾遺十卷，終明之世，館閣宗之。但他的詩摹唐太甚，生氣索然。惟五古差爲清拔。如嶠嶼春潮云：

瀛洲見海色。潮來如風雨。初日照寒濤，春聲在孤嶼。飛帆落鏡中，望入桃花去。

陳亮字景明，長樂人。有儲玉齋集。鄭定字孟宣，閩縣人。有澹齋集。王褒字中美，閩縣人。有養靜集。唐泰字亨仲，閩縣人。有善鳴集。周玄字微之，閩縣人。有宜秋集。黃玄字玄之，侯官人。有……集。這幾個詩人的詩，較之林鴻，自然不及；即以比王恭等，亦遜一籌。中間惟陳亮詩以沖澹見長。王褒與王恭等齊名，然錢謙益列朝詩集譏其「殊乏才情」。至周玄、黃玄皆林鴻弟子，當時有「二玄」之目，然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說他們倆的詩「句續字湊」，更無詳述的必要了。

閩詩派雖昉自林鴻，然爲其先驅者，則有張以寧及藍氏兄弟。

張以寧（註一五）（一三〇一——一三七〇）字志道，古田人。家居翠屏山下，自號翠屏山人。元定

泰中、舉進士，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明師取元都，例徙南京。召對稱旨，復授侍讀學士。洪武二年奉使安南，以不辱君命，爲太祖所嘉，賜璽書比之陸賈、馬援。及還，道卒。其詩文有翠屏集四卷。他的詩格兼唐、宋諸體，一洗元末纖縟之習，後來的閩派詩人都不及他。錢謙益說：「國初詩派，西江則劉槎翁，閩中則張翠屏。槎翁以雅正標宗，翠屏以雄麗樹幟。」（註一六）他實在是閩詩派的先驅者。其詩如峨眉亭云：

> 碧酒雙銀瓶，獨酌峨眉亭。不見謫仙人，但見三山青。秋色淮上來，蒼然滿雲汀。欲將五十弦，彈與蛟龍聽。

藍氏兄弟，爲崇安人藍仁、藍智。（註一七）仁字靜之，元末、杜本隱居武夷，崇尙古學，他和其弟智俱往師之。本授他的四明任士林詩法，遂謝科舉，一意爲詩。明初內附，隨例徙濠，不久得放歸，以壽終。所著有藍山集六卷。智字明之（一作性之）。與兄仁並學行高峻。元末、隱居。洪武初、薦授廣西按察僉事。有藍澗集六卷。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說：「二藍體格，專法盛唐，間入中晚，蓋十子之先，閩中詩派，實其昆友倡之。」他們兄弟倆的詩，和粹沖逸，既正體裁，復滅蹊徑。智五律尤老成，幾欲超度乃兄。今錄

二人詩各一首，如下：

亂來村野幾家全？近長丁男亦戍邊。辦得軍裝牛已賣，門前荒艸是官田。

——藍仁南村

鷄鳴庭樹寒，白露滿秋艸。候蟲悲夜長，愁人起常早。出門衣裳單，悵望千里道。歸來守衡茅，藜藿猶可飽。

——藍智曉起

閩詩派皆宗林鴻之說，一以盛唐爲軌，其末流剽竊形似，日益庸陋。錢謙益說：「自閩詩一派盛行永、天（永樂、天順）之際六十餘載，柔音漫節，卑靡成風。風雅道衰，誰職其咎！自是厥後，弘、正（弘治、正德）之衣冠老杜，嘉隆（嘉靖、隆慶）之嚬笑盛唐，轉變滋多，受病則一。」（註一八）語雖過激，然閩派詩實開後來摹擬盛唐之先河，是無可諱言的。

嶺南詩派亦稱粤派，其開山祖爲孫蕡。蕡（註一九）（一三三四——一三八九）字仲衍，順德人。洪武三年（一三七〇）領鄉薦，旋登進士，授工部織造局使，歷遷至翰林典籍，與修洪武正韻。出爲

平原主簿，坐累逮繫，俾築京師城垣。起蘇州經歷，坐累，戍遼東。又以嘗爲藍玉題畫，以玉黨論死。所著有西菴集九卷。他的詩和林鴻一樣，亦以盛唐爲軌，然林鴻以風格勝，他以才情勝。朱彝尊說他的「歌行尤琳琅可誦，微嫌繁縟耳。」(註二〇)如下瞿塘云：

我從前月來西州，錦官城下十日留。回船正値重九節，巫山巫峽風颼颼。人言灩澦大於馬，瞿塘此時不可下。公家王事有程期，敢憚微軀作人鮓！人鮓甕頭翻白波，怒流觸石爲漩渦。舵工敲板助船客，破浪一撇如飛梭。灘聲櫓聲歷亂聒，緊搖手滑櫓易脫。沿洄劃轉如旋風，半側船頭水花沒。船頭半沒船尾高，水花作雨飛鬢毛。爭牽百丈上崖谷，舟子快捷如猿猱。停船把酒聊自勞，因笑吾生眞艸艸。吟詩未解追謫仙，萬里經行蜀中道。巴東東下想安流，使指歸州向峽州。船到岳陽應漸穩，洞庭霜降水如油。

蕡居嶺南時，與黃哲、王佐、李德、趙介(註二一)結南園詩社，時稱「南園五先生」，亦稱「嶺南五先生。」

黃哲字庸之，番禺人。明初，以薦拜翰林待制，入書閣侍太子讀書，兼典籤，出爲東阿知縣，遷東

平通判，罷歸，尋坐法死。所著有雪篷集。他孤貧，刻苦爲學，嘗借他人文選，手抄之，沉玩究竟，遂能作詩。性好山水，往來羅浮、峽山、南華諸名勝。他初北上的時候，以嶺南人沒有見過雪，嘗倚篷聽雪，以爲天下奇音，莫過於是，歸構一軒，名聽雪篷，故所著曰雪篷集。他的詩五古源本六朝，七言亦具體唐音，品在孫蕡之下，王佐之上，惜所傳不多。如送劉仁仲昆季還浙東云：

沈憂自多緒，復此送歸人。昨夜淮南雨，不知芳樹春。揭來持別酒，相與慰茲晨。日暮行艫渺，東南瀰越津。

王佐字彥舉，其先河東人，元末，侍父官南雄，遂占籍南海。洪武六年（一三七三）徵至京師，拜給事中。居二載，乞骸骨歸。所著有聽雨軒、瀛洲等集。他與孫蕡蹤跡最密，時人謂構思敏捷，王不如孫；句意沈著，孫不如王，有一時瑜亮之目。然嚴格而論，他的詩品還在黃哲之下，以之方駕孫蕡，未免譽過其當。其詩如聽雨云：

池艸不成夢，春眠聽雨聲。吳蠶早食葉，漢馬夕歸營。花徑紅應滿，溪橋綠漸平。南園多酒伴，有約候新晴。

李德字仲修，番禺人。洪武初、以明經薦，官終廣西義寧知縣。所著有易菴集，多散佚不傳。嘉靖中、閩人陳暹搜訪殘稿，合孫蕡、王佐、黃哲、趙介詩刻之，共四卷，即世所傳南園五先生集。他作詩好效李長吉，孫蕡嘗戲他說：「子誠混元皇帝孫也。」然其詩恬澹，實與長吉相遠，如亭亭水上蕖云：

亭亭水上蕖，皎皎沼中藕。花落子亦成，色衰心不朽。中藏千萬絲，處汚恆自守。不學楊白花，隨風入窗牖。

趙介字伯貞，番禺人。洪武中、坐家累，逮赴京，道卒。有臨清集，其詩如南樓對月云：

夜上南樓看月色，水晶簾捲銀河碧。冰輪倒射滄波寒，對此清光是何夕？舉酒邀月眞吾儔，夜長不用秉燭遊。萬里涼風滿襟袖，洞庭七澤涵清秋。秋聲冷拂珊瑚樹，湘娥鼓瑟鮫人語。試吹玉管遏行雲，曲中彷彿霓裳舞。霓裳舞罷迴明璫，北斗已挂西山傍。但願金樽長對月，今人古人何足傷。

江右詩派亦稱西江派，其開山祖爲劉崧。(註二二)崧（？——一三八一）字子高，初名楚，泰和人。洪武初、以薦授職方郎中，累官至吏部尚書，致仕歸；復召爲國子司業，未旬日卒。所著有槎翁集十卷。他七歲能賦詩，及長，日課一篇，天寒皸裂不少輟，豫章人宗之爲西江派。清汪端說他的詩「姸靜

疏爽，如新篁搖風，幽花挹露；又如空山聽雨，曲磵鳴泉。蓋取材中唐、南宋，而不流於佻淺，洵一時雅宗也。」(註二三)然朱彝尊猶病其「體弱局於方程，不能展拓」(註二四)云。他的姑蘇曲，淒豔頗似溫飛卿。

姑蘇城頭烏夜啼，姑蘇臺上風淒淒。芙蓉露冷秋香死，美人夜泣雙蛾低。銅龍咽寒更漏促，手撥繁絃轉紅玉。鴛鴦飛去屧廊空，猶唱吳宮舊時曲。

明初詩人，共推高啓爲冠，而何景明獨以袁凱爲第一。(註二五)凱(註二六)字景文，華亭人。洪武中、以舉人薦授監察御史。太祖嘗欲殺一人，太子請釋之，太祖召他來，問道「朕與太子孰是？」他回答說：「陛下法之正，太子心之慈。」太祖大怒，以爲他持兩端，下之獄，已而宥之，每臨朝，輒指着他說「是持兩端者。」他懼禍，一日趨朝，僞爲得風疾，仆地不起，太祖因疑其僞，使說：「風疾當痲木不仁，」命以木鑽鑽之，他忍死不爲動，得放歸田里。他在家中以鐵索鎖項，自毀形骸。太祖每每記起他，遣使者即其家起爲本郡儒學教授，他瞠目視使者，歌月兒高一曲。使者還奏，太祖以爲他眞的瘋了，遂置之不問。永樂初，以壽終。所著有海叟集四卷，集外詩一卷。他負權譎，有才辯，卒以佯狂免禍。晚年自號海叟，

嘗背戴烏巾，倒騎黑牛，游行九峯間，好事者至繪爲圖。元至正末，楊維楨嘗與客共賦白燕詩，某客有「珠簾十二中間捲，玉翦一雙高下飛」之句，楊以爲善，時凱亦在座，意若不滿，因賦一首云：

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

楊大贊賞，遍示座客，人遂稱他爲袁白燕。他古詩學魏、晉，近體學杜甫，後來何景明喜其持論與己相符，推爲明初詩人之冠，譽過其實，頗爲後人所譏。如清王士禎香祖筆記說：「明初詩人，共推季迪爲冠；而大復獨以海叟爲冠，空同許爲知言。今觀其詩，古詩學魏、晉，近體學杜，皆具體而微耳；遽躋之青邱之上，未免失倫。」平心而論，他的五古，具體漢、魏，殊乏警策。七古法少陵，描寫亂離，一往易盡，無縱橫開合之筆。近體則更頹唐衰颯，曾不足當少陵下駟。然他天才本自秀潔，短古及律詩之佳者，和平典雅中，時出俊語，往往不着議論，餘韻悠然。雖不足與高啟比肩，若位置於孫蕡、林鴻之間，當無媿色。後人因何景明等譽之過當，遂毛舉其疵，以爲一無可取，亦非篤論。他的詩如：

上林木落雁南飛，萬里蕭條使節歸。猶有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

江水三千里，家書十五行，行行無別語，只道早還鄉。

——李陵泣別圖

——京師得家書

皆悽婉可誦，不愧爲名家作品。第二首純出天籟，尤非專事摹擬者所能着筆。

明初宗室頗多能詩者，而要以周定王橚、寧獻王權爲最著。

周定王橚，（註二七）太祖第五子。洪武三年（一三七〇）封吳，十一年改封周，洪熙元年（一四二五）薨。有元宮詞一卷。他好學能詞賦，工書，從帝所賜元嫗，得聞元宮故事，製元宮詞百章，時人比之三輔黃圖。今錄其一首如下：

奎章閣下文詞盛，太液池邊游幸多。南國女官能翰墨，外間鈔得竹枝歌。

寧獻王權，（註二八）太祖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一三九一）封，二十七年就藩大寧，永樂二年（一四〇四）移南昌，正統十三年（一四四八）薨。晚慕冲舉，自號臞仙，又別號涵虛子、丹邱先生。其詩有采芝吟四卷。他的不朽，在傳奇方面，所著荊釵記傳奇，傳誦至今。詩亦淸雅端潔，卓然名家。

如宮詞云：

忽聞天外玉簫聲，花下聽來獨自行。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

此外如蜀獻王椿（註二九）太祖第十一子。洪武十一年封，二十三年就藩成都，永樂二十一年（一四二三）薨。有獻園集。他儒雅好學，太祖呼他爲蜀秀才。嘗奉命講武中都，闢西堂，延名士李叔荊、蘇伯衡等商榷文史。惜獻園集不傳，不能像𣚦、權那樣著名後世。

明初的方外詩人，很有幾個值得一提的。大概方外詩人的詩，以語帶煙霞，不染塵俗勝。但明初的方外詩人，往往託蹟緇流，而和士大夫相交遊，故所作頗有士風。而當元末明初天下擾攘之時，感事抒懷，往往激昂可誦。如妙聲、宗泐之流，便是其代表。而道衍（姚廣孝）以方外人參預燕王起兵之謀，尤爲特色，詩亦險易並陳，濃淡迭顯，如其爲人。

妙聲字九皋，吳縣人。元末，居景德寺，後居常熟慧日寺，又主平江北禪寺。洪武三年與釋萬金同被召，莅天下釋教。所作詩文，有東皋錄三卷。他入明已六十多歲，詩文多元末所作，大都是些感事抒懷之作。他和危素等相友善，故所作頗有士風，雖未能語帶煙霞，猶非氣含蔬筍者。其秋興云：

溪上涼風吹早秋，長空淡淡水東流。芙蓉露泣吳宮怨，苜蓿烟連漢苑愁。貢賦未全通上國，王師近報下西州。關山萬里同明月，偏照詩人自白頭。

宗泐字季潭，臨安人。洪武初舉高行沙門，命住天界寺。尋往西域求遺經，還，授左善世，太祖欲授以官，固辭，太祖爲撰免官說。其後胡惟庸謀逆，詞連宗泐，特原之。其詩文有全室外集九卷，續集一卷。他雖託蹟緇流，而篤好儒術，故其詩風骨高騫，可抗行於作者之間。徐一夔替他的集子作序，稱其詩「如霜晨老鶴，聲聞九皋；淸廟朱弦，曲終三嘆，彷彿近之。」其詩如戰城南云：

進兵龍城南，轉戰天山道。烽烟漲平漠，殺氣羅荒徼。將軍重爵位，天子尙征討。不辭鬬死多，但恨生男少。

道衍（註三〇）（一三三五——一四一八）長洲人。本姚姓，醫家子，年十四，度爲僧，名道衍，字斯道。洪武中、選高僧，以病免。又詔通儒書僧試禮部，不受官還。燕王與語甚合，請於帝，徙至北平，住持慶壽寺，常居府中。燕王常懷窺覬，而其陰謀都成於他。帝崩，太孫立，削諸王，畏燕強未發，他勸王反，遂起兵。燕王立，錄功第一，拜太子少師，復其姓，賜名廣孝。教他蓄髮，不肯。賜第及兩宮人，都不受。嘗監修太

祖實錄。又纂修永樂大典，書成，帝褒美之。卒贈榮國公，謚恭靖。有逃虛子集十卷。他工詩善畫，和高啟柏友善，啟贈詩有「衍師本儒生」之句。蓋他雖託蹟緇流而不忘用世，固有異於一般的方外詩人。史稱：「洪武中，詔通儒書僧試禮部，道衍不受官，賜僧服，還經北固山，賦詩懷古，其儕宗泐曰：『此豈釋子語耶？』道衍笑不答。」其詩云：

譙櫓年來戰血乾，煙花猶自半凋殘。五洲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

——京口懷古

此外尚有西齋和尚梵琦、蒲菴禪師來復等，並以詩稱，現在不列舉了。

明初作家中尚有幾個值得一題的：

宋訥（註三二）（一三一一——一三九〇）字仲敏，滑縣人。明初徵修禮樂諸書，官至國子祭酒。謚文恪。有西隱集十卷。他學問賅博，師道尊嚴，爲一代典型。詩文渾健古雅，爲時所重。其過元故宮諸詩，悲涼酸楚，爲朱彝尊所極口稱贊。今錄一首如後：

淸寧宮殿閉殘花，塵世回頭換物華。寶鼎百年歸漢室，錦帆千古似隋家。後宮鸞鏡投江渚。北狩龍旗沒塞沙。想見扶蘇城上月，照人淸淚落悲笳。

——壬子秋過故宮

詹同(註三二)字同文，婺源人。幼穎異，見知於虞集，集以其弟女妻之。元至正中，擧茂才異等，除郴州學正。遇亂，家黃州，仕陳友諒爲翰林學士承旨。明太祖下武昌，召爲國子博士，累官至吏部尙書，致仕歸。久之，起承旨卒，諡文憲，所著有天衢舒嘯三卷。他學識淹貫，尤深易、春秋。爲文敏捷，一時莫並；詩尤淸峭爽朗，自成一家。雖歷事三姓，大節全虧，然在這裏覺得未可以人廢言。其詩如舟過黃陵廟云：

黃陵廟下倚船窗，水淺沙平白鷺雙。山外斷雲寒日晚，半篷殘雪下湘江。

胡翰(註三三)素有「學林老虎文淵鯨之目」，他不僅長於古文，詩亦卓然成家。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說：「明初金華承黃、柳二吳諸公之後，多以古文辭鳴，顧詩非所好。以詩論，吾必以仲申(翰字)爲巨擘焉。」他的詩以五古最佳，如：

鬱鬱孤生桐，託根鄒嶧巔。皎皎白素絲，出自岱畎間。一朝奉庭貢，妙合良自然。桐以爲君琴，絲

以爲君絃中含希世音，置君離別筵。征馬慘不嘶，僕夫跽當前。君行千里道，豈惜一再彈。南風日渺渺，淸商動山川。和者昔已寡，聽者今亦難。

——鬱鬱孤生桐

梁寅（註三四）字孟敬，新喻人。世業農，家貧，自力於學，淹貫五經百氏。明初徵修禮書，書成，將授官，以老病辭還。結廬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學，稱爲梁五經，又稱石門先生。卒年八十二。有石門詩文集七卷。他不獨以博學見長，詩亦矯矯可傳。其歸醴溪一詩，頗有陶、韋風致，今錄如下：

久厭都市喧，俛思山巖靜。歸飲醴溪泉，怡我澹樸性。神峯雜樹擁，石門翠崖並。蘿懸晨露滋，巘秀夕霞映。搴裾蔭雲松，脫屣悅風磴。悠然遯客心，疊出野人詠。方期谷口耕，毋誚終南逕。

貝瓊（註三五）字廷琚，一名闕，字廷臣，崇德人。元末張士誠屢辟不就。明初徵修元史，旣成，受賜歸。洪武六年（一三七三）以儒士舉除國子助教，與張美和、聶鉉齊名，時稱「成均三助」。所著有淸江詩集十卷，文集三十一卷。他學詩於楊維楨，而能不阿所好。其詩五古温雅，七古淸新，五律沈警者，宗法杜甫；七律工麗者，方駕虞集。在明初諸家中，品居高啓、劉基之下，餘子之上。我們且讀他下面的

詩：

大野喧豺虎，深林集羽毛。天空雲氣盡，夜久月輪高。士卒悲秦戍，兒童唱董逃。此時空感慨，漂泊嘆吾曹。——夜坐

劉永之（註三六）字仲修，清江人。父應奇，知歸州。他少隨父宦遊，治春秋學，能文詞。明初，徵至金陵，入禮局，竟以耳疾辭歸。嗣子奉，坐事死，縣官籍其家，他亦徙東萊，至桃源，病死。他好書甚篤，篆楷行艸皆有法，因自號山陰道士。所著有山陰集五卷。汪端明三十家詩選評他的詩：「猗猗明潤，楚楚清發，絕句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堪與松雪，連鑣，雲林接軫；鐵門諸子，罕此雅音。」其絕詩如題畫鷹云：

猶記鳴鞘出霸陵，新豐市北醉呼鷹。於今豪氣都消盡，閑看新圖剔雁燈。

胡奎（註三七）字虛白，海寧人。元末，嘗游貢師泰之門，又與高啓友善。明初，以儒學薦，官寧王府教授。有斗南老人詩集六卷。他的詩神韻清澈，有金膏水碧之致。相傳他泊舟鄱陽望湖亭，見石刻東坡「黑雲翻墨未遮山」絕句，次韻和之，書於壁間。忽見一老叟，來誦其詩，問他道：「子非斗南老人耶？」

因以斗南老人自號。其詩云：

鷗外濤波雁外山，望湖亭下繫歸船。夜深起坐占風信，人在珠宮月在天。

——望湖亭次東坡韻

李昱(註三八)字宗表，錢塘人。少從永嘉鄭僖學，僖奇其才，以女妻之，又受詩法於李孝光。見世亂，不仕，結艸閣居北關門外，自號識字耕夫。後避兵金華。洪武初，薦授國子助教。未幾，以病乞歸卒。有艸閣集十卷。子轅，字公載，亦能詩。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說：「艸閣得詩法於李季和，然季和猶爲廉夫(楊維楨)熏染；艸閣歌行，則一氣孤行，獨開生面，正如淮陰之師，多多益善，沙囊拔幟，辟易萬人。當時四傑，十友，二蕭、二玄，各有標榜；如此逸氣高格，顧詩家月旦不及焉。信夫知音之難也！」其踏車行云：

南岸北岸聲咿啞，東鄰西鄰踏水車。車輪風生雷轉軸，平地雪寒生浪花。借問老農何太苦？低頭欲語還咨嗟：「前月有雨田未耘，非其種者紛如麻。縣令捉人應差役，令嚴豈得營私家！況當今日滴雨無，陂塘之水爭喧嘩。雖如抱甕沃焦釜，蹄涔豈足供泥沙！」一語罷踏車車轉急，田水何如汗流濕。老妻貸穀猶未歸，力疾無奈吞聲泣。

凌雲翰（註三九）字彥翀，錢唐人。洪武初，除成都府學教授，以乏貢舉謫南荒卒，歸葬西湖，有柘軒集。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說：「彥翀學於陳衆仲，故其詩華而不靡，馳騁而不離乎軌。五言如陪祭作，七言如鬼獵圖，才情奔放，不可覊勒，直可搴郁離之旗，摩青邱之壘。集中與張行中論詩云：『艱深文淺近，臭腐化神奇，每到眞成趣，由來不費辭。』其自得之深矣。」他的陪祭作、鬼獵圖二篇，衆推名作，然鋪敍平實，絕少生氣。今錄其七律一首如下：

隔山迢遞野橋斜，策杖幽尋豈憚賒。路轉峯迴連佛寺，雞鳴犬吠隔人家。白雲作雨多於絮，紅葉驚風少似花。不是褐夫能貌得，空令泉石老烟霞。

——曾瑞卿山水圖

李延興（註四〇）字繼本，東安人，占籍北平。元末進士，授太常奉禮，兼翰林檢討，遭亂，棄官隱居。洪武中，屬典邑校。有一山集。他的詩文都拔俗，今錄其七律別易水諸公以示例：

一家遠隔萬重山，古道人稀獨自還。夜月屢傾燕市酒，春風又度雁門關。晴天雨散千峯外，野屋雲生半席間。兄弟何時重會面？燈前相對話時艱。

甘瑾（註四一）字彥初，臨川人。元末，張翥僑居雲錦山中，和他張可立等往還唱和，翥嘗評他的詩如美女簪花，可立詩如貞婦守節，時稱「臨川詩派」。他於明初為嚴州同知，或云官翰林待制，其始終無考，遺集罕傳。清汪端從諸選本中采集二十首，吉光片羽，彌足珍重。他的詩專工律體，辛酸婉麗，饒故國舊君之思。如登擬峴臺云：

高臺俯仰大江馳，南盡甌閩樹影微。白艸秋烟遺戰骨，青天寒照落人衣。襄陽耆舊心如昨，華表仙翁事已非。東望故園三百里，不堪搔首片雲飛。

劉炳（註四二）字彥昺，鄱陽人。倜儻知兵，元末兵亂，與弟煜結里閈相保，寇至輒卻走，依余闕於安慶，以其孤軍不振，辭歸。洪武初，獻書言事，授中書典籤，出為大都督府掌記，除東阿知縣，尋引疾歸，久之卒。有詩集五卷，楊維楨為評點，極推重之。他馳騁戎馬，決勝籌帷，有古烈士風，故其詩悲壯沈鬱，雖未足八面應敵，亦不失為壇坫的偏裨。其詩如：

故國猶傳箭，中原未解戎。遙聞故人死，雙淚落秋風。

——聞魯志敏訃音

王蒙(註四三)字叔明，吳興人。元末官理問，隱居黃鶴山，自號黃鶴山樵。洪武初，薦授泰安知州。後太祖大治胡惟庸黨，或說他嘗在惟庸家中飲茶看畫，被逮論死，卒於獄。他是趙孟頫的外孫，工畫山水人物，然其畫法自立門戶，沒有一筆和孟頫相似。孟頫書畫詩皆尙工緻，而他則意在活脫，所寫溪山林木，或有柯無葉，畫家叫做「不了樹」。其詩亦然，往往不費推敲，而有自然之致。如過蘇州云：

山圍平野綠煙中，江葦蕭蕭兩岸風。誰種闔閭城外柳？年年飛絮入吳宮。

浦源(註四四)字長源，無錫人。洪武中官晉府引禮舍人，後舟經淮河，墮水死，年僅三十六。有詩集十卷，今不盡傳。他善畫山水竹石，師倪瓚（雲林）。其詩秀句絡繹，韻遠情深，但專工造句，往往不能顧到全篇的起結，是其所短。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嘗舉其「衣上暮寒吳苑雨，馬頭秋色晉陵山」，「今夜風傳何處笛，他鄉月照故園衣」等數聯，謂均有風致。全首如幷州寒食，亦頗新穎可誦：

夢入故園千里遠，覺來寒食在幷州。垂楊不是相思樹，那得花開便白頭？

管訥(註四五)字時敏，華亭人。洪武中，徵拜楚王府記善，升左長史，乞致仕，王留之本國，祿之終身。有蚓竅集十卷，又有秋香百詠、還鄉記事等集。他是楊維楨的弟子，然其詩能刬除纖弱，不染習氣。朱

彝尊靜志居詩話評他的詩春容疏越，不在袁凱之下。如卽事云：

　　小宴初闌罷玉笙，東風庭院好春情。流鶯啼過樓東去，一樹梨花正晚晴。

程本立(註四六)字原道，崇德人。洪武中，以經學薦爲秦王府引禮舍人，改周府禮官，坐累，謫雲南。建文中，歷官至右僉都御史，燕兵入，自縊死。有巽隱集四卷。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說：「建文諸臣，文莫過於方正學（孝孺），詩莫過於程巽隱。正學之文，取法昌黎，下亦不失爲蘇子瞻。巽隱之詩，刻意杜陵，下亦不失爲陳簡齋也。」他爲貝瓊弟子，其詩力足相伯仲。滇中諸作，尤驚奇獨造，今錄其宿晉寧一首以示例：

　　漢婦良家子，從軍歲月多。生來小兒女，唱得楚人歌。

其他如戴良、王逢、丁鶴年、謝徽等(註四七)都是元末明初的作家。又如郭奎、汪廣洋、袁華、錢宰、童冀、殷奎、虞堪、王璲等，(註四八)詩皆卓然可傳；徒爲諸家盛名所掩，世不甚稱。至建文中殉難諸臣如練子寧、程通、王叔英、周是修、劉璟等，(註四九)詩文都兀傲不羣；但他們自有其不朽之處，在這裏不一一列舉了，

（註一）明史卷二八五文苑傳一。

（註二）見靜志居詩話。

（註三）見明三十家詩選。

（註四）明詩別裁。

（註五）同註三。

（註六）同上。

（註七）明史附高啓傳。

（註八）（註九）（註一〇）同上。

（註一一）明史卷一四三附王艮傳。

（註一二）明史附王行傳。以下宋克、余堯臣、呂敏、陳則同。

（註一三）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

（註一四）明史均附見林鴻傳。

（註一五）同註一。

（註一六）列朝詩集。

（註一七）同註一，附陶宗儀傳。

（註一八）同註十六。

（註一九）同註一。

（註二〇）靜志居詩話。

（註二一）明史附孫蕡傳。

（註二二）明史卷一三七。

（註二三）同註三。

（註二四）同註二〇。

（註二五）景明大復集說：「我朝諸名家集，獨海叟詩爲長。」

（註二六）同註一。

（註二七）明史卷一一六。

（註二八）明史卷一一七。

（註二九）同上。

（註三〇）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

（註三一）明史卷一三七。

（註三二）明史卷一三六。

（註三三）已見前節。

（註三四）明史卷二八二儒林傳。

（註三五）明史附宋訥傳。

（註三六）明史無傳。

（註三七）同上。

（註三八）同上。

(註三九)同上。

(註四〇)同上。

(註四一)同上。

(註四二)同上。

(註四三)同注一。

(註四四)明史卷二八六附林鴻傳。

(註四五)明史無傳。

(註四六)明史卷一四三。

(註四七)均見明史文苑傳。

(註四八)註傳見明史卷一二七。袁華字子英，崑山人，明史無傳。錢附明史卷一三七趙俶傳。童明史無傳。殷奎字孝章，號強齋，崐山人，明史無傳。虞堪字克用，一字勝伯，長洲人，明史無傳。王附明史卷一五二鄒濟傳。

(註四九)練傳見明史卷一四一。程王周明史卷一四三。劉，基子，明史附基傳。

第二章　永樂以後的文學

第一節　臺閣體

明朝從成祖永樂以迄憲宗成化（一四〇三——一四八七）八十多年，是一個長期的比較太平的時代，文學亦漸趨雍容平易，所謂臺閣體的詩文便流行一時。

臺閣體的創始者爲楊士奇、楊榮、楊溥（註一）三人並以文雅見任，歷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號三楊」。他們的詩文都平正典雅，後來館閣著作，沿爲流派，稱臺閣體。

楊士奇（一三六五——一四四四）名寓，以字行，泰和人。建文中充翰林編修官。永樂初，入內閣典機務，官至華蓋殿大學士，卒謚文貞。所著有東里全集九十七卷，別集四卷。當時三楊並稱，而他的文章特優。制誥碑版，多出其手。仁宗極喜歐陽修的文章，而他的文章亦平正紆餘，得其髣髴。四庫

提要稱「其文雖乏新裁而不失古格，前輩典型，遂主持數十年之風氣，非偶然也。」其文如送李永懷歸東平序云：

永樂十九年冬，士奇侍儲君自南京入朝，道出彭城以北。屬歲饑，民男女老弱累累道傍，拾艸實以食，而滕與鄒尤甚。儲君憫焉，不忍於民之及於此也，遽命山東布政使暨郡縣長吏，計口而賑貸之。侍從之臣，亦皆動念矜恤，且憾其長吏不以豫聞也。

既渡濟寧，入東平之境，視其民皆充然，意氣和悅，似無不足者。而老者數百人，皆鬚髮如雪，冠方巾，褒衣而長裙，濟濟焉夾道東西聚立，候展祗謁之禮。從臣見者，皆驚意駐馬，就而問之：「此邦庶幾有收乎？」曰：「然。」「州其有賢守乎？」曰：「然。」且舉手加額，言曰：「皆上之賜也。」又問州守氏名及其鄉郡。曰：「前守楊公，今之守李公，皆出廬陵。」而并舉其宜民之政。聞者既爲東平喜，又喜其民之言達於禮也。……

他的詩雍容平易，亦如其文。如：

步出城東門，逍遙望雲巘。累月懷佳遊，茲晨乃登踐。梵宇繞層阿，飛樓凌絕峴。方塘涵湛碧，喬

林茂平衍。繁翳幽莫通，丰茸紛不剪。攀登窮高躋，緣徑屢回轉。是時微雨收，輕霞瞻舒卷。遥睇素橫川，俯視綠盈畎。陟降體自便，顧眄心已緬。況接曠士言，復偕釋子辨。析空理弗昧，達喧抱愈展。何因此間棲，永令浮雲遣。

——同蔡尚遠等遊東山

楊榮（一三七一——一四四〇）初名子榮，字勉仁，建安人。建文二年（一四〇〇）進士，授編修。永樂初入直內閣，賜今名。歷官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卒謚文敏。有楊文敏集二十五卷。他生當盛明，歷事四朝，恩禮始終無間，儒生遭遇可謂至榮，故發爲詩文，具有富貴福澤之氣。其詩如薊門煙樹云：

薊門春雨散浮埃，煙樹溟濛霽欲開。十里青雲連紫陌，半空翠影接金臺。東風葉暗留鶯語，落日林聲看鳥回。記得清明攜酒處，碧桃花底坐徘徊。

楊溥（一三七二——一四四六）字弘濟，石首人。與楊榮同舉進士，授編修。永樂初，進洗馬，以事繫錦衣衛獄。仁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定。有文集十二卷，詩九卷。他和二

楊位望相匹，富貴老壽。然他曾嘗過十多年的牢獄滋味，遭遇和二楊又微有不同。詩文之名，亦稍遜二楊。錢謙益列朝詩集嘗稱其丙午扈駕詩，以爲可以見勞臣之苦心，今舉二首爲例：

胥車度重關，重關路漫漫。兩廂既充牣，四牡何盤桓。翹首望前軌，迢迢不可攀。任重難爲力，臨歧發長嘆。

策馬登崇岡，一覽洞八荒。山川限南北，華夷有定疆。猗歟商周盛，以德爲保障。秦隋勤遠略，禍亂起蕭牆。

——宣德丙午扈駕巡邊途中感興

論臺閣體者每舉三楊，其實三楊之前，吳伯宗的詩文，雍容典雅，有開國之規模，實爲臺閣體的濫觴。與三楊同時的，如金幼孜、黃淮、周述、王直之流，詩文都和平典雅，與三楊體格略同，今分述如下：

金幼孜（註二）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建文初以舉人授戶科給事中。永樂初，改翰林檢討。宣德中，歷官至禮部尚書，卒謚文靖。有集十二卷。他在永樂初，和楊榮等爲成祖所親幸，征伐巡幸，嘗侍左右，有詩云：「御前視艸冰生硯，帳下題詩雪滿氈。」又云：「近苑獵回猶賜饌，行宮朝罷更題詩。」文臣

榮遇，於斯已極。其詩平正典雅，儼然臺閣一派。如雲山草堂爲楊庶子賦云：

聞道幽居近翠微，好山多與白雲齊。柳堂日暖花爭發，門巷春深鳥自啼。酒醒每從松下坐，詩成閒向竹邊題。一從射策金門去，風雨年年夢建溪。

黃淮（註三）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三十年（一三九七）進士，除中書舍人。永樂初，入直文淵閣，陞翰林編修，累進右春坊大學士，輔皇太子監國，爲漢王高煦所譖，坐繫詔獄十年。洪熙初，復官，授武英殿大學士，累加少保，卒諡文簡。所著有省愆、退直、入覲、歸田等集。他詩文春容安雅，與三楊體格略同，如懷院中竹、寄楊學士士奇詩云：

一別詞垣數月餘，娟娟修竹近何如？夢回還想林間醉，詩就誰從節下書。翠色凝煙春院寂，清陰籠月夜窗虛。料得同袍能愛護，平安莫遣信音疏。

周述（註四）字崇述，吉水人。永樂二年，（一四〇四）以第二人及第，授翰林編修，官至左庶子，有東墅集六卷。他及第時，與從弟孟簡同榜，成祖至比之二蘇。史亦稱其文章雅贍。然其詩不出當時臺閣之體。如維揚懷古云：

廣陵河上路，煬帝昔曾過。不見瓊花發，猶傳玉樹歌。臺荒衰柳在，宮廢亂螢多。欲問前朝事，悲風起夕波。

王直（註五）字行儉，泰和人。永樂二年進士。正統間、拜吏部尙書，天順初、以老疾乞休，卒諡文端。他自永樂初爲庶吉士，卽承命入閣，典司制誥，後在翰林二十餘年，朝廷著作，多出其手。當時與王英齊名，有「東王」「西王」之目，而他尤爲老壽，巍然負一代重望。四庫提要說他的文章「貌似平易，而溫厚和平，實非後來所及。」其詩亦冲融雅飭，可以肩隨三楊。如夜泊云：

灘水微茫淸見沙，隔河荒艸少人家。舟中夜起看北斗，霜露滿天山月斜。

此外如夏原吉字（註六）維喆，湘陰人。有夏忠靖集六卷。他以政事著，不以文章著，然致用之言，疏通暢達，猶有淳實之遺風，以肩隨楊士奇、黃淮諸人，亦無愧色。李時勉（註七）本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有古廉集十一卷。他學術剛正，官至國子祭酒，和南京祭酒陳敬宗號「南陳北李」，而他尤爲人所歸。至其文則平正通達，不露圭角，近於臺閣一派。倪謙（註八）字克讓，上元人。有倪文僖集三十二卷。其文步驟謹嚴，朴而不俚，簡而不陋，體近三楊，而無其末流之失。韓雍（註九）字永熙，吳縣人。他當時

以武略雄一世，不屑屑以雕章繪句爲工，然英桀磊落之氣，時時發見於文章，故雖未變臺閣體裁，而時饒風骨。柯潛(註一〇)字孟時，號竹巖，莆田人。有竹巖詩文集。他的詩沖澹清婉，不落蹊徑，文亦峻整有法度，雖未能一變臺閣之體，然猶不失明初先正之風。

三楊臺閣之體，平正紆餘，缺少了深湛幽渺的思想，縱橫馳驟的氣度，所以平正有餘而精勁不足。流弊所及，膚廓冗長，幾於萬喙一音。後來李夢陽等復古派崛起，對於臺閣體詩文，攻擊不遺餘力，而三楊遂爲衆矢之的。四庫提要說：「（士奇等）秉國旣久，晚進者遞相模擬，城中高髻，四方一尺，餘波所及，漸流爲膚廓冗長，千篇一律。物窮則變，於是何（景明、）李（夢陽）崛起，倡爲復古之論，而士奇等遂爲藝林之口實。平心而論，凡文章之力足以轉移一世者，其始也，必能自成一家；其久也，亦無不生弊。微獨東里一派，卽前後七子亦孰不皆然。不可以前人之盛，併回護後來之衰；亦不可以後來之衰，併掩沒前人之盛也。」這眞是持平之論！

(註一)三楊傳均見明史卷一四八。

(註二)傳見明史卷一四七。

（註三）同上。

（註四）見明史卷一五二。

（註五）傳見明史卷一六九。

（註六）傳見明史卷一四九。

（註七）傳見明史卷一六三。

（註八）傳見明史卷一八三倪岳傳。

（註九）傳見明史卷一七八。

（註一〇）傳見明史卷一五二。

第二節　臺閣體以外的詩人

成祖起靖難之師，奪得了皇帝的寶座以後，雖誅戮了不少文士，但他卻能於刀礁之餘，從事樽俎：他羅致了不少的文士學者，編輯永樂大典，一切遺文墜簡，賴以傳世。當時參預其事的文人如解

緡之流，類皆才氣放逸，所作詩文，不爲臺閣一體所囿。扶輿蘊靈，風雅代興：在朝則如陳璉、梁潛、李昌祺、曾棨、薛瑄、于謙、吳惠、郭登、陳獻章、平顯、童軒、邱濬、彭澤，在野則如謝晉、趙迪、劉績，均不愧一代作者。而體格才情各有不同，均未可和臺閣體相提並論的。

解縉（註一）（一三六九——一四一五）字大紳，吉水人。洪武二十年（一三八八）進士，永樂初、官翰林學士，出爲江西參議，改交阯，爲漢王高煦所譖，下獄死。有文毅集十六卷。先是他上封事說「陛下好觀韻府雜書鈔輯穢蕪略無文彩，若喜其便於檢閱，願集一二儒英隨事類別，勒成一經。」其後成祖修永樂大典，他實爲總裁官。惜大典到現在十不存一了。他的詩稿，也多出於後人竄亂，今所存者，亦眞僞相半。然他才氣放逸，當時有才子之目，雖詩無全稿，眞僞相半，而其中佳句間存，亦復不減作者。如西行云：

八千里外河湟客，烏鼠山頭望故鄉。欲問別來多少恨，黃河東去與天長。

逸情勝概，可以想見他的風流人豪。

陳璉（註二）字廷器，東莞人。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舉人。永樂初、知許州，累遷至禮部侍郎。

有琴軒稿三十卷。他在永樂初，鋪張朝廷盛德，嘗進平安等頌，大爲成祖所驚賞，以滁州守超擢四川按察使，文人遇主之隆，論者以比相如奏賦，殆有過之云。其詩格意精新，天然秀拔，和當時的臺閣體氣象稍殊。如楊白花云：

楊白花，隨風飛去落誰家？美人沈思抱幽怨，連臂踏歌情戀戀。江南江北春茫茫，何不仍飛歸洛陽！

梁潛（註三）（？——一四一七）字用之，泰和人。洪武二十九年（一三九六）舉人。永樂中會修大典，官至侍讀，中讒死。有泊庵文集十六卷，詩鈔一卷。四庫提要說他的「文格清雋，而兼有縱橫浩瀚之氣，在明初可自成一隊。」其詩集世少傳本，錢謙益、朱彝尊皆未見，陳田得泊庵詩鈔一卷，乃是潛的曾孫於嘉靖中刻於辰州者。其詩五言選體爲多，近體有唐人格律而時參宋派，永樂詩家中最爲傑出。如試馬臺云：

朔風獵獵塵沙起，塞艸茫茫幾千里。西楚無人識霸王，空有高臺臨泗水。想當西被秦兵時，諸侯膝行不敢窺。萬金寶劍亦如電，麒麟錦帶懸青絲。日光鱗鱗射銀甲，赤驃烏騅相雜遝。帳中美人

白玉璫，轅門壯士紅錦帕。此時歡樂登高臺，一覽四方何壯哉！三秦自可塞漢路，咸陽氣色如冷灰。豈知漢兵能楚歌，八千子弟竟蹉跎！芒碭王氣成五彩，玉斗撞破當奈何！

李昌祺（註四）名禎，以字行，廬陵人。永樂二年（一四〇四）進士，歷官廣西、河南左布政司。有運甓漫藁七卷，又有容膝軒艸。他預修永樂大典，凡僻書疑事，人多就質。其詩清新華贍，音節自然，諸體並工，在永樂詩家中獨標一格。我們且讀他的詩：

端居苦無悰，今旦得良契。逍遙出近郭，散策淮水際。艸輭倦堪眠，林香醉宜憩。鳥哢晴始和，川容晚逾媚。篠深風葦密，沙沒夕潮至。野鷺渾忘機，似識靜者意。幽懷頗得愜，逝景苦難繫。候卒晡欲還，春城暝將閉。因知市朝隱，兼有林壑致。永言終此生，涵泳太平世。

——春日與高逸人行秦淮河上作

「因知市朝隱，兼有林壑致，」所以他的詩雖是歌詠太平，但沒有臺閣派的富貴福澤氣，而和山林枯槁者，又自不同。

曾棨（註五）字子啓，永豐人。永樂二年以第一人及第，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卒諡襄敏。有巢睫集

十卷。他少年時見賞於解縉，爲作蓮竹堂記，其文章爛漫，亦頗似縉。他的詩佳處不失唐家聲，然頗以繁縟爲累。陳子龍明詩選批評他的詩「如南金在握，未入丹鼎。」然論才人於永樂時，他終爲軼羣之駿。其詩如維揚懷古云：

廣陵城裏昔繁華，煬帝行宮接紫霞。玉樹歌殘猶有曲，錦帆歸去已無家。樓臺處處迷芳艸，風雨年年怨落花。最是多情汴隄柳，春來依舊帶棲鴉。

薛瑄（註六）（一三九二——一四六四）字德蘊，號敬軒，河津人。永樂十九年（一四二一）進士，除御史。英宗朝，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乞歸卒。成化初，諡文清。有薛文清集二十四卷。明初理學，以他和曹端（月川）爲最醇正。端詩文皆質直朴素，不以章句爲工。他的詩卻沖澹高秀，吐言清拔，往往有陶、韋之風，和一般理學家的作品不同。其詩如徐州見黃河云：

我家正在龍門下，流出黃河幾曲長。忽向徐州城外見，牽情一水正思鄉。

于謙（註七）（一三九四——一四五七）字廷益，錢塘人。永樂二年進士，授御史，歷官兵部尙書，爲徐有貞、石亨等誣陷棄市。弘治初，追諡肅愍。萬曆中，改諡忠肅。有于忠肅集十三卷。生平著述甚

富，禍變之餘，僅存什一。他一生大節，炳垂竹帛，本不藉文字以傳。然其詩風格遒上，興象深遠，雖志存開濟，未嘗於吟詠求工，而品格乃轉出文士之上。如上太行云：

雨風落日艸斑斑，雲薄秋容鳥獨還。兩鬢霜華千里客，馬蹄又上太行山。

吳惠（註八）字孟仁，吳人。宣德二年（一四二七）進士，除行人，歷官桂林知府，廣西參政。他在永、宣間爲有名的作家。其入義寧峒一詩，具體昌黎，爲後人所稱：

天設此邦險，乃爲蠻獠窟。亂峯靑入天，萬石雲中突。峭壁矗崇墉，古洞嵌硉屼。關門一夫守，仰面攻豈得。從來雄力徒，恃此每狂悖。撫馭失其宜，禍作勞翦伐。嗟彼蠻獠人，生亦具膚髮。天性匪盡乖，順逆理可奪。單車抵其壘，開誠破迷惑。涕泣盡投刃，盟心牲載割。兵氣潛以消，約束鮮睢剌。頓覺嶮巇處，嵐光堪拄笏。乃知邊衅開，十五激之發。柔遠有經綸，禁網尙疏闊。

郭登（註九）（？——一四七二）字元登，濠人。洪熙時，授勳衞，正統中，擢錦衣衞指揮僉事，超拜都督僉事。景帝監國，進都督同知，再進右都督，景泰初，封定襄伯。英宗復辟，掌南京府事，以事論死，尋得宥，降都督僉事。憲宗卽位，復伯爵。成化中卒，謚忠武。有聯珠集二十二卷，又有春秋左傳直解。他的

詩氣韻沈雄，格調遒上，明朝一代武人能詩者，無過於他。李東陽嘗推他爲明朝武臣之冠；朱彝尊以爲「豈惟武臣，一時臺閣諸公孰出其右？」(註一〇)朱氏又盛推其山王、楸樹、詠梟諸篇。然僅山王尚不失爲佳作；楸樹則縱筆揮洒，漫無指歸；詠梟尤墮盧同、馬異惡習；他的擅長，固不在此。今錄其短詩兩章，說是他的代表作品，亦無不可：

天迷離，水嗚咽。戰馬無聲寶刀折，寃鬼悽酸啼夜月。青燐熒熒明又滅，照見征夫戰時血。

——哀征人

白璧何從摘舊瑕，纔開羅網向天涯。寒窗兒女燈前淚，客路風霜夢裏家。豈有酖人羊叔子？可憐憂國賈長沙！獨醒空和騷人詠，滿耳斜陽噪晚鴉。

——保定塗中偶成

陳獻章(註一一)(一四二八——一五〇〇)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一四四七)舉人，以薦授翰院檢討。萬曆初，從祀孔廟，追諡文恭。有白沙集九卷。他也是一個有名的理學家，其學以靜爲主，頗近於禪，至今毀譽參半。其詩文偶然有合，或高妙不可思議；偶然率意，或粗野不可向邇，至今

毀譽亦參半。四庫提要說他「以高明絕異之姿，而又加以靜悟之力，如宗門老衲，空諸障翳，心境虛明，隨處圓通，辨才無礙。有時俚詞鄙語，衝口而談；有時妙義微言，應機而發；其見於文章者，亦如其學問而已。雖未可謂之正宗，要亦未可謂非豪傑之士也。」其詩如經鱷洲云：

夕舫凌大波，北風吹我席。冥冥鱷洲煙，宛對君山碧。來雁知天寒，歸人看月色。超超塵外心，浩矣周八極。

平顯（註一二）字仲微，錢塘人。以薦授藤縣知縣，謫戍雲南，晚授校官。有松雨軒集八卷。他的詩變怪豪放，在當時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作家。如贈蔡彥吉云：

仙客騎鯨下葛灣，白頭塵迹幸相攀。詩留翠壑蒼崖上，名在丹臺紫府間。風泖不波蓴正滑，雪籬將凍菊猶斑。洞眞觀裏桃開日，尙欲重來問大還。

童軒（註一三）字士昂，鄱陽人，僑寓南京。景泰二年（一四五一）進士，除南吏部給事中，官至南禮部尙書，卒贈太子少保。有清風亭稿七卷，又有枕肱集二十卷，及海岳涓談、諭蜀藁等。他的性情落落寡合，在南京的時候，家人衣食或不給，人家送他米及白金，他往往拒而不受，其人品本來高潔，詩

亦雅淡絕俗，在景泰間當首屈一指。如咸陽晚眺云：

渭水東流落日西，咸陽秋色望中迷。荒煙古渡人稀到，衰柳空城馬自嘶。霸業已消三月火，斷碑猶載數行題。東門牽犬人何在？空見年年碧艸齊。

邱濬（註一四）（一四二一——一四九五）字仲深，瓊山人。景泰五年（一四五四）進士，選庶吉士，累官至禮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加少保，卒諡文莊。有瓊臺會稿二十四卷。他的詩不事鍛鍊，而矩度自合。其與友人論詩絕句云：

吐語操持不用奇，風行水上繭抽絲。眼前景物口頭語，便是詩家絕妙辭。

可以窺見他的作詩方法。其詩如古意云：

獨守空閨不自憐，憐君歲晚尙防邊。秋來莫作還家夢，妾貌於今異少年。

彭澤（註一五）字民望，攸人。景泰七年（一四五六）舉人，除應天通判。有老葵集。他的詩風調遒上，七律尤推擅場，在正統、景泰間是不易多得的作家。七律如歌風臺云：

豨破黥奔幾戰爭，親於此地駐旄旌。荒臺曾見高歌日，小縣猶存古沛名。幾載艱難天下業，千

秋魂魄故鄉情。危亭寂寞山河淚，剝落殘碑野艸生。

謝縉（註一六）一作晉，字孔昭，吳人。自號蘭庭生，亦號深翠道人。又嘗自題葵邱謝縉，（據姑蘇志，葵邱也是他的別號。）有蘭庭集二卷。集首有汝南周傳序，說：「姑蘇之詩，莫盛於楊孟載、高季迪，而孔昭得二君之旨趣。」其詩的價值可想而知。他的詩以蘊藉稱，在宋人中似陸游一派。如春日寫懷云：

好懷無復似前時，一半春過尙未知。惟有白門橋下柳，見人憔悴也顰眉。

趙迪（註一七）字景哲，懷安人。自號白湖小隱。有鳴秋集。他是林鴻的弟子。善畫山水，學米芾。詩格修整，五言尤有遠韻。如題雨竹云：

黃陵日已昏，蕭瑟涼風起。殘雨挂空江，溟濛若千里。暝色夕鳥前，寒聲暮猿裏。應知葉上秋，盡入湘潭水。

劉績（註一八）字孟熙，山陰人。深於經學，教授鄉里，不干仕進。家貧，轉徙無常地。所至，署賈文榜於門，有所得，輒沽酒飲。又很喜歡招待賓客，有一回，客人來了，他喊着倒茶，許久沒有人出來，他奇怪

了，進去一看，原來他的妻正在拾破紙以代薪，他只有一笑而已。家有西江艸堂，人家就稱他爲西江先生。所著有崇陽集。他的詩以雄健勝。如結客行云：

結客千金盡，酬恩一劍存，羞與狗盜伍，不傍孟嘗君。

豪人豪語，可以想見他的氣概。又如征夫詞及征婦詞，短章沉痛，抵得杜甫新婚別、兵車行諸詠。其詩云：

征夫語征婦：生死不可知，欲慰泉下魂，但視褓中兒。

——征夫詞

征婦語征夫：有身當殉國，君爲塞下土，妾作山頭石。

——征婦詞

這一時期的在朝在野的詩人，差不多已如上述。然景泰間又有所謂「景泰十才子」者，詩雖不能超過上述的幾個人，然他們既負盛名於當代，在這裏似乎應該一提的。

景泰十才子爲劉溥、湯胤績、蘇平、蘇正、沈愚、晏鐸、王淮、鄒亮、蔣主忠、王貞慶他們。（註一九）然十人

中惟劉溥、湯胤績、沈愚的詩稍可稱述，其他大都染臺閣末流之習，不過浪得虛名而已。

劉溥字原博，長洲人。宣德初，授惠民局副使，調太醫院吏目。有艸窗集二卷。他在景泰中負盛名，然惟律體及絕句差有可觀。正統末，瓦剌入寇，英宗親征，師潰，虜執帝北去，他作感懷一首，慷慨悲歌，一時傳誦。其詩云：

塞雁南飛又北旋，上皇音問轉茫然。孤臣自恨無容地，逆虜誰能共戴天！王衍昔年知石勒，謝玄何日破苻堅？京城四塞山河固，一望龍沙一淚漣。

湯胤績字公讓，濠梁人。東甌襄武王曾孫。授錦衣百戶，轉千戶。景泰中，進指揮僉事，坐事謫爲民，編籍常州。成化初，復官，充參將，守延綏，戰沒。有東谷集十卷。他也是一個武人而能詩者，然才調遠遜郭登。王世貞藝苑卮言說他的「詩如淮陰少年，斗健作噉人狀」大概這是武人的本色吧？其詩如：

四郊射虎漸縱橫，雁子都兒怕出征。解辦月錢供內省，終身常隸國西營。——俠

沈愚字通理，崑山人。自號崆峒生。有篔籟、吳歈二集。他善畫工詩，在景泰十才子中，特爲翹楚。其

詩如長安道云：

西望長安道，東風吹綠塵。鬬鷄三市曉，躍馬五陵春。柳色迷行客，花香撲麗人。金張居戚里，游宴不辭頻。

蘇平字秉衡，海寧人。有雪溪漁唱。蘇正字秉貞，平弟。有雲壑集。晏鐸字振之，富順人。有青雲集。王淮字柏原，慈溪人。有大塊稿。鄒亮字克明，長洲人。有鳴珂、漱芳等集。蔣主忠字存恕，儀眞人，徙句容。有集。王貞卿字善甫，定遠人。有茗芋集。這幾個雖名列十才子，然作品都自檜以下，不足深論。

在這一時期的貴族詩人要推周憲王有燉，閨秀詩人要推朱妙端。

周憲王有燉（註二〇）周定王長子，太祖孫。洪熙元年（一四二五）襲封，景泰三年（一四五二）薨。有誠齋錄、新錄諸集。他遭世隆平，奉藩多暇，所作雜劇最多，名誠齋樂府。雖警拔稍遜古人，而調入絃索，穩叶流麗，猶有金元風範。詩亦風華和婉，渢渢乎盛世之音。如柳枝歌云：

蘇小門前萬柳垂，白家園內兩三枝。聽歌看舞人何在？惟有東風展翠眉。

朱妙端字仲嫻，號靜庵，海寧人。周濟之妻。明代弘正以前，婦女作家甚少；能自成一家者，恐只有

她一個人所著靜庵集，詩格高古，景泰間的詩人，對她都有愧色。如虞姬云：

力盡重瞳霸氣消，楚歌聲裏恨迢迢，貞魂化作原頭艸，不逐東風入漢郊。

此外還有幾個在這裏應該一提的：王紱（註二一）字孟端，無錫人。有友石山房文稿五卷。他博學工書畫，所作山水竹石，風韻瀟灑，妙絕一時。其詩雖結體稍弱，而清雅有餘。（註二二）胡儼字若思，南昌人。有頤菴文選二卷。他嘗爲永樂大典總裁官。其詩頗近西江一派，寄託深遠，和三楊之和平安雅者，氣象稍殊。王洪（註二三）字希範，錢塘人。有毅齋詩文集八卷。他嘗爲永樂大典副總裁官。其文以博雅稱，又工駢體文，詩尤具有唐格。郭文字仲炳，昆明人。永樂間滇中詩人稱「平居陳郭」（註二四）平名宣，錢塘人。居名廣，海昌人。陳名謙，吳人。都以事客居雲南，與郭齊名。然郭詩獨有唐風，三子遠不及他。唐文鳳（註二五）字子儀，號夢齡，歙縣人。有梧岡集八卷。他在永宣之際以文學擅名，著作甚多，今所存者，惟詩文各四卷，已不到十之三四了。王誼字內敬，山陰人。有鑑止集。王懌字內悅，誼弟。（註二六）有娛清集。他們兄弟稱「山陰二王」，並以詩鳴，而悅詩較麗密。唐庠字惟周，弟廣字惟勤，（註二七）皆湖州人，時稱「吳興二唐」。二唐的詩都有風致，惜傳詩極少。聶大年（註二八）字壽卿，臨川人。有東軒、冷齋兩

集。他在宣德景泰之際，以詩名，陳田稱他的詩，詞新調爽，而朱彝尊則頗病其平熟云。其他如華亭人沈度及其弟粲，崑山人夏昺及其弟昶，吳縣人滕用亨，長樂人陳登等，皆見明史文苑傳，然都以書畫或考古見長；至成、弘之際，如吉水人羅倫(註二九)蘭溪人章懋、江浦人莊昶、莆田人黃仲昭、(註三〇)遼東人賀欽、莆田人周瑛、(註三一)詩皆卓然可傳，然他們都以理學著名，茲不贅述。

(註一)傳見明史卷一四七。

(註二)明史無傳。

(註三)附明史卷一五二鄒濟傳。

(註四)傳見明史卷一六一。

(註五)明史無傳。

(註六)傳見明史卷二八二儒林傳。

(註七)傳見明史卷一七〇。

(註八)明史無傳。

（註九）傳見明史卷一七三。

（註一〇）見靜志居詩話。

（註一一）傳見明史卷二八二儒林傳二。

（註一二）明史卷二八六附文苑王紱傳。

（註一三）明史無傳。

（註一四）傳見明史卷一八一。

（註一五）明史無傳。

（註一六）明史無傳。四庫全書蘭庭集提要說他的始末，不甚可考。

（註一七）見明史文苑林鴻傳中。按明初有兩趙迪，一為宜陽人，洪武中官吏部侍郎，見弇山堂別集卿貳表，此見俞汝成明百家詩。錢謙益列朝詩集誤為一人，朱彝尊明詩綜辯之極詳。

（註一八）明史無傳。

（註一九）均見明史卷二八六文苑劉溥傳。

(註二〇)見明史卷一一六周王橚傳。

(註二一)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

(註二二)明史卷一四七。

(註二三)明史附見文苑林鴻傳。

(註二四)平居陳郭惟平顯見明史文苑王紱傳中，朱彝尊從柯遷東岡集附錄滇南別志詩中考得四人的作品。見靜志居詩話。

(註二五)明史無傳。

(註二六)誼兄弟明史均無傳。

(註二七)明史均無傳。

(註二八)同註二一。

(註二九)明史卷一七二。

(註三〇)以上均見明史卷二七九。

(註三一)以上均明史卷二八二儒林傳。

第三章　弘治正德間的文學

第一節　茶陵詩派

弘治、正德之際，因臺閣體的極弊而引起的反動，文學走上了復古的一途。但我們在這裏須得把年代向前拉長一些，先將成、弘之際李東陽一派的詩文敍述過了，然後再講到復古派。

成化以後，臺閣體的流弊益甚，嘽緩宂沓，陳陳相因，幾於千篇一律，在勢已不容不變。於是李東陽崛起，以深厚雄渾之體，一洗嘽緩宂沓之習。三楊臺閣之末派，爲之一振，同時又做了復古派的先驅。

李東陽（註一）（一四四七——一五一六）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人。天順八年（一四六四）進士，官至謹身殿大學士，卒謚文正。有懷麓堂集一百卷。他在孝宗之朝，參預機務，多所匡正；又受遺

命，輔翼武宗，立朝五十年，淸節不渝。高才絕識，獨步一時。當國的時候，門生滿朝，他又喜奬掖後進，推挽才秀，出其門者，大都粲然有所成就，天下翕然宗之，稱「茶陵詩派」。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楊士奇之後，他一人而已。然當時他和劉瑾同朝，頗爲一般氣節之士所非難，以爲他依附權奸，相率詆毀；他的門生羅玘，甚至寄書相責，請削門生之籍；更有人作詩譏諷他，說：「聲名高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艸綠，鷓鴣啼罷子規啼。」但史稱其「扶植善類，培滋元氣，」可見他和劉瑾同朝時，未始不陽爲調劑而陰護正人，他也有他不能去的苦衷。一時的毀譽，未可據爲定論。單就文學一方而論：他雖才情秀發，不及高啓；而氣度雍容，風骨遒健，其才學自足以籠罩一世。後人或過相推挹，以明朝第一人目之；或肆口毀斥，以爲其詩文軟靡熟滑，都不是持平之論。他的詩文，深厚雄渾，不爲倔奇可駭之辭，而法度森嚴，意味雋永，有古作者風。敍事的古樂府尤擅長，如花將軍歌，是詠明名將花雲事，事既奇絕，筆力更雄健，實爲不可多得的作品。其歌云：

花將軍，身長八尺勇絕倫。從龍渡江江水渾。提劍躍馬走平陸，敵兵不敢逼，主將不敢嗔。殺人如麻滿川谷，偏體無一刀槍痕。太平城中三千人，楚賊十萬勢欲吞。將軍怒呼縛盡絕，罵賊如狗狗

不狺。檣頭萬箭集如蝟，將軍願死不願生作他人臣。邰夫人，赴水死，有妻不辱將軍門。將軍侍婢身姓孫，收尸葬母抱兒走，爲賊俘虜隨風塵；寄兒漁家屬漁姥，死生已分歸蒼冥。賊平身歸竊兒去，夜宿陶穴如生墳；亂兵爭舟不得渡，墮水不死如有神；浮槎爲舟蓮爲食，空中老父能知津。孫來抱兒達行在，哭聲上徹天能聞。帝呼「花雲兒！風骨如花雲。」手摩膝置泣復嘆：「雲汝不死兒猶存！」一兒年十五官萬戶，九原再拜君王恩。忠臣節婦古稀有，嬰杵倘是男兒身。英靈在世竟不朽，下可爲河嶽，上可爲星辰。君不見金華文章石室史，嗟我欲賦豈有筆力回千鈞！

出東陽門下傳茶陵詩派者，有石珤、邵寶、顧清、羅玘、魯鐸、何孟春等，錢謙益比之以「蘇門六君子。」(註二) 而石、邵、顧三人尤爲眞得東陽衣鉢者。

石珤（註三）（？——一五二八）字邦彥，槁城人。成化末年（一四八七）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卒諡文隱，改文介。有熊峯集十卷。他爲東陽的得意門生，東陽每稱後進可托以柄斯文者，只有他一人。他雖才力不及東陽，然當復古派駸駸代興之日，獨堅守師說，力斥浮夸，亦不失爲堅立之士。他的長歌頗有師風，如淸夜遊云：

宮夜泠泠月華白，嬌騎踏空紅墮雪。西園門外馱鼓聲，十六院中樂齊發。楊郎蕭郎各一席，千牛嚙臂宮娃泣。坐中誰是陳宣華？寶帶猶拴繡同結。菱荷風柔酣海霞，錦繪繃樹啼雙鴉。侍臣自舞王自歌，蜥蜴香銷金縷紗。佛經僕射呼不起，梁燕才人竟冤死。潼關烽火照宮紅，猶自心輕漢天子。龍舟翩翩蔽白日，醉擁笙歌南下疾。一聲悲鐸不堪聽，至今江柳生愁色。

邵寶（註四）字國寶。無錫人。成化二十年（一四八四）進士，官至南禮部尚書，卒諡文莊，學者稱二泉先生。其詩文有春容堂集。他詩文矩度，宗法東陽；東陽也很推奬他，比之以歐陽修之知蘇軾。他的詩亦頗神似東陽，如孫翊妻云：

夫死矣，妾何敢生！夫讎爲重身爲輕。賊尙生，妾何敢死！軍中幸有報恩子：號召如風赴如水，斷賊頭，祭夫墓；白日下高天，何處黃泉路？

顧淸（註五）字士廉，華亭人。弘治五年（一四九二）進士，官至南禮部侍郎，以尙書致仕，卒諡文僖。有東江家藏集四十二卷。他的詩淸新婉麗，天趣盎然，文亦簡鍊醇雅，自嫻法律。雖波瀾氣焰，未能極俶奇偉麗之觀，在茶陵派中，亦算是挺然翹楚的了。其詩如渡江云：

昨日渡長淮，今日渡長江。長江更比長淮闊，凌空自有飛鳧雙。雙鳧飛，風不起；天靑靑，江瀰瀰，眼中不復見塵沙，只有靑山如畫裏。靑山如畫畫不如，十年歸夢繞吾廬。山中猿鶴休驚咤，從今日靑山下。

羅玘（註六）字景明，南城人。有圭峯集三十卷。當東陽依違劉瑾時，他曾遺書相責，勸東陽辭職，不要和小人同朝。書中有「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削門生之籍」一等語。然他後來祝東陽壽詩中有「白頭王孝逸，北面敢徐徐」之句，可見未背師門。他散文綽有矩度，詩非所長。然四庫提要稱其詩文「振奇側古，必自己出」，要非摹擬飣餖者可比。魯鐸（註七）字振之，景陵人，有文恪集十卷。他以素行孤高稱，文皆不甚措意，蓋其平生志趣，不在於此。然其詩於樸質中時有風趣，譬如老樹著花，亦饒姿致。何孟春（註八）字子元，郴州人。有燕泉集十卷。他服膺東陽，傳茶陵一派詩，惟才力稍弱，句調平易，然學術既深，亦自遠於俗調。

當茶陵詩派主持騷壇的時候，爲之羽翼者，有楊一淸、吳寬、馬中錫、吳儼等。

楊一淸（註九）字應寧，安寧州人。成化八年（一四七二）進士。世宗朝，官至華蓋殿大學士，以

被讒削籍，憤恚，疽發背死。後復故官，諡文襄。所著有石淙類稿四十五卷、詩二十卷，又有西征日錄等。他的詩安和典麗，其傑出之篇，可與東陽旗鼓相當，然就全體而論，終不免如絳、灌之於韓、彭。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甚至說他的詩，實有高出於東陽者，實非篤論。他的山丹題壁詩，蒼涼似杜甫，今錄如下：

關山偪仄人蹤少，風雨蒼茫野色昏。萬里一身方獨往，百年多事共誰論？東風四月初生艸，落日孤城早閉門。記取漢兵追寇地，沙場猶有未招魂！

吳寬（註一〇）字原博，號匏菴，長洲人。成化八年進士。官至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卒諡文定。有家藏集七十七卷。他學有根柢，爲當時館閣鉅手。學宗蘇氏，字法亦酷肖東坡，練素流傳，賞鑒家視爲至寶。詩文亦和平恬雅，有鳴鸞佩玉之風，以之羽翼茶陵，實如滕之有薛。黃宗羲明文案序說：「成弘之際，西涯雄長於北，匏菴、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震澤指王鏊，但鏊以制義（八股文）名，固不若寬之足以爲茶陵羽翼也。寬詩如秋雪嘆云：

吾生本江南，不慣見秋雪。見之自北都，都人亦不說。初借雨兼零，忽逐風急刮。漸看瓦溝平，似畏石城滑。陡然作寒威，貧家勢難活。米炭幾時儲？虀鹽何處斡？以至裹曲身，況也無衣褐。病體強自

支，憂世亦頗切。茲事已兩見，浹旬未遼闊。月令不深考，政事何所缺？惟天量有容，陽氣終奮發。亦日中天行，躬檐遍昭晰。涼颸只淒然，勿遽變凜冽。霏霏嘉瑞成，卻待嘉平節。

馬中錫（註一一）字天祿，故城人。成化十一年（一四七五）進士，累官至兵部侍郎，以忤劉瑾改南京工部，尋勒致仕，逮繫詔獄，斥爲民。瑾誅，起撫大同，遷右都御史，提督軍務，進左都御史，以師老無功，下獄，瘐死。有東田集六卷。他的詩句律渾成，有明珠走盤，彈丸脫手之妙。那時候東陽執盟詩壇，他雖別派孤行，然能擺脫臺閣陋習，固亦足以與東陽相羽翼的了。其詩如幽居云：

幽居人不到，撫景自流連。露重花垂地，風狂絮上天。鶯聲行酒曲，榆莢買春錢。只恐王維過，相疑是輞川。

吳儼（註一二）字克溫，宜興人。成化二十三年（一四八七）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諡文肅。有吳文肅公摘稿四卷。四庫提要說他「當何李未出以前，猶守明初舊格，無鉤棘塗飾之習。其才其學，雖皆不及東陽，而文章局度舂容，詩格亦復嫻雅，往往因題寓意，不似當時臺閣流派，沿爲膚廓。雖名不甚著，要與東陽肩隨，亦足相羽翼也。」然而我們讀他的詩，覺得近乎雕琢，如聽鄭伶琵琶云：

鄭伶名價重江東，五百梨園伎盡空。子夜猿啼殘月白，上林鶯老落花紅。江頭商婦愁無限，塞外明妃恨不同。可惜曹綱今去遠，何繇兩市鬬西風。

其他和東陽同時者，如程敏政字克勤，休寧人。有篁墩集九十三卷。他以學問賅博爲一時冠，然有詩太多，蕪蔓不窮，以之羽翼東陽，不免稍有愧色。張弼字汝弼，華亭人。有東海集九卷。爲詩有豪氣，和東陽友善。張泰字亨父，太倉人。有滄洲集十二卷。陸釴字鼎儀，崑山人。有春雨堂稿三十卷。陸容字文量，太倉人。有歸田稿三十七卷。他們三人少齊名，號「婁東三鳳。」然詩名均在東陽下。儲巏字靜夫，泰州人。有柴墟集十五卷、駉野集一卷。他爲東陽弟子，其後又和李夢陽爲友，故詩力雄厚，迴異當時臺閣之體。(註一三)

(註一)明史卷一八一。

(註二)見列朝詩集。

(註三)明史卷一九〇。

(註四)明史卷二八二儒林傳。

(註五)明史卷一八四。

(註六)明史卷二八六文苑傳二。

(註七)明史卷一六三。

(註八)明史卷一九一。

(註九)明史卷一九八。

(註一〇)明史卷一八四。

(註一一)明史卷一八七。

(註一二)同註五。

(註一三)以上各人均見明史文苑傳二。

第二節　文學的復古

當弘治、正德之際，內外漸多事，因時代環境的變遷，雍容平易的臺閣體，已不爲潮流所容，於是

茶陵一派起而振之。然茶陵派的詩文雖足以籠罩一時，還有人嫌其萎弱不足法，於是有李夢陽等起而倡言復古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弗道，唐以後事不得用，振臂一呼，應者四起，茶陵派的光焰，幾爲之盡熄，而文學復古，遂成一代風氣。

李夢陽（註一）（一四七二——一五二九）字獻吉，慶陽人。弘治六年（一四九三）進士，授戶部主事，遷郎中，以劾張鶴齡繫獄，尋宥出，代韓文艸疏劾劉瑾，謫山西布政使經歷，復摭他事下獄，得釋，瑾誅，起故官，出爲山西提學副使，坐作宸濠陽春書院記削籍，天啓中，追諡景文。有空同集六十六卷。他恃才傲物，遭時不遇，行爲遂多乖戾：嘗爲劾張皇后的弟弟鶴齡而得罪下獄，後來路上碰到了鶴齡，便乘着酒醉，大罵他一頓，用馬鞭子摧折了他兩個門牙。居官的時候，僚屬有不協的，便手披其頰；宴客則自居上坐，使客居下坐，其狂僻大抵如此。又當劉瑾把他下在監獄裏想殺他的時候，他求救於康海，海爲他去見劉瑾，替他說情，後來劉瑾敗了，康海就爲了救他的緣故，坐劉瑾黨落職爲民，他不但不爲康海設法，反在那裏譏議康海，馬中錫爲作中山狼傳，譏斥他的負心，康海對山集有讀中山狼傳詩云：「平生愛物未籌量，那計當年救此狼！笑我救狼狼噬我，物情人意各無妨。」他和

李東陽有師生之誼，（註二）他的坐事繫獄，東陽也曾出全力救他，他後來對於東陽的詩文，也盡情詆斥，至譏為「工雕浮靡之詞，取媚時眼。」（註三）他嘗在大梁書院田碑中有過這樣的兩句話：「寧僞言欺世而不可使天下無信道之名，寧矯情干譽而不可使天下無仗義之稱。」後人以為這兩句不啻他自己招供。然他當時以劾劉瑾得禍，士大夫震其氣節，而才力雄健，持論又高，實足以竦當代之耳目，所以學者翕然從之。他對於文學上的見解，以為：「今人摹臨古帖，不嫌太似，反曰能書；詩文之道，何獨不然！」所以他主張散文及古體詩必效漢、魏，近體詩當法盛唐，教天下毋讀唐以後書。他既提出了這個主張，自己便依了這個主張去實行模仿古人。所以他的散文，貌似秦、漢，故作聱牙，以艱深文其淺陋，詩則古體必漢、魏，近體必盛唐，往往句擬字摹，犯了食古不化的毛病。他的文不必深論，詩則頗有為後人所傳誦者。如：

清風店南逢父老，告我己巳年間事：——店北猶存古戰場，遺鏃尚帶勤王字。憶昔蒙塵實慘怛，反覆勢如風雨至。紫荊關頭晝吹角，殺氣軍聲滿幽、朔。胡兒飲馬彰義門，烽火夜照燕山雲。內有于尚書，外有石將軍。石家官軍若雷電，天清野曠來酣戰。（錢謙益評云：敍事上下文不相關鎖。）

朝廷既失紫荊關，吾民豈保淸風店。牽爺負子無處逃，哭聲震天風怒號。兒女牀頭伏鼓角，野人屋上看旌旄。將軍此時挺戈出，殺胡不異艸與蒿。追北歸來血洗刀，白日不動蒼天高。萬里煙塵一劍掃，父子英雄古來少。天生李晟爲社稷，周之方叔今元老。單于痛哭倒馬關，羯奴半死飛狐道。處處懽聲噪鼓旗，家家牛酒犒王師。休誇漢室嫖姚將，豈說唐朝郭子儀。——沈吟此事六十春，此地經過淚滿巾。黃雲落日古骨白，沙礫慘淡愁行人。行人來折戰場柳，下馬坐望居庸口。卻憶官軍迎駕初，千乘萬騎下皇都。乾坤得見中興主，日月重開再造圖。梟雄不數雲臺士，楊、石齊名天下無。（錢評云：內于外石，至此忽舉楊、石，何其突兀不相照應？）嗚呼楊、石今已無，安得再生此輩西備胡！

——石將軍戰場歌

此詩音節激昂，在他的詩集中不可多得的作品，然細按其內容，誠如錢謙益所說：「敍事錯互，比擬失倫，但矜才氣，絕無脈理。」（註四） 後人對於他的詩文，頗多譏評，今列舉錢謙益、陳文述的批評如下：

錢謙益說：「獻吉以復古自命，曰：『古詩必漢、魏，必三謝；今詩必初、盛唐，必杜，舍是無詩焉。』

牽率摹擬，剽賊於聲句字之間，如嬰兒之學語，如童子之洛誦，字則字，句則句，篇則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冏如是乎？天地之運會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而必曰：『漢後無文，唐後無詩，』此數百年之宇宙日月，盡皆缺陷晦蒙，必待獻吉而洪荒再闢乎？獻吉曰『不讀唐以後書，』獻吉之詩文引據唐以前書，紕謬挂漏，不一而足，又何說也？」（註五）

陳文述說：「……即言其詩，亦甚乖謬：詩宗漢、魏，似已；然漢魏之詩不一家。唐人宗少陵，似已；然唐人之名家不少，即少陵詩亦不一格。夢陽全以摹仿為能，夫摹仿未有不流剽竊者也。……若就其體製而論：沈歸愚明詩別裁謂『夢陽五古，宗法陳思、康樂，過於雕刻，未極自然。』其實豈止不自然而已。七古如詩者不過數篇，餘則學杜有作賊傷事主之病；何仲默譏為『小兒倚壁能行，否則仆地，』良非過苛。七律為世所推，不知最無足觀，摹仿少陵，皆其下駟及拗體耳，求其完善堪壓卷者，指不能一再屈也。至絕句本非少陵所長，亦復效之，其無識不待言矣。」（註六）

錢陳兩氏的批評，頗能切中夢陽之病。平心而論，夢陽才思縱橫，亦自不可多得，假使他不走入魔道，在文學上的成就，必有可觀。後人有推獎他的復古之功為不可沒的，如陳田說：「迨李、何起而壇坫

下移郎署，古則魏、晉，律必盛唐。海內翕然從之。譬之力侔賁育則勇夫奪氣，音希韶濩則他樂不講，取法乎上，勢不得而阻也。」（註七）又說：「茶陵詩文，固自可傳，而空同復古之功，亦不可沒。」（註八）亦有指斥他為貽誤後學的，如黃宗羲說：「空同矯為秦、漢之說，……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靡然而為黃茅白葦之習，……三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死者，大概便其不學耳。」（註九）我們如果說他是功之首，罪之魁，大概沒有什麼不對的罷。

李夢陽倡言復古，為之犄角者有何景明；為之羽翼者有徐禎卿、邊貢，號稱「弘正四傑」。

何景明（註一〇）（一四八四——一五二二）字仲默，信陽人。弘治十五年（一五〇二）進士，授中書舍人。正德初，劉瑾亂政，遂謝病歸，瑾誅，用李東陽薦，再除中書，直內閣制敕房。久之，轉吏部員外郎，出為陝西提學副使，嘉靖初，引疾歸，抵家六日而卒。其詩文有大復集三十八卷。他先和夢陽倡復古之論，名成之後，互相詆諆，兩家壁壘，屹不相下，然摹擬蹊徑，所短略同。他論詩文，以為：「詩溺於陶（潛）謝（靈運），力振之古詩之法亡於謝。文靡於隋，韓（愈）力振之，古文之法亡於韓。」其好為高論大言，以欺世弔詭，亦和夢陽略同。所以弘、正間的文學復古派，他和夢陽實為首領，後人亦

每以何李並稱。然平心而論，他才氣實高出夢陽，雖詩宗李、杜，文仿馬、班，而不像夢陽那樣的字規句模，故詞采秀逸，往往有之。當李、何兩家斷斷爭辯的時候，薛蕙有詩批評兩家說：「俊逸終憐（憐作愛字解）何大復，粗豪不解李空同。」是在當時已有定評了。清汪端明三十家詩選對於空同頗致不滿，而對他卻多好評。她說：「大復天才高瞻，體被文質。五言擷三謝之菁英，近體臻嘉州之堂奧，本不必以學杜爲重。惟七古及在京時律詩，法杜之氣格，而不規撫字句，雄深宕逸，時或近之，度越空同，奚止十倍！余嘗與澄懷共論李、何得失，以爲：空同學杜，新莽之於周公也；大復學杜，王景略之於諸葛武侯也。前後七子，自當以大復爲冠，試取諸人詩平心讀之自見矣。」我們且讀景明的詩：

十二峯頭秋艸荒，冷煙寒月過瞿塘。青楓江上孤舟客，不聽猿聲也斷腸。

——竹枝詞

清晨發平越，霧暗山益密。僕夫各相戒，路遠恐迷失。薄午游氣清，參差衆峯出。鷄鳴溪谷中；始見崖上日。雲葉分杳冥，高原被華實。秋風起叢林，輿感乃非一。悠悠遠行游，歷險難具述。

——平越

徐禎卿(註一一)(一四七九——一五一一)字昌穀，一字昌國，本琴川人，徙家吳縣。弘治十八年(一五〇五)進士，除大理寺左寺副，乞徙南就養，會失囚，降國子監博士，卒於京師，年僅三十三。有迪功集六卷、談藝錄一卷。他天性穎異，爲諸生時已工詩歌，作詩有「文章江左家家玉，煙月揚州處處花」之句，爲時傳誦。登第後，與李夢陽遊，悔其少作，旣而趨漢、魏、盛唐，吳中名宿頗譏誚他學步邯鄲。他的論詩宗旨，見於談藝錄及與李夢陽書，如說：「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勵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繩古以崇辭，或未臻其奧，吾亦罕見其失也。」又說：「繩漢之武，其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體，其弊也不可以悉。」據其所談，仍舊是夢陽摹古的門徑。然而他雖和夢陽同調，而其丰神氣魄，故自不同，中原習氣未深，江左流風猶在，所以夢陽說他「大而未化，蹊逕存焉。」他的詩和景明源流略同，然景明俊逸而他矜貴，又有不同之處。他的詩如偶見云：

深山路曲見桃花，馬上匆匆日欲斜。可奈玉鞭留不住，又銜春恨到天涯。

邊貢(註一二)(一四七六——一五三二)字廷實，歷城人。弘治九年(一四九六)進士，官至

南京戶部尙書。有華泉集十四卷。他少負才名，美風姿，所交多海內名士；少與李夢陽善，晚年亦與之不協，所以他染夢陽的習氣未深。其近體詩秀整婉約，有盛唐遺韻。如重贈吳國賓云：

漢江明月照歸人，萬里秋風一葉身。休把客衣輕浣濯，此中猶有帝京塵。

李、何、邊、徐四人，加入王廷相、康海、王九思號「七才子」，亦稱「前七子」

王廷相（註一三）（一四七四——一五四四）字子衡，儀封人。弘治十六年（一五〇三）進士，官至兵部尙書。有王氏家藏集六十八卷。他起李、何之後，而凌厲馳騁，欲與並駕齊驅。他對於李夢陽推崇備至，稱其「掩蔽前賢，命令當世，秦、漢以來，罕見其儔。」但後來夢陽旣已浪得大名，目空一切，不把他放在眼裏，他對於夢陽，也就頗有微辭。然而軌轍相循，他的詩亦不出李、何一派的門戶。如豬袍將軍謠云：

萬壽山前擂大鼓，豬袍將軍號威武。三邊健兒猛如虎，左提戈，右張弩，外庭言之豬袍怒。牙旗閃閃軍門開，紫茸罩甲如雲排。大同來？宣府來？

康海（註一四）（一四七五——一五四〇）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十五年（一五〇二）進士第

一，授翰林修撰，以救李夢陽落職爲民。有對山集十卷。他罷免以後，縱情聲伎，間作樂府小令，使二青衣被之弦索，歌以宥觴，於文章不復精思，詩尤頹放。然他於詩文持論甚高，初和夢陽興起古學，排抑茶陵，一時奉爲標的，也是復古派中的一個健將。他的散文，逸氣往來，翛然自異，比較李夢陽的割剝秦、漢者，又自不同。詩亦利鈍互見。今錄其豔詞一首，以見他晚年縱情聲伎之一斑：

沓撥朱弦舞袖長，楊花默默杏花香。幾時逐得春遊隊，爛向東風醉海棠。

王九思（註一五）字敬夫，鄠縣人。弘治九年（一四九六）進士，官至吏部郎中，坐劉瑾黨，降壽州同知，尋勒致仕。有渼陂集十六卷，又有碧山樂府五卷。他的詩文初學茶陵一派，其後李夢陽等倡言復古，他舍所學而從之。其自序渼陂集說：「始爲翰林時，詩學靡麗，文體萎弱。其後德涵、獻吉導予易其習，獻吉改正予詩稿今尚在，而文由德涵改正者尤多。」然他長於樂府，詩則雄健不如夢陽，文尤粗率，甚於康海。詩如游西莊春日行樂詞云：

渭北神仙府，春來樂事多。花枝侵舞榭，日色豔宮羅。麗曲嬌鶯妬，紅顏細馬馱。更憐明月上，流影入金波。

前七子中去王廷相，加入顧璘、朱應登、陳沂、鄭善夫號十才子。

顧璘（註一六）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九年（一四九六）進士，官至南刑部尙書。所著有浮湘集四卷、山中集四卷、憑几集五卷、續集二卷、息園存稿詩十四卷、文九卷。他初與同里陳沂、王韋號「金陵三傑，」後來應登繼起，號「四大家。」四庫提要說他的詩「遠挹晉安之波，近躡信陽之乘，在正德、嘉靖間固不失爲第二流之首也。」如懊惱曲云：

小時聞長沙，說在天盡處。人言見郎船，已過長沙去。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弘治十二年（一四九九）進士，官至雲南布政使參政。有凌谿集十八卷。他生平推李夢陽、康海爲宗，嘗口占絕句云：「文章康、李傳新體，驅逐唐儒駕馬遷。」其推服如此。然才力不及康、李，詩之可誦者極少，今姑錄其滇中懷歸詩以示例：

連巖望不極，唯見鳥飛還。鄉心落何處?日沒禺同山。

陳沂字魯南，先世鄞人，徙上元。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進士，官至山西參政，行太僕卿。有遂初齋，拘墟館二集。他長於持論，極言一時學杜之弊，雖名列十才子，而和復古派氣味不相投。當時大

江南北，文士稱朱、顧、陳、王，王指王韋，和他都善於持論，而詩不盡工。

鄭善夫（註一七）字繼之，閩人。弘治十八年（一五〇五）進士，官終南吏部郎中。有少谷山人集二十五卷。他的詩以學杜爲多，王士禎池北偶談說宋明以來詩人學杜者，惟他得杜骨。但摹擬極肖，融化爲難。所以他的作品拙直枯悴，終不免詩囚之目。

（註一）明史卷二八六文苑傳二。

（註二）李夢陽嘗師事李東陽，空同集詩有「吾師崛起楊與李，力挽一髮回千鈞」之句可證。楊指楊一清。

（註三）見空同集朱淩溪墓志。

（註四）見列朝詩集。

（註五）同上。

（註六）見頤道堂文集書李空同集後。

（註七）見明詩紀事丁籤序。

（註八）見明詩紀事丁籤。

（註九）明文案序下（見南雷文約）。

（註一〇）同註一。

（註一一）同上。

（註一二）同上。

（註一三）明史卷一九四。

（註一四）明史附李夢陽傳。

（註一五）同上。

（註一六）同上。下朱陳二人均附璘傳。

（註一七）同註一。

第三節　這一時期的獨立作家

當茶陵派、復古派的詩文相繼風行的時候，有幾個卓然自立，不依門傍戶的作家，應該特別提

出來的敍述在這裏。我們立在文學的見地上，先把比較最重要的作家王守仁升列於其他作家之前，年代雖有些錯亂，但這是無法避免的。

王守仁（註一）（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字伯安，其先琅琊人，徙餘姚。弘治十二年（一四九九）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兵部，以忤劉瑾，謫貴州龍場驛丞。瑾誅，歷官至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卿、兵部尚書等，封新建伯，卒諡文成。嘗築室陽明洞，自號陽明子，學者稱陽明先生。有王文成全書三十八卷。他嘗平大帽山、斷藤峽諸賊，定宸濠之亂，勳業事功，炳燭一代。他又是一個理學大家，他的不朽並不在於詩文。然而他的散文特雅健有光采，上承宋濂、方孝孺之緒，下開王愼中、唐順之、歸有光之先；詩格尤典正不尙奇巧。在明代文學史上，他不愧爲一個卓然自立的作家。他十一歲的時候，隨他的祖父到京師，過金山寺，他的祖父和許多客人飲酒賦詩，大家正在沈吟的時候，他早已做成了一首，大爲座客所驚嘆。後來他爲觸犯了劉瑾，被謫爲龍場驛丞，南下到了錢塘江，劉瑾差了他的心腹跟隨了來，想加以殺害。他假託着投江，避去了劉瑾差來的人，附商船向舟山出發，船在海上遇着大風，竟漂流到福建海岸。他有一首詩詠這回航海的事情道：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在月明的靜夜中險惡的風濤上，他卻毫不驚懼地把目前的危險看做浮雲之過太空，這是何等的胸襟！他有過一個時期溺於詞章之學，後來自己懊悔了，說「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爲無用之虛文也」！便斷然舍去，一意研究心性之學。謫遷龍場以後，居夷處困，始悟「格物致知」的奧妙，從此他跑出了文學界，成爲一位理學大師了。他在龍場驛時所作的瘞旅文，情文並至，使數百年後讀之猶爲淚下。其文云：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哭。」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予曰：「噫！吾與爾猶彼也！」二童子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鷄、飯三盂，吁嗟涕洟而告之，曰：——

「嗚呼傷哉！繄何人？繄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游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則宜欣然就道，曷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之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葬爾於腹，不至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

歌曰：——

連峯際天兮，

飛鳥不通。
游子懷鄉兮，
莫知西東。
莫知西東兮，
惟天則同。
異域殊方兮，
環海之中。
達觀隨寓兮，
奚必予宮？
魂兮，魂兮，
無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

與爾皆鄉士之離兮，
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
性命不可期；
吾苟死於茲兮：
率爾子僕來從予兮，
吾與爾遨以嬉兮，
驂紫彪而乘文螭兮，
登望故鄉而噓唏兮。
吾苟獲生歸兮：
爾子爾僕尙爾隨兮，
無以無侶悲兮！
道旁之塚纍纍兮，

相與呼嘯而徘徊兮。
飧風飲露，無爾飢兮。
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
爾安爾居兮，
無爲厲於茲墟兮！

當復古派沒有興起，茶陵詩派執盟騷壇的時候，長洲沈周以畫名一代，詩亦揮灑淋漓，自寫天趣，在茶陵詩派外，別樹一幟。其後文徵明、唐寅、祝允明等皆以書畫名，詩亦各有所長，而都近於山林隱逸一流。在這個時代裏雖算不得偉大的作家，但亦可稱教外別傳了。

沈周（註二）（一四二七——一五〇九）字啓南，長洲人。隱居不仕。有石田詩選十卷、耕石齋石田集九卷。他以畫名，詩非所留意，然以棲心邱壑，名利兩忘，風月往還，煙雲供養，其胸次本無塵累，故所作亦不雕不琢，自然拔俗，寄興於町畦之外，可以意會而不可加以繩削，在當時也不愧是一個獨立的作家。其從軍行云：

馬上黃沙拂面行，漢家何日不勞兵！匈奴久自忘甥舅，僕射今誰托父兄？雲暗旌旗婆勒渡，月明刁斗受降城。左賢早待長繩縛，莫遣論功白髮生。

文徵明（註三）（一四七〇——一五五九）初名壁，以字行，更字徵仲，號衡山，長洲人。以歲貢薦授翰林院待詔。有甫田集三十五卷。他和沈周都以書畫名，亦並能詩：周詩揮灑淋漓，但自寫天趣，如雲容水態，不可限以方圓；他的詩則雅飭之中，時饒逸韻。他和徐禎卿、唐寅、祝允明有「吳中四子」之目，後禎卿從何、李遊，他和唐寅等獨能卓然自立，不屑依傍門戶。他有病起遺懷二律，爲卻寧王宸濠的徵聘而作，辭婉而峻，拒人於千里之外，讀其詩便可想見其爲人：

潦倒儒官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

經時臥病斷經過，自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如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

唐寅（註四）（一四七〇——一五二三）字伯虎，一字子畏，吳人。弘治十一年（一四九八）

鄉試第一，坐事下獄，放歸。寧王宸濠嘗用厚幣徵聘他，他察其有異志，便佯狂使酒，故意使宸濠不能堪，宸濠才放他還吳中。其後歸心佛氏，取四句偈自號六如居士。有六如居士集。他以畫名，於詩文不甚措意，嘗說：「後世知我不在此。」晚年益自放，做詩不計工拙，然才氣爛漫，時復斐然。他有言志詩云：

　　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閒來寫就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

祝允明（註五）（一四六〇——一五二六）字希哲，長洲人。弘治五年（一四九二）舉於鄉，除興寧知縣，遷應天通判，自免歸。其詩文有懷星堂集三十卷。他右手枝指，故自號枝指生。他和唐寅並以放誕為世指目，寅善畫而他以書名。他的詩取材頗富，造語頗妍；文亦瀟洒自如，不甚倚門傍戶。其詩如秋日閒居云：

　　逃暑因能暫閉關，不須多把古賢攀。幷拋杯勺方為懶，少事篇章未礙閑。風墮一庭鄰寺葉，雲開半面隔城山。浮生只說潛居易，隱比求名事更艱。

和文、唐、祝等同時的，有孫一元者，以山林隱逸之流，發為清爽冲和之音，其詩在這一時期的獨

立作家中，亦可說是挺然翹楚的了。

孫一元（註六）（一四八四——一五二〇）字太初，自稱秦人，或傳為安化王之孫，也有說他是四川人的。王世貞題他的墓詩說：「死不必孫與子，生不必父與祖；突作憑陵千古人，依然寂寞一坏土。」蓋他的蹤跡詭異，在當時已不能確定他是那一地方的人了。他嘗棲太白之巔，故自號太白山人。又嘗西入華山，南入衡山，東登泰山。又曾到過吳中，和劉麟、吳琉、陸昆、龍霓稱「苕溪五隱。」又嘗和文徵明、朱朴等相唱和。後來和施姓的女兒結婚，遂終老於吳興。今所存有太白山人漫稿八卷。四庫提要說：「一元才地超軼，其詩排奡凌厲，往往多悲壯激越之音。靜志居詩話謂其『瓣香在黃庭堅，』體格固略相近；然庭堅之詩沈思研練而入之，故蟠拏倔強之勢多，一元之詩軒豁披露而出之，故淋漓豪宕之氣盛；其意境亦小殊也。」然在我們看來，他究竟是山林隱逸之流，其詩不完全以淋漓豪宕見長。清汪端說他的詩「如山紅澗碧，冷豔可人。」比之以林逋，庶幾近之。我們且讀他的詩：

來往不逢人，家住山深處。獨鶴忽飛來，風動月中樹。

——山中

瓦瓶倒盡醉難醒，獨抱漁竿臥晚汀。風露滿身呼不起，一江流水夢中聽。

——醉吟

在這一時期的貴族中，如秦簡王誠泳、肅靖王眞游，都以能詩名：

秦簡王誠泳（註七）號賓竹道人，太祖五世孫。宏治元年（一四八八）以鎭安王襲封，十一年薨。所著有小鳴藁十卷。他當十歲的時候，嫡母陳妃教他唐詩，日記一首。嗣位後日賦一篇，從沒有間斷過。其詩古體清淺而質朴，近體諧婉可誦，七絕尤爲擅場，往往有晚唐格意，那時候的館閣之中，倒沒有這樣的清音了。如秋夜云：

秋聲溢耳不堪聽，燕坐高齋戶半扃。月滿窗前明似晝，梧桐如雨下空庭。

肅靖王眞游（註八）恭王貢錝子，太祖五世孫。成化中、封世子，嘉靖五年（一五二六）薨。有星海集。他博雅好文，善爲詩，詩調高古，言邊塞事尤感慨有意。如塞上云：

遠出漁陽北擊胡，將軍談笑挽雕弧。千金底購單于首，贖得沙場戰骨無？

此外尙有幾個應該一提及的：在成、弘之際，莆田林俊，（註九）爲文體裁不一，大都奇崛博奧，不

沿臺閣之派；詩學山谷、後山兩家，頗多隱澀之詞，而氣味頗能遠俗。餘干人張吉（註一〇）詩文兢守先民矩矱，高明不及王守仁，而篤實勝之；才雄學富不及李、何，而平正通達則勝之。合州人鄒智（註一一）詩文多發於至性，不假修飾之功，雖間傷樸遬，而眞氣流溢，感人者深。吳江人史鑑（註一二）爲詩落落無俗韻。莆田人方良永（註一三）爲文信筆揮灑，雖不刻意求工，而和平坦易，轉比鉤棘摹擬者爲佳。其同鄉人鄭岳（註一四）爲詩深於諷諭之體，文亦落落遠俗。安仁人劉麟（註一五）嘗依姻家吳珫於長興，和孫一元、文徵明等相唱和，其詩都盎然天趣，讀之足消鄙吝。泰興人張羽（註一六）爲詩規摹盛唐，不落纖巧之習。故城人孫緒（註一七）爲文沈著有奇氣，其所著無用閒談，深以李夢陽等貌襲秦、漢爲非，亦當時一卓然自立的作家。宜興人杭濟、及其弟淮（註一八）並負詩名，和李夢陽等唱和，其詩格清體健，在弘、正之際，不高談古調，亦不沿襲陳言，頗諧中道。德清人陳霆（註一九）以塡詞稱一時能手，其詞豪邁激越，有蘇辛遺範，如踏莎行（晚景）云：

流水孤村，荒城古道，槎牙老木烏鳶噪。夕陽倒影射疏林，江邊一帶芙蓉老。風暝寒煙天，低衰艸。登樓望極羣峯小。欲將歸信問行人，青山盡處行人少。

金華人潘希曾，爲文直抒胸臆，不尙模仿。上海人陸深，(註二一)當正、嘉之際，七子之派盛行，而他的詩文獨以雅正和平爲宗，毅然不失其故步。嘉定人安磐(註二二)爲詩風神獨絕，尤長於批評，嘗譏當時的復古派的詩爲紙牡丹，也是一個皎然拔俗的作家。朝邑人韓邦奇(註二三)記聞淹通，學有根柢，當正、嘉之際，李、何方以復古相號召，他獨不相附和，以著書餘事，發爲文章，不必沾沾求合於古人，而學有根柢，和掇拾浮華者不同。南城人夏良勝，(註二四)詩文雖無意求工，而皆嶽嶽有直氣，雖不以詞藻著名，要非雕章繪句之士所可同日語。吳縣人楊循吉，(註二五)生平詩文雜著幾及千卷，然以任誕不羈，其詩往往近俳體。其他如增城人湛若水，(註二六)安陽人崔銑、泰和人羅欽順、懷慶人何塘、(註二七)崑山人魏校，永豐人夏尙樸，(註二八)並以理學名，其詩大都作擊壤體，雖不至爲有韻之語錄，但在此可置之不論的。此外見於明史文苑傳者，如常熟人桑悅、祥符人李濂等，皆以詩文名一代，然比較上述諸家，似都未逮。至楊愼、薛蕙、王廷陳等，在正德嘉靖之際，卓然名家，當在下章敍述。

(註一)明史卷一九五。

(註二)明史卷二九八陳逸傳。

（註三）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

（註四）明史附文苑徐禎卿傳。

（註五）同上。

（註六）同註二。

（註七）附見明史卷一一六秦王樉傳。

（註八）附見明史卷一一七肅王楧傳。

（註九）明史卷一九四。

（註一〇）明史無傳。

（註一一）明史卷一七九。

（註一二）明史無傳。按明憲宗、孝宗時有兩史鑑，其一長洲人。此史鑑著有西村集八卷，見四庫總目別集類。

（註一三）明史卷二一一。

（註一四）明史卷二〇三。

（註一五）明史卷一九四。

（註一六）明史有傳。按此張羽字舉風，泰興人。與明初「吳中七傑」之張羽同姓名，而皆工詩，豈有心仿效藺相如之慕歟？

（註一七）明史無傳。

（註一八）兩人明史均無傳。

（註一九）明史無傳。

（註二〇）同上。

（註二一）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

（註二二）明史卷一九二。

（註二三）明史卷二〇一。

（註二四）明史卷一八九。

（註二五）明史附文苑徐禎卿傳。

（註二六）明史卷二八三儒林二。

（註二七）以上均見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一。

（註二八）以上同註二六附龔諒傳。

第四章　嘉靖萬曆間的文學

第一節　嘉靖間的詩人

復古派的詩文，到了嘉靖初，聲勢雖盛，而後生英俊，已稍稍厭棄，誠如陳田所說明詩紀事序的：「城中高髻，里婦捧心。下士趨風，有識走避。」於是散文方面，有王愼中等起，變秦漢爲歐曾。詩歌方面，則有高叔嗣四皇甫等，都能擺脫窠臼，自抒情性。這一個時代，是黃宗義所謂「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註一）的時代。現在先從詩歌方面講起：

在這裏我們又須把年代提前些：當正、嘉之際，楊愼、薛蕙、王廷陳等，都能卓然自立，不隨風會爲轉移。嘉靖初文體將變，這幾個是承先啓後的作家。

楊愼（註二）（一四八八——一五五九）字用修，新都人。正德六年（一五一一）第一人及

第，授修撰，以議禮杖謫永昌。天啟初，追諡文憲。有升菴集八十一卷、遺集二十六卷。他以宏才碩學，創為淵博之體，自謂得初唐之格，想於李、何外拔戟自成一隊。但可惜專言格調，未免和復古派一樣的墮入摹仿古人的魔道，所以錢謙益說他「摹仿慣則瑕疵互見」(註三) 然而在正、嘉之際，他實不失為一個承先啟後的作家。其詩如于役江鄉歸經板橋云：

千里長征不憚遙，解鞍明日問歸橈。眞如謝朓宣城路，南浦新林過板橋。

他又長於塡詞，所緝百琲眞珠、詞林萬選，後人推為詞家功臣。其詞如誤佳期云：

今夜風光堪愛，可惜那人不在！臨行多是不曾留，故意將人怪。　雙木架鞦韆，兩下深深拜，條香燒盡紙成灰，莫把心兒壞。

薛蕙(註四)(一四八九——一五四一)字君采，亳州人。正德九年(一五一四)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官至員外郎中，以議大禮下詔獄，尋復職，未幾罷歸。有考功集十卷。當正、嘉之際，李、何聲勢方盛，他獨以清削婉約介乎其間。其詩雖亦擬議多而變化少，然當其自得，覺筆墨之外，別有微情，非生吞漢、魏，活剝盛唐者比。其後詩文之體漸變，論者以為蕙實啟之。其詩如莫愁曲云：

儂家住石頭，綠水繞歌樓。不是工娛客，何緣字莫愁？

王廷陳（註五）字稚欽，黃岡人。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進士，改庶吉士，授吏部給事中，諫南巡杖謫裕州知州，尋免歸。有夢澤集二十三卷。他少年高第，恃才傲物，致放廢終身。其詩意足語圓，軒然出俗，在正、嘉之際亦稱一時之秀。當武宗將南巡的時候，他和同館汪應軫等上書諫阻，學士石珤恐其獲罪，特阻止他們，他作烏母謠書於翰林院壁間，其詞云：

烏母謂烏子：弋人在傍汝勿啼！弋人得知將汝歸，我但高飛起，安能救汝爲？

楊愼等雖欲一變李、何之體，但自己也落了摹仿古人的窠臼，終未能於李、何外別樹一幟。求能直抒胸臆，擺脫窠臼，不拘拘於一家一格。而婉惻悲涼，恬吟密詠，可稱中立而不倚的，在嘉靖初、要推高叔嗣。

高叔嗣（註六）（一五〇一——一五三七）字子業，祥符人。嘉靖二年（一五二三）進士，官至湖廣按察使。有蘇門集八卷。他十六歲的時候作申情賦幾萬言，由是知名。初受知於李夢陽，然其詩擺脫窠臼，自抒情性，乃迥與夢陽異調。王世貞藝苑巵言說：「高子業詩如空山鼓琴，沈思忽往，木

葉盡脫，石氣自淸。又如衞洗馬言愁，憔悴婉篤，令人心折。」王世懋藝圃擷餘亦說：「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洮洮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王、孟，我明其徐昌穀、高子業乎？二君詩有不同，而皆巧於用短：徐以高韻勝，有蟬蛻軒舉之風；高以深情勝，有深閨愁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有時與廢，二君必無絕響。」世貞、世懋論詩頗有異同，而品題叔嗣則兩相符契，可見至當之論是無從變易的。其詩如病起偶坐云：

空齋晨起坐，慵遊罷不適。微雨東方來，陰靄條終夕。久臥不知春，茫然怨行役。故園芳艸色，惆悵今如積。

嘉靖初詩人除高叔嗣外，華察的詩冲淡閒曠，近乎陶潛一流。皇甫冲兄弟以造詣古澹，爲吳中後起之秀。

華察（註七）（一四九七——一五七四）字子潛，號鴻山，無錫人。嘉靖五年（一五一六）進士，官至侍讀學士，掌南院，罷歸。有巖居稿八卷。他里居時，和施漸、王懋明、姚咨相唱和，稱「錫山四友。」其詩才思不及高叔嗣，然在當時亦不失爲一有名作家。如惠山寺與子羽話別云：

看山不覺暝，月出禪林幽。夜靜見空色，身閑忘去留。疏鐘隔雲度，殘葉映泉流。此地欲爲別，諸天生暮愁。

皇甫冲（註八）字子浚，長洲人。嘉靖七年（一五二八）舉人。有華陽集六十卷。他和其弟涍、汸、濂並以詩名，號「四皇甫」。涍先卒，汸、濂都已成進士，而他猶上公車，蹭蹬了二十多年而死。他的詩摹古不化，遠出汸、濂之下。錢謙益列朝詩集引金陵張文約的話說「四甫之才，子浚爲冠，」要非篤論。今舉其可誦的一首如下：

北地無暄候，不知冬與春。朝來原上草，忽見一叢新。能亂行邊思，渾迷望裏神。天涯三月暮，猶作未歸人。

——見新草

涍字子安，冲弟。嘉靖十一年（一五三三）進士，官至浙江按察使僉事。有少玄集二十六卷，外集十卷。他的詩以五言爲最工，蕭疎古澹，謖謖如松下風。才思少遜其弟汸，而格韻固未多讓。其詩如長安官舍對新月云：

雨後延新月，杯前共此身。微暉不照綺，淸漢欲生塵。自惜行將老，相看只合貧。開秋思無限，重感獨歸人。

汸字子循，別號百泉子，涍弟。嘉靖八年（一五二九）進士，官終雲南按察僉事，以大計免官。有司勳集六十卷。他在兄弟中最爲老壽，死的時候，年紀已經八十歲了。其詩古體源出三謝，近體源出中唐，而雅飭雍容，不事雕琢，在兄弟中最爲白眉。其後和王世貞齊名，時人謂「百泉如齊、魯，變可至道；弇州如秦、楚，強遂稱王。」他的詠月詩最可誦，如對月答子浚懷諸兄弟作云：

南北何如漢兩京，迢迢吳越兩鄉情。謝家樓上淸秋月，分作關山幾處明？

濂字子約，一字道隆，沖弟。嘉靖二十三年（一五四四）進士，官終興化同知。有水部集二十卷。他的詩雖不及他的哥哥，然善於言情，吳中先輩盛稱他的悼子詩，以爲不減安仁悼亡，能敍悲怨。今錄其第二篇如下：

冥冥雨露集，熙熙歲始更。蠢蠢各有化，人理獨無生！念我泉下子，一絕如朝榮。生男待以終，胡爲遘天癸？淸塵布虛室，塞晦凝軒屏。流目無存影，涕淚交霑纓。悁懷何能已，嘆息每遺聲。堂闃曠基

迹，詩書空復盈。奚但腸九迴？心膂成頹崩！愧乏延陵達，無乃傷吾明？

其他如許宗魯（註九）字伯誠，一字東侯，咸寧人。有少華、陵下、遼海、歸田等集五十二卷。其詩音亮氣遒，寓和婉於悲壯之中，為關中有名的詩人。黃佐（註一〇）（一四九〇——一五六六）字才伯，香山人。有泰泉集六十卷。他的詩吐屬冲和，頗見研練，那時候茶陵之焰已燼，北地之鋒方銳，猶能力存古格，不失雅音。南園後五子中如梁有譽、區大任等，都是他的弟子。又當嘉靖初，益都人石存禮（註一一）致仕歸，和藍田、馮裕、劉澄甫、陳經、黃卿、劉淵甫、楊應奎八人，結海岱詩社，其詩都清雅可觀，無三楊臺閣之習，亦無七子摹擬之弊。又海鹽人朱朴（註一二）嘗和文徵明、孫一元等相唱和，嘗結小瀛洲詩社，一時林下諸賢，並邀入社。其詩雖未脫臨摹之迹，在嘉靖初亦不失為一時一地的領袖。而楊繼盛（註一三）以經濟氣節重一代，詩文多披肝裂膽之作。其手書「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一聯，今猶流傳。遺囑一篇作於臨命前一夕，數千言無一字塗改，至今世守，尤足見其所養；詞雖質樸，而忠孝之意油然，足以感動百世。其他萬曆間的詩人，將於第六節中述之。

（註一）見明文案序上。

(註二)明史卷一九二。

(註三)見列朝詩集。

(註四)明史卷一九一。

(註五)明史卷二八六文苑傳。

(註六)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

(註七)同上，附王慎中傳。

(註八)明史卷同上，附涍傳。汸、濂亦附涍傳。

(註九)明史無傳。

(註一〇)同註六。

(註一一)明史無傳。

(註一二)明史無傳。

(註一三)明史卷二〇九。

第二節　變秦漢爲歐曾

自何、李提出「文必秦、漢」的口號以後，一字一句，摹擬古人，其結果徒襲秦、漢的面貌，生吞活剝，詰屈聱牙，散文方面遂沒有可讀的作品。嘉靖初王慎中、唐順之等起而爲歐（陽修）曾（鞏）之文，以矯李、何之弊，茅坤、歸有光爲之羽翼，李、何文集幾過不行。雖然王、唐等還是一樣的摹仿古人，但變秦漢爲歐、曾，易詰屈聱牙爲文從字順，究竟比較的是近代些，自然些，所以那時候便有幾篇散文可以供我們諷誦了。

王慎中（註一）（一五〇九——一五五九）字道思，晉江人。嘉靖五年（一五二六）進士，官至河南布政使參事。後罷官，屏居二十年卒。有遵巖集二十五卷。他當時和唐順之、陳束、李開先、熊過、任瀚、趙時春、呂高稱八才子，相與切劘爲詩文。初亦高談秦、漢，以爲漢以下著作無足取，後來取宋人書讀之，覺其味長，而曾鞏、王安石、歐陽修之文尤可喜，像蘇洵兄弟，猶以爲過於豪而失之放，以此自信，遂取舊所爲文如秦、漢者焚之。唐順之見了，以爲他頭巾氣太重，他說：「此大難事！君試舉筆自知

之。」沒有多少時候，唐順之也卽變向來的主張，和他一樣學做曾、歐一流的文章了。他壯年廢棄以後，益肆力於文，演迤詳贍，卓然成家，嘗說「吾之詩文，不外古人，而有高出古人者，」其自負亦不淺。朱彝尊明詩綜說他的五言詩「文理精密，嗣響顏、謝，而論者輒言文勝於詩，未爲知音。」今考他集中五言，如游西山、普光寺、睡起、登金山、遊大明湖諸篇，固皆邃穆簡遠，然綜其全集之詩與文相較，則深淺高下，自不能掩，他終究是一個散文作家。朱彝尊的話，未足憑信。他的散文一意師仿曾、歐，而得力於曾者較多。如海上平寇記的起段云：

守備汀、漳俞君志輔，被服進取，退然儒生也；瞻視在鞞芾之間，言若不能出口，溫慈款愨，望之知其有仁義之容。然而桴鼓鳴於側，矢石交乎前，疾雷飄風，迅急而倏忽，大之有勝敗之數，而小之有死生之形，士皆掉魂搖魄，前卻而沮喪，君顧意喜色壯，張揚矜厲，重英之矛，七注之甲，鷙鳥舉而虓虎怒，殺人如麻，目睫曾不爲之一瞬，是何其猛厲孔武也？……

唐順之（註二）（一五〇七——一五六〇）字應德，一字義修，毗陵人。嘉靖八年（一五二九）進士，官至翰林院編修，後能官人陽羨山讀書十餘年，復召用，拜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力疾巡海，卒於

廣陵舟中，崇禎初追謚襄文。所著有荆川集十二卷。他早年和王愼中論文不合，其後客氣漸盡，乃互相傾挹。在八才子中他和愼中名最高，天下稱之曰「王唐。」他文學歐、曾，詩學初唐，律體亦有佳篇，厥後談兵講學，不復能唱渭城，然其散文在明朝中葉，屹然爲一大宗。他有答茅鹿門知縣論文書，論文章本色，頗多特見，今節錄於後：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鄙意殊有契合，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待喋喋也。至如鹿門所疑於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所見於我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槁形灰心之吾乎？吾豈欺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摋以文字絕不足爲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有繩墨布置奇正轉折，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間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古今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疏鹵，然絕無煙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章。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顓顓學爲

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翻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眞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爲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卽以詩爲喩：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樣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病、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卻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綑縛齷齪，滿累卷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哉！且夫兩漢而下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家有縱橫家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爲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家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眞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情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

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絕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知其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信我矣。……

王、唐既倡論盡洗一時剽擬之習，同時有李開先、陳束、趙時春、任瀚、熊過、呂高爲之羽翼，稱八才子。（註三）開先字伯華，章丘人。嘉靖八年（一五二九）進士，官至太常少卿。有中麓閒居集十二卷。他做太常少卿的時候，爲九廟災罷歸田里，既不得志於時，遂置田產，畜聲妓，徵歌度曲，爲新聲小令，搊彈放歌，自謂馬東籬、張小山，無以過也。所著詞多於文，文多於詩。改定元人傳奇樂府數百卷。然而他是一個以功名自負的人，汲汲於經世，不甚爭文苑之名，所作隨筆揮灑，散文不及王、唐，詩尤頹放，所以四庫提要說他「持論確於李、何，而終不能奪李、何之壇，蓋有由矣。」陳束字約之，鄞縣人。嘉靖八年進士，官至河南提學副使，卒於官，年僅三十三。有后岡集二卷。他初與唐順之輩共倡爲初唐、六朝之作，以矯李、何之習，晚而稍厭縟緋，心折於高叔嗣。然所學不逮順之，又傷早逝，文章亦未成就，所以順之終以古文鳴，而束無稱焉。趙時春字景仁，平涼人。嘉靖五年（一五二六）進士，官至右僉都御

史，有浚谷集十六卷。他以將略自命，不屑屑以詩文名。明史本傳稱其「讀書強記，文章豪肆，與唐順之、王愼中齊名。」然他的散文實不及王、唐，詩亦在二三流之間，史所謂「文章豪肆」者，大概因爲他當時與王、唐齊名，不得不略加贊美耳。任翰字少海，南充人。嘉靖八年進士，官至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有忠齋集。他和唐順之等肆力爲詩文，後皆被譴去，他閉門讀書，常從幽人文士徜徉山水間，或傳其入靑城山，遇異人，授鴻寶修煉法，同時熊過亦好道家服食煉形之書，其後蜀人談玄怪者，皆本任氏熊氏。他的散文不及王、唐，詩亦自爲一派，和前後七子略近。熊過字叔仁，富順人。嘉靖八年進士，官至禮部員外郎中，坐事斥爲民。有南沙文集八卷。他留心經學，其集中諸作，大抵應酬之文，詩亦罕見，選家多不及，僅明詩紀事載其題王生卷一首，亦平淡無足稱述。呂高字山甫，丹徒人。嘉靖五年進士，官至太僕少卿。有江峯漫稿。他的散文，失之方板，錢謙益說他「不堪與諸子驂乘。」（註四）

嘉靖八子大都通經史，諳世務，往往爲通儒魁士，以實學有聞。然嚴格地說，在文學方面只有王、唐二人爲一代傑出。其後茅坤、歸有光治古文有聲，然以年代的關係，其名不在所謂「才子」之列。

茅坤（註五）（一五一二——一六〇一）字順甫，別號鹿門，歸安人。嘉靖十七年（一五三八）進士，官至大名兵備副使中吏議罷歸，林居五十餘年卒。有白華樓藏稿十一卷、續稿十五卷、吟稿八卷、玉芝山房稿二十二卷、耄年錄七卷，又選唐、宋八人自韓、柳、歐、三蘇、曾、王八家文爲唐宋八大家文鈔一百六十四卷。他好爲古文，於同時最佩服唐順之。然根柢稍薄，摹擬有迹。四庫提要說：「秦、漢文之有窠臼，自李夢陽始，唐、宋文之亦有窠臼，則自坤始，故施於制義則爲別調獨彈，而古文之品終不能與唐順之、歸有光諸人抗顏而行也。」我們但看前面所引唐順之答復他論文的信，有謂「繩墨布置奇正轉摺，雖有專門師法，至於中間一段精神命脈，則非具古今隻眼者不足與此」云云，對於他的專講文章格調，不講文章精神的不滿意，已意在言外了。黃宗羲說：「觀荊川與鹿門論文書，底蘊已自和盤托出；而鹿門一生，僅得其轉折波瀾而已，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未之有得。緣鹿門但學文章，於經史之功甚疎，故只小小結束……不知者遂與荊川、道思並稱，非其本色矣。」（註六）又他選的唐宋八大家文鈔評語疎舛，圈點批抹亦多不得要領。黃宗羲說他於韓文內孔司勳誌不曉句讀，貞曜先生誌所云來弔韓氏，謂不知何人，柳文內與顧十郎書，誤疑十郎爲宗元座主，歐文內辞簡

舉進士第一讓王嚴，疑其何以得讓，又以張谷墓表遷員外郎，復知陽武縣爲當時特重令職，又孫之翰誌學究出身進士及第爲再舉進士，皆不明宋制而妄爲之說。（註七）然平心而論，八家全集浩博，學者徧讀爲難，他的選本，頗簡尙稱得中，實有惠於後學，所以幾百年來其書盛行，至今研究唐宋文的莫不知有八大家文鈔，更莫不知有茅鹿門，也可算一個豪傑之士了。

歸有光（註八）（一五〇六——一五七一）字熙甫，崑山人。少師事同邑魏校，應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進士不第，退居安亭江上，講學著文二十餘年，學者稱震川先生。到了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始成進士，年紀已經六十歲了。官至太僕寺丞。有震川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他所爲古文，雖視王、唐稍晚，而趣尙略同，當時王世貞等繼李夢陽、何景明之後，提倡做秦、漢的古文，天下無不靡然從風，相與剽剟古人，求附壇坫，他獨抱唐、宋諸家遺集，和二三弟子講授於荒江老屋之間，毅然與之抗衡，對於王世貞輩排觝不餘遺力。他在項思堯文集序中，有過這樣一段激烈的話：

……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鉅子，爭附和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

量」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毋乃一二妄庸人爲之鉅子以倡導之歟？……

王世貞聽見了說：「妄誠有之，庸則未敢聞命。」他說：「唯庸故妄，未有妄而不庸者也。」然世貞晚年倒頗心折於他，贊他的遺像說：「風行水上，渙爲文章，風定波息，與水相忘。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予豈異趣，久而自傷。」蓋所持者正，雖以世貞的高名盛氣，終無以奪之。四庫提要說：「自明季以來，學者知由韓、柳、歐、蘇沿迴以溯秦、漢者，有光實有力焉。」他的李羅村行狀及趙汝淵墓誌，爲錢謙益所極口贊嘆，以爲「雖韓、歐復生，何以過此。」（註九）然不如他的先妣事狀，能把瑣屑的事，委曲寫出，是極懂得文學上的翦裁方法的。其文云：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二十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姙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妊不數矣。」孺人飲之，盡喑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

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

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敦尚簡實，與人姁姁說村中語，見子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棉，入城則緝纑，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爐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餌餅，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即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尋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痾，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

毋之人，天乎痛哉！

像這樣的文章，眞如唐順之所謂「絕無煙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第一樣絕好文章！」怪不得淸代「桐城派」作者，推尊有光甚於王、唐了。然有光又以制義稱雄一代，他老於場屋，到六十歲才成進士，對於制義是用過十二分的苦功的，因此，他所作的散文，也頗受些影響。黃宗羲說：「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敍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註九）這便是他的無可諱飾的短處。

（註一）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

（註二）明史卷二〇五。

（註三）八才子中趙時春見明史卷二〇〇，餘均見明史卷二八七附文苑陳束傳。

（註四）見列朝詩集。

（註五）同註一。

（註六）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大家書，見南雷文約。

（註七）同上。

（註八）同註一。

（註九）見明文案序上。

第三節　復古派的再興

當王、唐、歸等倡爲歐、曾之文，以矯李、何貌襲秦、漢之弊，海內靡然從風；同時高叔嗣、華察、四皇甫的詩，都能擺脫窠臼，自立門戶；論理，復古派的詩文是不會再興的了。然而事實卻不如此：在嘉靖之季，有李攀龍、王世貞等所謂「後七子」者，又以復古相號召。前後七子相隔數十年，而此唱彼和，聲應氣求，如出一軌，滅竈再炊，死灰復燃，李、王的聲勢，幾駕李、何而上之；而王、唐、歸諸人，終等於衰周弱魯，力不足以禦強橫。

李攀龍（註一）（一五一四——一五七〇）字于鱗，歷城人。嘉靖二十三年（一五四四）進士，官至河南按察使，以母死哀毀卒。有滄溟集三十卷。他九歲就沒了父親。家貧，自奮於學。成進士的

時候，李先芳、謝榛、吳維嶽輩方倡詩社，先芳介紹他入社。其後王世貞、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先後加入，都年少才高，互相標榜，於是九個人中間，除去先芳、維嶽，稱「七才子」，而他卻做了魁首。嘗告病歸鄉里，構白雪樓居之，東眺華不注，西挹鮑山，讀書吟詠其中者十年，賓客造謁，都謝不見。他一生清介自持，身後寥落得很。相傳他的寵姬蔡氏，萬曆中年已七十餘，在濟南的西郊賣胡餅自給，王士禎的叔祖季木見了，做了一首詩，有「白雪高埋一代文，蔡姬典盡舊羅裙」之句。一代文豪，身後寥落到如此，眞値得後來的詩人爲之低徊沈吟，感慨不已了。他天資英邁，實未易才，惜墮入了復古的魔道，其散文貌爲秦漢，聱牙戟口，讀者至不能終篇。如送趙處士還曹序起段云：

趙子爲獲鹿者垂三年矣，則處士自曹來問獲鹿狀也。曰：『爾爲獲鹿則良哉。將下車視事而百姓姁姁自昵乎？寧能悶悶俟去後思也？維此多士，從遊甚懽，而亦諤諤不可致乎？欲焉而丞若簿以至它縣之令丞若簿，不一其才而一其吏乎？寧能傾奪不肖，從事獨賢也？欲哭而秋毫是析，察其淵中，稱神明乎？寧百里翕然示慈敷惠，如我視爾於此也？不知中丞臺若御史臺若監司陳臬若郡大夫共理所欲於爾發擿姦伏，聚斂租賦；孰與元元相安美俗相勸也？不知豪貴人若中使者若諸

長吏，所欲於爾駿奔磬折，出乎左右，意未及色，奉之如機；孰與彊項正辭，援禮交際，臨以橫逆，憪然相競也？」……

又他的擬古樂府，往往把古人原作，更改數字，便算是自己的作品，如擬陌上桑云：

日出東南隅，照我西北樓。羅敷貴家子，足不踰門樞。性頗喜蠶作，採桑南陌頭。上枝結籠係，下枝掛籠鉤。墮髻何繚繞，顏色以敷愉。緗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故綢繆；少年見羅敷，袒裼出臂韝；來歸相怨怒，且復坐斯須。（按原作云：「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犂，耡者忘其耡；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是原作的「坐」字，作因爲解，李氏竟誤會作行坐的坐字解了。）

使君從南來，駐我五馬車。遣吏前致問：「爲是誰家姝？」「羅敷小家女，秦氏有高樓，西鄰焦仲卿，蘭芝對道隅。」「羅敷年幾何？」「十五爲人婦，嫁復一年餘。」「力桑以作苦，孰與使君俱？」

「使君復爲誰？蠶桑所自娛。小吏無所畏，使君一何迂！羅敷他人婦，使君他人夫。」

「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左右三河長，負弩爲先驅。何用識夫壻？飛蓋隨高車，象牙爲車軫，

桂樹爲輪輿，白馬爲上襄，兩驂皆驪駒，青絲爲馬靷，黃金爲轡頭；腰中千金劍，自名爲鹿盧。起家府小吏，拜爲朝大夫，稍遷郡太守，出入專城居。月朔朝京師，觀者盈路衢。爲人既白皙，鬑鬑有髭鬚。四十尙不足，三十頗有餘。座中數千人，皆言夫壻殊。」

像這樣的擬古，眞是東施效顰，邯鄲學步，不値識者一哂，然而王世貞還在恭維他，說：「于鱗擬古樂府，無一字一句不精美」阿其所好，一至於此，難怪要被後人掊擊詬厲了。他的古樂府不足道，諸體詩亦亮節較多，微情差少，今舉其兩首以示例：

饑且從漂母食，寒且從巢父棲。石不爲周客笑，玉不爲楚王啼。菅茅但塞路，桃李自成蹊。

——猛虎行

天山雪後北風寒，抱得琵琶馬上彈。曲罷不知青海月，徘徊猶作漢宮看。

——明妃曲

我們單讀一二首，果然覺得淸亮可誦，但讀其全集，便覺用字雷同，這一首和那一首往往意思相差不遠。從前人嘗集他所常用的江湖、乾坤、落日、浮雲、秋色、風塵、中原、吾輩等字作成一詩，以相戲謔。艾

南英、錢謙益、朱彝尊等，對於他的詩都表示不滿。然平心而論，他資地本高，記誦亦博，其才力富健，凌轢一時，亦有不可磨滅者，倘不墮入魔道，他的成就，一定是很可觀的。

後七子和前七子一樣，不能等量齊觀。何景明和李夢陽，故自不同，王世貞和李攀龍也大有逕庭。其他如謝榛、梁有譽，雖名列七子，而習染不深。和攀龍沆瀣一氣的，在七子中只有宗臣、徐中行、吳國倫而已。

王世貞（註二）（一五二六——一五九〇）字元美，自號鳳洲，亦稱弇州山人，太倉人。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進士，官至刑部尚書。有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續稿二百七卷、讀書後八卷，自古文集之富，沒有再過於他的。他和李攀龍紹述夢陽復古之說，攀龍既死，他著作日多，地望日高，獨操文章之柄，垂二十年。但到了晚年，論調漸變：論樂府則亟稱李東陽，論詩文則推服陳獻章、宋濂，而贊歸有光的畫像且說：「余豈異趣？久而自傷。」又頗悔其四十歲時所做的藝苑卮言，評論多失當之處。他初不喜蘇軾的文章，但病亟時，有人見他還手執東坡集諷玩不置。所以他晚年的文章，反覆條暢，頗類蘇軾，無復摹秦仿漢的習氣。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說他「才氣十倍于鱗……當

時名雖七子，實則一雄，」並非過奬。他的父親做薊遼總督，爲嚴嵩父子搆死，及嚴氏父子敗，他作袁江流、鈐山岡樂府數嚴氏父子的罪惡，多至千六百言。朱彝尊等交口稱贊，詩過長，不錄，錄其五七絕各一首如後：

旌旗春偃白龍堆，教客休停鸚鵡杯。歌舞未殘飛騎出，月中生縛左賢來。

——塞上曲

阿姊扶牀泣，諸甥繞膝啼。平安只兩字，莫惜過江題！

——送妻弟魏生還里

謝榛（註三）（一四九五——一五七五）字茂秦，自號四溟山人，一號脫屣老人，臨清人。有四溟集十卷，又有詩家雜說。他眇一目。少好游俠，已而折節讀書，刻意爲詩歌。嘉靖間、挾詩卷遊京師，以救盧柟，攀龍等重其行誼，推爲盟長。當時攀龍之名未盛，稱詩選格，多取決於他。其後攀龍名漸盛，位漸高，與他論詩不合，又因他以布衣躋顯貴，遂遺書和他絕交。王世貞等多袒攀龍，不把他放在七子、五子之列。然而他游道日廣，秦、晉諸藩爭延爲上客，河南北都稱他謝榛先生，雖終於布衣，而聲價重

一代。他的詩近乎前七子中徐禎卿一流。清汪端說：「昌穀詩盡洗蕪詞，故澹遠而色韻自古。茂秦詩不專虛響，故精深壯麗，而懷抱極和。雖當空同、滄溟聲焰大熾之時，爲所牢籠推挽，參前後七子之席，然本色自存，究非叫囂癡重，隨人作計者比。是以昌穀始末輸心，而茂秦終且避面，宜其造詣皆卓而不羣也。」（註四）其詩如暮秋卽事云：

十見黃花發，孤樽思不勝。關河秋後雁，風雨夜深燈。留滯愁王粲，交遊憶李膺。相隨年少子，走馬獵韓陵。

梁有譽（註五）字公實，順德人。嘉靖二十九年（一五五〇）進士，官至刑部主事。有蘭汀存稿八卷。他恬靜好學，少與歐大任、黎民表並游黃佐之門，又和大任民表及吳旦、李時行結南園詩社，號「南園後五子」。其詩得於師友者深，故雖名列七子而習染未甚。在後七子中，謝榛而下，要算他的詩最自然的了。如秋夜過黎氏山房云：

瑤琴不復理，空餘山水情。棄置石牀上，風來時一鳴。

宗臣（一五二五——一五六〇）字子相，興化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官終福建提學副使。有

宗子相集十五卷他性耿介，不附權貴，當時嚴嵩擅權，俱是乞憐昏暮，驕人白日一的輩人，他在報劉一丈書中寫其醜形惡態，淋漓盡致，爲後人傳誦。其詩跌宕俊逸，而意境未深，間傷俚俗；自入七子之社，漸染習氣，日以窘弱，最可婉惜。然若汰其蕪淺，存其精華，雋句名篇，往往有之。如送吳山人云：

黃菊故人杯，青山遊子路。匹馬向垂楊，回首燕雲暮。

徐中行（？——一五七六）字子與，號龍灣，長興人。讀書天目山下，故自稱天目山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有天目山堂集二十卷。他是復古派中的忠實同志，陳子龍明詩選說他「雖追摹古哲，而心慕手追，常在濟南。」他的詩和李攀龍相近，如初入滇關云：

蒼然平楚望，云是古滇疆。白日開南徼，青天豁大荒。河山猶內地，花木自殊方，吹盡浮雲色，雄風萬里長。

吳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官終河南參政。有甔甀集五十四卷、續稿二十七卷。他在後七子中最爲老壽。王世貞死了以後，他和李維楨、汪道坤狎主詩壇。然朱彝尊說：「三君皆不知詩。王、李既沒，海內不敢有違言，劉子威、馮元成、屠諱眞輩相與附和之甔甀、太函、大泌等集，幾與四

部爭富而由拳、白楡等集尤而效之，海內之爲眞詩者寡矣。」（註六）當時胡應麟作詩藪，亦已識其「用句多同，一篇而外，不堪多讀。」他的詩如高州雜詠云：

粤南天欲盡，風氣迥難持。一日更裘葛，三家雜漢夷。鬼符書辟瘴，蠻鼓奏登陴。遙夜西歸夢，惟應海月知。

王世貞自李攀龍死後，獨執詩壇牛耳，和他交接的，大都見於他的四部稿中；而又各爲標目，以李攀龍、徐中行、梁有譽、吳國倫、宗臣爲「前五子」；其他又有「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等名稱，後且廣爲「四十子」。然所棄取，頗以好惡爲高下。今分述如次：

後五子爲張佳胤、余日德、張九一、汪道昆、魏裳等。（註七）佳胤字肖甫，初號嶇山，更號居來山人，銅梁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官至兵部尙書，總督薊、遼。有居來山房集六十五卷。日德初名應舉，南昌人。與佳胤同成進士，官至福建按察副使。有余德甫集十四卷。張九一字助甫，新蔡人，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有綠波樓文集五卷、詩集十四卷。他們三人的字都有一個「甫」字，王世貞稱爲「吾黨三甫」。——後來魏裳入社，裳字順甫，便又稱「四甫」——

道昆字伯玉，歙人。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進士，官至兵部侍郎，有太函集一百二十卷。魏裳字順甫，蒲圻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官至濟南府知府。有雲山堂集六卷他們的詩，大都沿襲七子格調，余、魏尤卑弱。道昆雖高自標置，嘗大言說：「蘇軾文章一字不通，當以劣等處之。」然而他的文章刻意摹古，往往引古語以證今事，扞格不暢；於詩本無所解，沿襲七子末流，妄爲大言以欺世而已。

廣五子爲盧柟、歐大任、俞允文、吳維嶽、李先芳。（註八）柟字少楩，一字次楩，又字子木，濬縣人。以貲爲國子監生。有蠛蠓集五卷。他嘗被誣繫獄，謝榛救之，得不死。後遊江、浙，無所遇而還，抑鬱以沒。其詩眞氣坌涌，雖名列廣五子，而絕不染句棘塗飾之習，如隴水曲云：

隴山當面起，隴水向西流，中含妾雙淚，幾日到涼州？

大任字楨伯，順德人。以歲貢選江都訓導，歷官至南戶部郎中。有虞部集二十二卷。他雖名列廣五子，同時又爲南園後五子之一。詩雖未脫時習，然往往有溫厚莊雅，自寫性情的作品。允文字仲蔚，崑山人。有仲蔚集二十四卷。他和王世貞最要好，世貞嘗稱其寶劍篇中有「海內常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爲不可多得之句。然就其全體而論，殊少神解，其品尙在盧柟之次。維嶽字峻伯，孝豐人。嘉

靖十七年（一五三八）進士，官至右都御史，巡撫貴州。有天目山齋歲編二十四卷。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評他的詩，以爲如「鉛刀土花，不堪洒削」。然又擧其五律佳句如「關河春雁少，風雨夢中多」等，以爲不可多得的名句云。李先芳，字伯承，號北山，監利人，寄居濮州。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進士，官至尚寶司少卿。有東岱山房稿三十卷。他先和維嶽等倡詩社，李攀龍之入社，還是由他介紹，其後攀龍等名日以盛，竟擯斥他不預七子之列，他非常憤慨，世貞乃收之於廣五子之中。然他的詩格，實在攀龍等之下，在廣五子中，也未免稍爲遜色。

續五子爲黎民表、石星、王道行、朱多煃、趙用賢，(註九)而民表最爲傑出。民表字惟敬，從化人。嘉靖十三年（一五三四）擧人，官終布政使參議。有瑤石山人稿十六卷。他的詩風骨典重，無綺靡塗飾之習。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說：「元美所取續五子，無愧大小雅者，僅此一人而已。」其詩如阻風李陽河驛云。

滿目川原百戰餘，旅情芳艸共蕭疏。蒼山古堠逢秋騎，野水殘煙見夜漁。地近瀟湘多暮雨，風來湓浦少鄉書。故人憶我停雲外，惆悵煙波不定居。

星字拱宸，東明人。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進士，官至兵部尙書、加太子少保，以事下獄死。道行字明甫，陽曲人。嘉靖二十九年（一五五〇）進士，官至四川布政使，有桂子園稿。多煃字用晦，寧獻王六世孫，封奉國將軍。有朱用晦集。用賢字汝師，常熟人，隆慶五年（一五七一）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卒諡文毅。有松石齋文集三十卷、詩六卷。續五子中除民表外，詩都在第二流下。惟多煃以貴族工詩，且在貴族詩人中和世貞論交最先，故世貞作續五子詩，他也在內。然世貞的去取之間，頗以愛憎爲取舍，所謂廣五子、續五子等，大都出於一時標榜，未足據以爲定論的。

末五子爲李維楨、胡應麟、屠隆、魏允中，(註一〇)而趙用賢也加入在內。維楨（一五四七——一六二六）字本寧，京山人。隆慶二年（一五六八）進士，官至禮部尙書。有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四卷。他爲人樂易闊達，文章宏肆有奇氣，然多率意應酬，體格不高；詩亦選詞徵典，不善持擇，多陳因之言。應麟字元瑞，蘭谿人。萬曆四年（一五七六）舉人。有少室山房類稿一百二十卷、詩藪十八卷、少室山房筆叢正續稿共四十八卷。他依附王世貞得名，所作詩藪，大都奉世貞藝苑巵言爲律令，而敷衍其說。詩文亦仰承七子餘派，少可稱述。然所著筆叢，皆其生平考據雜說，雖利鈍互陳，而可資考證

者不少，在當時心學橫流，他獨研索舊文，參校疑義，以稽古為事，亦不失為讀書種子。隆字長卿，鄞縣人。萬曆五年進士，官至禮部員外郎中。有由拳集二十三卷、栖眞集三十卷。他為人放誕，詩文縱情奔放，不知翦裁；文尤語多藻繪，漫無持擇；蓋沿李、王之塗飾而兼染當時袁中道兄弟之纖佻，實無可稱述者。允中字懋權，南樂人。萬曆八年（一五八〇）進士，官至吏部主事。有仲子集八卷。他的詩五律以疏爽稱，七律調高而多浮響，總不脫當時習氣。

世貞於前、後、廣、續、末五子外，又紀遠交近遊，作四十子詠，為皇甫汸、莫如忠、許邦才、周天球、沈明臣、王祖嫡、劉鳳、張鳳翼、朱多煃、顧孟林、殷都、穆文熙、劉黃裳、張獻翼、王穉登、王叔承、周弘禴、沈思孝、魏允貞、喻均、鄒迪光、余翔、張元凱、張鳴鳳、邢侗、鄒觀光、曹昌先、徐益孫、瞿汝稷、顧紹芳、朱器封、王廷綬、徐桂、王伯稠、王衡、汪道貫、華善繼、張九一、梅鼎祚、吳稼登之屬。然四十子中或有為前面所已敘述過的，或為下面所當特別敘述的，其餘大都沿七子餘派，未能卓然成家，只有置之存而不論之列。

（註一）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三。

（註二）同上。

(註三)同上。

(註四)見明三十家詩選。

(註五)有譽和宗臣、徐中行、吳國倫明史均附文苑李攀龍傳。

(註六)見靜志居詩話。

(註七)後五子除張佳胤見明史卷二二二外，餘均附王世貞傳。

(註八)盧附明史文苑謝榛傳。歐附黃佐傳。俞附二八八文苑四王穉登傳。吳、李、均附李攀龍傳。

(註九)黎附明史文苑黃佐傳。石、王、朱均附王世貞傳。趙見明史卷二二九。

(註一〇)李見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胡附王世貞傳。屠附卷二八八文苑徐渭傳。魏附卷二三二魏允貞傳。

第四節　復古派的反對者

當復古派再興的時候，海內靡然從風，不奉李、王之教者，幾等於夷狄之不奉正朔。然亦有對復古派的詩文及其所持的論調表示反對者，如徐渭、湯顯祖、于愼行、公鼐、王叔承等都是。而王世貞的

弟弟世懋，論詩獨持己見，不隨聲附和。尤爲難得。

徐渭（註一）（一五二一——一五九三）字文淸，更字文長，一字天池，晚年又號靑籐，山陰人。有徐文長集三十卷。他知兵好奇計，胡宗憲督師浙江，招致幕府；和鄞人沈明臣（註二）等同管書記。宗憲擒徐海，誘王直，他都參預其謀。宗憲下獄，他懼禍發狂，幾次自殺，都不死。又以擊殺後妻，繫獄當死，賴張元汴的援救得免。於是他遊金陵，北走宣、遼，縱觀諸邊阨塞，入京師，住在張元汴的家裏，元汴導以禮法，他很不高興，說：「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便一怒而去，回到家裏挾一犬同居，閉戶不見一人。後元汴死，他白衣往弔，撫棺大慟，不告姓名而去。十年中間，只有這一次出了家門。貧甚，賣書畫自給。家裏有書數千卷，斥賣殆盡。幬筦破敝，至藉藁以寢。他天才超軼，詩文迥出倫輩，尤善書畫。少受業於同里季本，傳姚江縱恣之派，不幸而學問未充，聲名太早，一爲權貴所知，遂侈然不復檢束，到了時移事易，侘傺窮愁，自知決不見用於時，益憤激無聊，其人品頗近於淸朝金聖嘆一流，到現在徐文長、金聖嘆的大名，幾乎三尺童子都知道的。其詩往往鬼語幽墳，近乎李賀一流；文亦爲金聖嘆等之濫觴。然而他指斥當時復古派末流的摹擬剽竊，頗中其失。如說：

人有學爲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欲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是！不出於己之所自得，而出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似某人，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於鳥之爲人言矣。

他的詩如龕山凱歌云：

> 無首有身祇自猜，左啼魂魄右啼骸。憑將老譯傳番語，此地他生敢再來？

又如望夫石云：

> 海天萬里渺無窮，秋艸春花插鬢紅。自送夫君出門去，一生長立月明中。

則所謂淒清幽渺，流於魔趣者也。

湯顯祖（註三）（一五五〇——一六一七）字義仍，號若士，臨川人。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進士，歷官吏部主事，以事謫徐聞典史，後遷遂昌知縣，投劾歸。有玉茗堂集二十九卷。他以傳奇名一代，所著荊釵、還魂、南柯、邯鄲四記，世稱「臨川四夢」。詩文均在第二流，少可稱述。然他對於前後七子及其末流，很大膽地攻擊過。他說：

本朝古文，當以宋景濂爲宗。李獻吉、李于鱗、王元美，氣力強弱，巨細不同，等贗文耳。

又說：

何、李色枯薄，餘子定安有。

在舉世風靡於復古派的詩文的時候，他獨詆之爲「贗文」，譏之以「枯薄」，獨持己見，不隨風會爲轉移，亦可算是一個豪傑之士了。

于愼行（註四）（一五四五——一六〇七）字無垢，東阿人。隆慶二年（一五六八）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有穀城山館集二十卷，又有穀山筆麈、讀史漫錄等。他詩文宏麗，一時推大手筆。當時李攀龍一派詩盛行海內，他獨不以爲然。其論古樂府說：

唐人不爲古樂府，是知古樂府也。辭聲相雜，既無從辨，音節未會，又難於歌，故不爲耳。然不效其體而時假其名以達所欲言，斯慕古而託焉乎？近世一二名家，至乃逐句形模，以追遺響，則唐人所吐棄矣。……

又論五言古詩說：

魏、晉之於五言，豈非神化，學之則迂矣。何者？意象空洞，樸而不敢琱，塗軌整嚴，制而不敢騁，少則難變，多則易窮，古所謂鸚鵡語不過數聲耳。原本性靈，極至物態，洪纖明滅，畢究精蘊，唐果無五言古詩哉？余旣知其解矣，而不能舍魏、晉者，取其可以藏拙，且適所便，非遂能似之也。海內賞眞之士，有以吾言爲是者，吾詩雖不觀可矣。

他的話都是攀龍的對疾針砭。而說話婉轉，又不自以爲是，其風度尤爲人所難及。

公鼐（註五）字孝輿，蒙陰人。萬曆二十九年（一六〇一）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卒諡文介。有問次齋集三十卷。他詩文淹雅，朱彝尊推他爲當時巨擘。其論詩大旨是說：

風雅之後，有樂府，猶唐詩之後有詞曲。聲聽之變，有所必趨；情詞之遷，有所必至。古樂之不可復也久矣；後人之不能漢、魏，猶漢、魏之不能風雅，勢使然也。……近乃有擬古樂府者，遂專以擬名其說，但取漢、魏之辭句摹而字合之；中間豈無陶陰之誤，夏五之脫，悉所不校，或假借以附益，或因文而增損，跼蹐牀屋之下，探胠縢篋之間：乃藝林之蟊賊，學人之陷阱矣。以此語於作者之門，不亦悲乎？……李于鱗曰：「擬議以成其變化。」噫！擬議將何以成其變化也？不能變化，而擬議奚取焉？

他很懂得文學進化的原則。對於指斥李攀龍等的摹擬餖飣的弊病，尤能慨乎言之。至如贈邢子愿長歌說：

爲君歷代數宗工：前稱宏、正後嘉、隆。北地雄渾眞大雅，步趨盡出少陵下。信陽俊逸誠天然，邊幅姿態未全捐。濟南匠心奇且麗，藻績無乃傷辭意。武昌才力謝諸君，節制之師獨出羣。東吳囊括靡不有，利鈍未能免人口。大抵明興只數家，瑜者從來不掩瑕。餘子紛紛未易說，擬議原非吾所悅。大夫樹立自有眞，何必效彼西家顰！

不但力攻復古派摹擬之非，且對於李夢陽等下了一個嚴正的批判。

王叔承（註六）初名光允，以字行，更字承夫，晚更字子幻，又自號崑崙山人，吳江人。所著有壯游篇、吳越游等。他早棄舉子業，縱游齊、魯、燕、趙、閩、楚間，足跡半天下，然多不遇。他和王世貞交好，然論詩卻不甚傾心王、李。他始終不和世貞等詩，就因爲持論不同的緣故。其論詩大旨說：

事與景者，天地所自有之物，偶遇而收之；情與意者，吾所本有之物，偶觸而發之；彼吾役也，吾不彼役也。

是很反對復古派的摹倣古人的。可惜他自己的作品，牽率者十居八九，又不能和公鼐等相提並論了。

此外如王穉登（註七）等對於復古派的詩文，亦迭有違言，在這裏不能一一列舉。獨王世貞的弟弟世懋，詩雖不及世貞，持論卻頗精確，和七子的夸誕，不能並觀。他不但是世貞的諍弟，也可算是一個復古派的反對者。

王世懋（註八）字敬美。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他著述極多，詩文有王奉常集六十九卷。又藝圃擷餘一卷，是關於文學批評的。如說：

李于鱗七律俊潔響亮，余兄極推轂之；海內爲詩者，爭事剽竊，紛紛刻鶩，愈使人厭。余謂學于鱗，不如學老杜，學老杜不如學盛唐。何者？老杜結構自爲一家言，盛唐散漫無宗，各如意象聲響得之，正如韓柳之文，何有不從左史來者？彼學成爲韓爲柳，吾卻又從韓、柳學，便又落一塵矣。輕薄子遽笑韓、柳非古，與夫一字一語必步趨兩家者，皆非也，

這是爲復古派的末流說法，教他們取法乎上，和李、王之主張詩必盛唐者不同。至如說：

今世五尺之童，纔拈聲律，便薄棄晚唐，自詡初盛，有稱大歷而下，色便赧赧然。然使誦其詩，果爲初邪？盛邪？中邪？晚邪？大都取法固當上宗，論詩亦莫輕道。詩必自運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家而後可以言格。余謂今之作者，但須眞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

這眞是對於當時復古派之但辨格調，不講情性的當頭棒喝！

（註一）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

（註二）沈明臣字嘉則，有詩名，嘗作鐃歌有句云：「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爲後人傳誦。

（註三）明史卷二三〇。

（註四）明史卷二一七。

（註五）明史卷二一六。

（註六）同註一，附王穉登傳。

（註七）同註一。

（註八）明史附文苑王世貞傳。

第五節　公安體與竟陵體

反對復古派的詩文的雖有如上述，然皆不能奪李、何之席。但復古派的詩文，到了萬曆中葉以後，流弊日甚，譬如琴瑟既敝，不能不改絃更張。於是袁氏三兄弟乘機而起，一方面排詆復古派，一方面自創清新輕俊之體，於是王、李之風漸熄，三袁的「公安體」又風行一時。

袁宗道（註一）字伯修，公安人。萬歷十四年（一五八六）進士，官終右庶子。有白蘇齋集二十二卷。他在翰苑與同館黃輝及其弟宏道、中道力排復古派假借盜竊之失，於唐好白樂天，於宋好蘇軾，因名其齋曰白蘇。他才思不及其弟，而公安一派的作俑者，實在是他。他的詩名爲自家本色，異於李攀龍一流人，然學無本源，吐屬鄙俚；晚年全倣蘇軾，而又一無似處。今姑錄其五言古一以示例。

人各有一適，汝性何獨偏？愛閒亦愛官，諱饑亦諱錢。一心持兩端，一身期萬全。顧此而失彼，憂愁傷肺肝。人生朝露促，世福誰能兼？裴相豈不達，白髮方壯年。北窗高臥人，垂老缺朝餐。良無邱壑貴，安有火食仙？陵谷且難平，稊米寧不然？一毛附馬體，安問缺與完！角者奪其齒，飛者不能潛。鵬飛

不笑鷽，夔行不愛蚿。爾莫信爾意，兩粥擁衾眠。

——詠懷效李白

宏道（註三）字中郎，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進士，官終稽勳郎中。有袁中郎集四十卷。此外尙有明文雋、瓶花齋雜錄等。他在兄弟中得名最甚，倡言排斥復古派亦最力，以爲：「唐自有古詩，不必選體；中、晚皆有詩，不必選體；歐、蘇、陳、黃各有詩，不必唐人。唐詩色澤鮮妍，如旦晚脫筆硯者，今詩纔脫筆硯，已是陳言，豈非流自性靈與出自剽擬，所從來異乎？」一時聞者渙然冰泮，都舍王、李而從之。

然其詩詼諧調笑，間雜鄙俚，如西湖云：

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臥。

簡直沒有意思。又如偶見白髮云：

無端見白髮，欲哭翻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有一跳。

又詼諧得沒有一些「諧趣」。這些還可以說是他一時滑稽之作，本不自以爲詩。然其所謂清新輕俊流自性靈者，集中亦不多見，今姑舉二首以示例：

橫塘渡，郎西來，妾東去，感郎千金顧。妾家住江橋，朱門十字路。認取辛夷花，莫過楊柳樹。

——橫塘渡

落花去故條，尙有根可依。婦人失夫心，含情欲告誰？燈光不到明，寵極心還變。只此雙蛾眉，供得幾回盼！看多自成故，未必眞衰老。譬彼旣開花，不若初生艸。織髮爲君衣，君看不如紙。剖腹爲君餐，君嗛不如水。舊人百宛順，不若新人駡。死若可回君，待君以長夜。

——妾薄命

中道（註三）字小修。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始成進士，官至南京禮部郎中。有珂雪齋集二十四卷。他遊跡半天下；詩文亦尙性靈，不拘格套。其自序珂雪齋集有云：

文法秦、漢，古詩法漢、魏，近體法盛唐，此詞家三尺也。予敬佩焉，而終不學之。非不學也；古人之意至而法卽至焉，吾先有成法據於胸中，勢必不能盡達吾意，達吾意而或不能盡合於古之法，合者留，不合者去，則吾之意其可達於言者有幾，而吾之言其可傳於世者又有幾，故吾以爲斷然不能學也，姑抒吾意所欲言而已。夫古之人豈易言哉？豈惟古人，卽本朝諸君子，各有所長，成一家言，

敢自謂超乘而上之耶？

他蓋不以粉飾蹈襲爲然，而同時又有自知之明。他的詩亦病在輕佻淺露，其七言佳句如漢陽感舊云：

芳艸偏憐衡處士，桃花不夢息夫人。

懷中郎云：

青山到處悲王粲，明月曾經照謝莊。

然全篇可誦者，竟沒有幾首。

公安派承七子之弊，居然也風靡一時，然七子猶根於學問，三袁則全靠一些聰明，所以四庫題要說：「學七子者不過贗古，學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壞度，名爲救七子之弊，而弊又甚焉。」於是有所謂「竟陵體」者，復起而矯公安之弊。

竟陵體創自竟陵人鍾惺、譚元春，故亦稱「鍾譚體。」鍾惺（註四）字伯敬，萬歷三十八年（一六一〇）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僉事。有隱秀軒集三十二卷。——他的著作甚多，四庫存目收至十一

種，然非謬誤則淺陋，更有出自後人僞託者，茲不列舉。——他少負才名，擢第之後，思別出手眼，另立幽深孤峭一派，以駕驅古人之上，同里譚元春、爲之應和，海內稱詩者，靡然從之。元春（註五）字友夏。名輩後於惺，至天啟七年「一六二七」始舉鄉試第一。那時候鍾惺已經死了。然元春因爲嘗和鍾惺合編詩歸，故與齊名，當時言詩者，並稱「鍾譚」。所謂詩歸者，是評選唐以前的詩爲古詩歸，唐人的詩爲唐詩歸，總稱詩歸，凡五十一卷，大旨以纖巧幽渺爲宗，點逗一二新雋字句，矜爲玄妙；又於連篇之詩隨意割裂，甚或妄改古詩句字，四庫提要至斥爲「小人而無忌憚者」——提要又說：「朱彝尊詩話謂是書乃其鄉人託名。今觀二人所作，其門徑不過如是，殆彝尊曲爲之詞也。」——然他們二人確曾取名一時，詩歸一書，亦嘗洛陽紙貴，這是什麼緣故呢？錢謙益說：「譬之春秋之世，天下無王，桓、文不作，宋、襄、徐偃、德涼力薄，起而執會盟之柄，天下莫敢以爲非伯也。」這是很確當的譬喻。

至於他們兩人的詩，鍾惺苦心吟事，雕鏤鑱削，不遺餘力，如舟晚云：

舟棲頻易處，水宿偶依岑。山暝江逾遠，天寒谷自深。隔墟煙似曉，近峽氣先陰。初月難離霧，疏燈稍著林。漁樵昏後語，山水靜中音。莫數歸鴉翼，徒驚倦客心。

他一味雕鏤鑱削，有時候竟只顧雕飾字句，連詩題都不顧到，有人笑他早朝詩有「殘雪在簾如落月，輕煙半樹信柔風」之句，以爲「如此措大寒乞相，乃欲周旋金華殿中，將欲易千門萬戶爲茅茨土階耶?」(註六) 至譚元春的詩更刻畫無鹽，幾無一首可讀，錢謙益說他比鍾惺「學術尤淺，譾劣彌甚，」(註七) 實非苛論。今姑錄其六言詩得蜀中故人書如下：

蜀川兵定人靜，老友天寒信來。莫怪草堂深閉，小橋邊有門開。

當公安、竟陵體風靡的時候，和公安派沆瀣一氣者，有陶望齡、黃輝、江盈科、雷思霈等。(註八) 降而至沈承(註九) 輩，尤在檜下無譏之列。至醉心鍾、譚者，如蔡復一、張澤、華淑等，(註一〇) 都係濫調浮響，卑不足道。然沈德符(註一一) 以博覽史乘，漁獵詞藻稱於時，而其所作，猶不免有「著色竟陵體」之譏，(註一二) 則竟陵體之風靡一時，可以想見了。

(註一)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附袁宏道傳。

(註二)明史卷二八八。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上。

（註五）同上。

（註六）見于亭雜錄。

（註七）見列朝詩集。

（註八）陶望齡見明史卷二一六唐文獻傳。黃輝附見明史文苑焦竑傳。江盈科字進之，常德人，明史無傳。雷思霈字何思，夷陵州人，明史無傳。

（註九）字君烈，太倉人，明史無傳。

（註一〇）蔡復一見明史卷二四九。張澤字草臣，吳人；華淑字聞修，無錫人；明史均無傳。靜志居詩話說：「詩歸出而一時紙貴，閩人蔡復一等卽降心以相從，吳人張澤、華淑等復聞聲而遙應：無不奉一言爲準的，入二豎於膏肓。取名一時，流毒天下，詩亡而國亦隨之矣。」

（註一一）沈德符字景倩，一字虎臣，秀水人，明史無傳。他著書甚多，顧曲雜言尤爲後人所稱賞。

（註一二）見明詩紀事。

第六節　萬曆間的詩人

萬曆一朝，復古派再興於前，公安、竟陵體繼行於後，當時的獨立作家，每爲所掩，名篇佳什，知者蓋寡，在這裏應該特別提出來敘述的。

陳田明詩紀事庚籤序：「余博覽篇章，精覈藝藪，（萬曆一朝，）若區海目之清音亮節，歸季思之澹思逸韻，謝君釆之聲情激越，高孩之骨采騫騰，並足以方軌前哲，媲美昔賢。湯若士、李伯遠、謝在杭、程松圓、董遐周、吳凝父、孫摯之、晉安二徐，抑其次也。」他所列舉的幾個作家，除湯若士即湯顯祖前面已經敘述過的外，其餘的分述如下：

區大相（註一）字用孺，號海目，高明人。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進士，官至南京太僕寺丞。有海目集二十七卷。他是「南園後五子」之一，天才俊逸，以詩名嶺南，爲詩思深而不苦，律細而不狹，氣壯而不厲，調高而不浮。朱彝尊曾贊嘆說：「嶺南山川之秀，鍾此國琛，非特白金水銀丹砂石英已也！」（註二）我們且讀他下面的詩：

我所思兮大海南，何以致之紫雲緘，青瑤爲字金作函，波濤萬里不可涉，白日忽破扶桑嵐。我欲乘龍，龍不可攀，我欲附青鳥，青鳥不可銜；將淚滴海水，爲我流入明珠潭。我既無羽翼，君亦一去無消息。從今勿復思，相思何終極。堂前瓊樹枝，把君舊顏色。攜酒高堂復幾時？君在天南我天北。

——古有所思

歸子慕（註三）字季思，有光子。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舉於鄉，再試不第，遂不復應試，屏居江村，和高攀龍等講理學，所居陶菴，槿牆茅屋，詠歌以爲樂，學者稱淸遠先生。有陶菴集四卷。他是一個樂天知命的隱士，人品襟抱像陶淵明，所以他的詩也是學陶而得其神髓。朱彝尊說他的詩「韋蘇州後鮮有其倫，讀之令人增簞瓢陋巷之樂。」（註四）其詩如歲暮別諸生云：

惻惻不可道，臨歧但依依。常恐語言多，貌勝中情微。感茲寒色厲，北風吹爾衣。歲暮家室好，各各念爾歸；羣居雖云樂，人情理難違。所患不同心，不患相見稀。尼父重久要，如醴久已非。勖哉儀先民，雅道庶可幾。

謝三秀（註五）字君采，一字元瑞，貴竹人。萬曆間，以貢生爲教官。有雪鴻堂集。明代黔中以詩名

者絕少，朱彝尊說「君采詩甚清穩，由其生於天末，習染全無，此黔人之軼倫超羣者。」（註六）其澧蘭道中云：

處收茶穀雨晴。江國采芳三月路，春江如練繞春城。
　　敝裘蕭瑟劍裝輕，一望平蕪愴客情。楊柳津亭聊駐馬，梨花村館漸聞鶯。家家換火榆煙溼，處

　　高出字（註七）孩之，萊陽人。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進士，後官按察副使，爲西平堡監軍，遼陽失，被逮下獄。所著有初刪、槎亭、山中識遺、廬隱、郎潛等稿及拘幽集。他的詩不襲李何遺派，初刪集擬古爲多，痕跡未化，廬隱、郎潛骨勁氣沈，如厲翮之鷹，凡鳥當之，無不披靡，然以力避輭的緣故，不免過於猛健。其詩如看梁塘鋪後竹云：

　　冥冥三百尺，掩帶秋色碧；一片江南山，飛來亂相射。

　　李應徵（註八）初名衷毅，字伯遠，嘉興人。萬曆癸酉舉人，官至南國子博士。有素蓮館，澄遠堂、偶寄軒、汗漫遊等集。檇李詩繫說他「以駿宕之才，雄視一世，平生感憤，一發於詩，故能衆體兼長，風流俊爽，情旨婉切，不徒以寫景述事爲工。」其詩如秋江夜泊云：

木落疑秋雨，寒江增夜波。青山移棹遠，明月逐帆多。近岸投漁火，遙汀出榜歌。還將故園夢，千里寄煙蘿。

謝肇淛(註九)字在杭，長樂人。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進士，官至左布政使。有小草堂集五十八卷，又有文海披沙、小草齋詩話等。汪端說：「明初閩中十才子專學盛唐，萬曆間徐𤊹、曹石倉及在杭諸人則兼法錢、劉、元、白并洪武諸家，雖前後宗尙，微有不同，要皆精研格律，無忝正聲。在杭詩淸圓俊朗，遠勝王百穀，而虞山(錢謙益)深詆閩派庸熟蹈襲，如出一手，又謂在杭風調諧合，得之百穀爲多，其月旦顚倒如此，絳雲一炬，豈非天哉？」(註一〇)他的詩如雨霽寄陳隱君：

新晴動花氣，鳥啼漳水春。出門見芳草，忽憶山中人。種藥劚雲母，煮石炊松薪。甲子誰能識？空山無四鄰。

頗有隱逸者的風趣。

程嘉燧(註一一)字孟陽，號松圓，休寧人，僑寓嘉定。有浪淘集。他少學制科不就，遂刻意爲歌詩，善畫山水，曉音律，恬澹自喜，不事奔競。崇禎中客遊常熟，閱十年返休寧，死的時候已經七十九歲了。王

士禎蠶尾續文說「孟陽七言絕句，出入於夢得、牧之、義山之間，不名一家，時詣妙境。」他的詩清麗溫婉，誦之令人意消，在萬曆、天啓間確可自成一家，錢謙益列朝詩集至謚爲「詩老。」而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說他「格調卑卑，」才庸氣弱，蓋因錢謙益論詩每毀譽失實，遂遷怒嘉燧，連類譏訕，未免懲羹吹齏了。他的憶金陵雜題畫扇三首，清疎淒豔，有吹竹彈絲之音，最爲王士禎所嘆賞，今錄如下：

最憶西風長板橋，笛床禪閣雨瀟瀟。只今畫裏猶知處，一抹寒煙似六朝。

青門楊柳白門烏，秋雨秋陰舊酒壚。何處蘼蕪最相憶？繅絲風雨暗西湖。

臘下風光旅客顏，奇情孤絕未能還。攜錢日向旗亭醉，醉看長江雪後山。

董斯張（註一二）字遐周，烏程人。國子監生。有靜歗齋集十四卷。他的詩頗參宋派，當時竟陵派已盛行，他獨冥心苦搆，不受竟陵派的影響。其落日詩云：

落日汀洲靜，高天轉泬寥。煙橫沙岸白，波急遠山搖。野水倚孤棹，前村歸暮樵。淸歌何處起？無數荻花飄。

吳鼎芳（註一三）字凝父，吳縣人，世居洞庭山。性耿介，不事干謁。中歲有悟，遂棄家爲僧，居烏程之

霞幕山。有披襟唱和集。他的詩蕭閒簡遠，有出塵之致。我們讀他的詩，覺得清氣襲人，天然澹秀：

十里寒山路，香風正采茶。偶隨樵客去，一到隱君家。細雨生清月，閒心托片霞。別來湖水闊，秋水上蘋花。

——寄趙凡夫

孫鎮（註一四）字寧之，掖人。他的詩五言頗學漢、魏、三謝，七言學杜，擬古樂府更能得其神似，歷來選明詩的都捨棄他，惟清代的王世祿頗稱頌他。很可惜他「長轡未騁而芳蘭早凋，」大概他是死得很早的。明詩紀事選錄他十三首，其羣盜云：

殺氣生羣盜，妖氛失漢旌，黃巾橫四野，白日閉孤城。守吏無人色，蒼生有哭聲。恐煩東郡頤，垂望正含情。

晉安二徐者，閩縣徐熥及其弟徐𤊹也。（註一五）熥字惟和。父𣚪，以易學名家，官永寧令。他領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鄉薦，數上公車不第，與弟𤊹刻意吟詠，年三十九而卒。有幔亭集十五卷，又選閩中諸先輩詩，名晉安風雅。𤊹初字惟起，更字興公。萬曆中，和其兄熥及曹學佺同主閩中詩壇，後生

都稱「興公詩派」以布衣終。有鰲峯集二十六卷。他們兄弟倆爲詩並宗高啓，雖未登峯造極，然當霧霾充塞時，獨能不師僞體，遠溯正宗，亦可謂超然塵外的了。他們的詩如：

征途微雨動春寒，片片飛花馬上殘。試問亭前來往客，幾人花在故園看。

——徐熥郵亭殘花

落花飛絮委東流，春去行人不可留。卻恨春風已歸去，豈能吹夢到交州！

——徐𤊹送友人之安南

陳田所列舉的幾個詩人固皆一時之彥，然而還須加以補充，例如：李流芳、婁堅、唐時升(註一六)當時和程嘉燧稱「嘉定四先生」，固皆一時一地的風雅領袖。居節、董其昌、李日華等(註一七)以書畫名一代，詩亦卓然可傳。顧憲成、(註一八)高攀龍(註一九)爲東林黨魁，聲氣傾動四方，詩文亦冲澹清逸，不染當時纖仄之習。臧懋循、(註二〇)吳稼竳、吳夢暘(註二一)以詩名苕中，茅維(註二二)與之抗衡，有「苕中四子」之目。其他如施漸、焦竑、黃輝、陳仁錫、王惟儉、鄭明選、屠隆、林章、沈懋學、陳昂、范汭、吳兆等，(註二三)詩文都卓然自立，不染時下習氣。而屠隆的子婦沈氏，和他的女兒瑤瑟，並能詩，爲當時有

名的閨秀詩人。(註二四)至如文翔鳳、王思任輩，(註二五)變而多歧，朱彝尊斥之為異端，陳田詆之為魑魅，(註二六)所謂亡國之音，當置之檜下無譏之列了。

(註一)明史無傳。

(註二)靜志居詩話。

(註三)明史附文苑歸有光傳。

(註四)同註二。

(註五)同註一。

(註六)同註二。

(註七)同註一。

(註八)同上。

(註九)附明史卷二八六文苑鄭善夫傳。

(註一〇)見明三十家詩選。

(註一一)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唐時升傳。

(註一二)同註一。

(註一三)同上。

(註一四)同上。

(註一五)同注九。

(註一六)三人均見明史二八八文苑四。

(註一七)居節字士貞，吳縣人，明史無傳。董見明史二八八文苑四。李同，(附王惟儉傳)

(註一八)明史卷二三一。

(註一九)明史卷二四三。

(註二〇)明史卷二八七附文苑茅坤傳。

(註二一)二吳見明史同上，附茅維傳。

(註二二)明史見同上。

(註二三)施漸字子羽，無錫人，無傳。焦竑、黃輝、陳仁錫、王惟儉、屠隆均同注十六。鄭明選字侯升，歸安人；林章字初文；明史均無傳。沈懋學附見明史卷二一六田一儁傳。陳昂字爾瞻，一字雲仲，莆田人，明史無傳。范汭字東生，烏程人；吳兆字非熊，休寧人，明史均無傳。

(註二四)明史附文苑徐渭傳。

(註二五)文翔鳳字天瑞，三水人；王思任字季重，山陰人；明史均無傳。

(註二六)靜志居詩話云：「學有異端，詩亦有異端，文太青、王季重是已。」明史紀事按云：「季重詩揭竟陵之餘波，如入幻國，詭變莫窮；如遊深山，魑魅出現。」

第五章　明末文學

第一節　明末的散文作家

黃宗羲明文案序稱明代散文有三個最盛的時期：第一是明初，第二是嘉靖間，第三是崇禎時。他說：「崇禎之盛王李之珠槃已墜，邾莒不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理既往之餘緒。」（註一）他幷且舉出了許多作家的姓字來說：

崇禎時，崑山（歸有光）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堅）、唐叔達（時升）、錢牧齋（謙益）、顧仲恭（大韶）、張元長（大復），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千子（南英）、徐巨源（世溥）、閩中曾弗人（異撰）、李元仲（世熊），亦卓犖一方。石齋（黃道周）以理數潤澤其間。（註二）……

但是他所舉的幾個作家，實在是隨意取舍，淩亂無次。例如：婁堅、唐時升詩勝於文。——在前章已提

及過了——錢謙益在啓、禎之際，亦以詩名。顧大韶學識淵博，然他的古文似未足與當時的高手抗衡。張大復和歸有光同時，亦不以古文鳴。曾異撰史稱其「究心經學，爲詩有奇氣；」然曾詩太近詭，文亦不及艾南英輩。徐世溥、李世熊的文章，能矯當時文體瑣碎之弊，不愧「卓犖一方」之稱；然二人都由明入清，在清初的明遺民中爲古文者如王猷定、陳宏緒等，名不在徐、李下，何以僅舉他們二人？黃道周理學氣節重一代，他本來不是文章之士，乃強說他以理數潤澤文學，尤爲不倫。平心而論：明末的散文，萬不及明初和嘉靖間。他所列舉的幾個作家，只有一艾南英稍可稱述。其次要推張溥，然而他卻沒有提到。

艾南英（註三） 字千子，東鄉人。好學，無所不窺。萬曆末、場屋文腐敗已極，他和同郡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以興起斯文爲任，世人翕然歸之。天啓七年（一六二七）舉於鄉，因對策有譏刺魏宗賢的話，罰他停考三科。到了崇禎初，詔許會試，然終不第。他雖沒有第進士，而文名卻日盛，兩京繼覆，他入閩見唐王，唐王授他兵部主事，改御史，沒有幾時就死在延平。所著有天傭子集。當王、李之學大盛的時候，天下談古文者都奉爲宗匠，到了鍾、譚出，文風一變，然其弊尤甚於王、李。那時候錢謙益負重

名於詞林，痛相糾駁，南英和之，集同志倡豫章社，排詆李、王，不遺餘力。他在重刻羅文肅公集序中論明朝一代的古文是這樣說的：

有明文章之盛，莫盛於太祖朝。劉文成、宋文憲、王文忠、陶姑孰輩，不獨帷幄議論，佐聖神文武，牖啓後人之模型，而文章遂爲當代之冠。至於蘇平仲、高季迪、方希古，或專以詩文，或兼有節義。後先兩祖之世，雖由草昧開天，士崇實學，不惑於流俗苟且之見，亦由唐、宋大家之流風遺韻，典型未遠。洪、永而後，文章浸衰矣。楊文貞、王文成雖卓然自成一家，而兩公以相業事功，不專名文章，風氣所激，後進無由覩其標指。一時文章之權，無所主持，於是弘治之世，邪說始興，至勸天下無讀唐以後書；又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讀，」驕心盛氣，不復考韓、歐大家立言之旨。又以所持旣狹，中無實學，相率取馬遷、班固之言，摘其字句，分門纂類，因仍附和。太倉、歷下兩生，持北地之說而又過之；持之愈堅，流弊愈廣，後生相習爲腐勦，至於今而未已。

然而他雖排詆李、王，矩矱唐、宋，他自身卻爲了太致力於八股文，終不免爲俗學所累，其作品遂多帶時文氣息，倒不如張溥比較亢爽。

張溥（註四）（一六〇二——一六四一）字天如，太倉人。崇禎四年（一六三一）進士。他和同里張采共學齊名，號「婁東二張。」崇禎間，他集郡中名士，相與復古學，名其文社曰復社。及成進士，交遊日廣。自謂以嗣東林，執政惡之。里人陸文聲求入社，被他拒絕，文聲遂赴京告他倡復社，亂天下，嚴旨窮究不已，到他死了，事猶未竟。他的詩文有七齋錄集十五卷，又嘗編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三十八卷，又有詩經注疏大全合纂等。他詩文敏捷，四方徵索者，不起艸，對客揮毫，俄頃立就，以故名高一時。其五人墓碑記云：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憤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卽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況艸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哭者。衆不能堪，挾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

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卽今之儽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

嗟夫！大閹之亂，縉紳而不能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分出，鉤黨之捕，徧於天下，卒於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纓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翦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身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

（註一）明文案序上。

（註二）明文案序下。

（註三）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

（註四）同上。

第二節　明末詩人

明末詩人，以陳子龍爲首屈一指。朱彝尊說：「王、李教衰，公安之派浸廣，竟陵之燄頓興，一時好異者譸張爲幻；閩中文太青倡堅僞離奇之言，致改三百篇之章句。山陰王季重寄謔浪笑傲之體，幾不免綠衣蒼鶻之儀容。如帝釋旣遠，修羅夜叉，交起搏戰，日輪就暝，鵂子鴟母，四野羣飛，臥子張以太陰之弓，射以枉矢，腰鼓百面，破盡蒼蠅蟋蟀之聲，其功不可泯也。」（註一）

陳子龍（註二）（一六〇八——一六四七）字人中，更字臥子，號大樽，青浦人，（或作華亭人）。崇禎十年（一六三七）進士，選紹興推官，以定亂功，擢兵科給事中，命甫下而京師陷，乃事福王於南京，以時事不可爲，乞終養去。南京陷，遁爲僧。後來受魯王院部職銜，結太湖兵想起事，事露被執，乘間投水死。所著詩文甚夥，有岳起堂稿、湘眞閣稿等稿十幾種，多散佚不傳；清嘉慶八年（一八〇三），青浦王昶及同郡人士，訪搜彙集得賦二卷、詩十七卷、詞一卷、文十卷、幷他自撰的年譜二卷、王澐所

撰的乙酉（一六四五）後年譜一卷，刻之行世。他詩文均有名，吳偉業說：「臥子曠世逸才，……其四六跨徐庾，策論視二蘇，詩特高華雄渾，睥睨一世。」（註三）當復社名盛時，他和同郡夏允彝、徐孚遠、李雯、宋徵輿等結幾社，遙相應和，當時幾社名聞天下。他的論詩宗旨，雖以前後七子爲歸，然自爲一格，有齊梁之麗藻，兼盛唐之格調，早歲少過浮豔，中年骨幹老成，國變以後之作，悲歌激烈，可泣鬼神。他不愧爲殘明一代詩的首屈一指的殿將。他以七律詩最爲擅長，時際滄桑，故多感事之篇。如錢塘東望有感云：

清溪東下大江迴，立馬層崖極望哀。曉日四明霞氣重，春潮三浙浪雲開。禹陵風雨思王會，越國山川出霸才。依舊謝公攜伎處，紅泉碧樹待人來。

他的五律也多淒怨之作。如揚州云：

江南年少子，處處逐靑娥。怕問雷塘事，終憐水調歌。牙檣淮雨暗，玉管楚聲多。夜半城頭角，飄零怨紫羅。

他的五絕如三洲歌：

相送巴陵口，含淚上行舟。不知三江水，何事亦分流。

正是吳偉業所說的「高華雄渾」之作。

子龍和夏允彝、徐孚遠、周立勳、王光承、李雯、宋徵輿等（註四）同爲幾社的中堅分子。然允彝以經義見長，詩非專尙。孚遠存詩不多。立勳與子龍爲素交，然子龍選明詩，僅錄其詠懷一首。光承詩亦不足與子龍比肩。惟李雯和子龍當時有「陳李詩」之稱；徵輿詩亦以博雅見長；然兩人都仕清，詩亦不及子龍。所以子龍序幾社六子詩說：「周、徐翟六子，皆與余同學詩者也。其才情深微，十倍於余，然覽其詩，可以渺獨立而儷古人者，人不數篇耳。」

明末詩人足與陳子龍抗行者，要推曹學佺。（註五）學佺（一五七四——一六四七）字能始，號石倉，侯官人。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進士。天啓間，官廣西參議，以著野史紀略直書梃擊案本末，爲劉廷元所劾，指爲著書誹謗，遂削籍爲民。崇禎中，起廣西副使，力辭不就。家居二十年，著書甚富。唐王立閩中，起授太常卿，遷禮部侍郎，進尙書。淸兵下閩，入山中自經死。他著書甚多，詩文方面有石倉詩文集一百卷。他才氣少讓子龍，而溫婉過之。王士禎說：「明萬曆中年以後迄啓、禎間無詩，惟

侯官曹能始先生詩得六代、三唐之格，一時名士如徐桂、吳兆、林古度皆附之。」(註六) 我們且讀他下面的詩：

豫章諸郡徹哀笳，閩海猶然天一涯。三月風光臨上巳，兩京消息隔中華。登樓預想魚麗陣，入幕誰爲燕子家？世味不知如此惡，且將淸況試新茶。

——癸未上巳，李子素直社，城樓即事

明末文社四起，張溥等十餘人始結應社，其後更集南北各省文社會於吳郡，繼東林以講學，取「興復絕學」之義，名爲復社，而溥與張采爲之主盟，聲勢日盛，忌者頗多；福王時，阮大鋮以報復私怨，盡逮復社名士陳貞慧等（那時候張溥已經死了）爲明末黨禍之一。

張溥的詩文名高一時，其散文已如前節所述，詩如送侯豫瞻北上云：

春氣吳山早，風來水國初。社村今日酒，淋笏舊時書。燕子迎新舫，桃花牽板輿。尙持司馬節，珍重佩金魚。

亦頗工穩可誦。

張采（註七）字受仙，太倉人。崇禎元年（一六二八）進士，除臨川知縣。福王時，官禮部主事，進員外郎。有知畏堂文存十一卷、詩存四卷。他和張溥齊名，時號「婁東二張」。溥性寬泛，交博愛；他特嚴毅，喜甄別可否。做臨川知縣的時候，摧強扶弱，聲譽大起。南京失守，一向銜恨他的人，乘亂搏擊刺劉，幾無完膚，絕而復蘇，避居隣邑，以抑鬱死。其詩如漫興云：

豈自求仙道，須因避世爭。無官多暇日，有病得長生。不食安期棗，誰吹子晉笙？開簾尋落影，殘月已三更。

可以想見他的胸懷。

復社名士以氣節相尚，故明亡後頗多殉節者，如吳應箕、孫臨、楊廷樞等，（註八）更僕難數，而應箕詩文尤著。

吳應箕（？——一六四四）字次尾，貴池人。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副榜。唐王立，除池州推官，監紀軍事，兵敗被執，不屈死。有樓山堂集二十七卷。他博極羣書，通世務，善古文及詩。其論詩宗旨，以為：「詩本性情，述意志，心口相傳，宜無他假者；而以諧聲倚韻，裁取成章，已不能不在離合間，況

復賫之掇拾，專尙華麗哉？其失也僞，是爲無詩。吾生平不爲擬古，強笑不歡，非中懷所達故也。」其詩如閒看云：

閒看處堂喜，眞稱舉國狂。人猶殺李、范，運不及齊、梁。寂寞臨春閣，悲涼石子岡。只餘諸葛恨，頸血濺淮揚。

明末士大夫殉國者，指不勝屈。如黃道周、劉宗周以理學著。（註九）史可法、金聲等（註一〇）都大節稜稜，其詩文亦名重一時。而張煌言（註一一）在明亡後猶以殘兵支撐於海島者二十多年，艱阻崎嶇，百折不回，尤爲難能，其詩亦多宏偉之作。其他忠節之士同時以詩文名者，更不勝枚舉。然他們都自有其不朽之處，不在文學上爭短長。我們在文學的立場上，求其詩能卓然成家，足爲明朝一代詩人的後勁，同時以忠節著稱，不愧爲一代完人的，則有如下列的幾個：

鄺露（註一二）（一六〇四——一六五〇）字湛若，南海人。諸生。永明王立，授中書舍人。清兵破廣州，抱琴死。其詩集名嶠雅，係其手書開雕，古香可掬。他爲阮大鋮的門生，然以後來大節，爲世所稱。其詩清曠超妙，不染人間煙火，五言律具有李白的意境：

牛渚青天月，長縣供奉祠。如何今夕酒，不共昔人持？高詠那能日？登舟安所之？遡洄殊未已，言折楚江蘺。

——采石懷袁宏　李白

黎遂球（註一三）（？——一六四五）字美周，番禺人。天啓七年（一六二七）舉於鄉。唐王立，授兵部職方主事，守贛州，城陷巷戰死。其詩文有蓮鬚集二十六卷。粵東詩派自南園五子以迄區大相，皆講風格，未及靡曼，到了他醉心六朝、初唐，乃爲輕豔之詞，歌行短曲，風致嫣然。他蓋以才情勝，不爲格律所束縛的。如花下歌云：

生平不事求神仙，願上東海求仙船。童男童女各三千，教之歌舞及管弦。逍遙行樂二十年，遂令婚配同力田。可得萬人馳九邊，大雪國恥銘燕然。老夫鬚眉圖凌煙。結屋花國臨酒泉，名儒俠客列四筵。等閒賦詩人爭傳，乞得一字十萬錢。

夏完淳（註一四）（一六三一——一六四七）字存古，華亭人。允彝子。他生有異稟，五歲通五經，九歲善詞賦古文。師事陳子龍，子龍很器重他。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公元一六四四）他十四

歲，和杜登春等數人稱「江左少年」，上書縉紳四十家，乞舉義師勤王。京師陷，他又艸檄討從賊諸臣，時人壯其忠義。淸順治二年淸師下松江，他的父親殉節死。他從陳子龍起兵太湖，事敗，走吳易軍爲參謀，後易軍潰死，他屛處艸野，益不自聊。嘗慨兩都繼覆，擬庾信作大哀賦，文采宏逸。唐王稱號，遙授他中書舍人的官銜，他上表謝恩，托人把表祕密帶到福建，不料半途爲邏卒所搜獲，他遂被逮捕了，解往南京受審。他卻一些沒有畏懼，慨然說道：「天下豈有畏人避禍夏存古哉！我得歸骨於高皇帝孝陵，千載無恨。」在途中吟詠不絕。旣受審，經略某想保全他的生命，他卻侃侃而陳，辭色不稍屈，遂和進士劉曙同被斬西市。那時候是淸順治二年的九月，他年紀只有十七歲！他所著有玉樊堂集、內史集、南冠艸，淸嘉慶間郡人莊師洛、何其偉等編輯付刻，凡十卷，補遺二卷。又有代乳集是他九歲時作，及續幸存錄八卷，今多散佚。他天姿特秀，古體詩窺漢、魏、初唐堂奧，五七言律高華沉鬱，兼擅其長，而十五從軍，十七授命，磨盾艸檄，不異老生宿儒，那麼輕的年紀便具有這樣的天才，其人其文，古今無匹。他赴義時所作詩，語氣縱橫淋漓，讀之令人悲歌起舞：

　孤兒哭無淚，山鬼日爲鄰。古道麻衣客，空堂白髮親。循陔猶有夢，負米竟誰人？忠孝家門事，何

須問此身！

孤臣魂已斷，況復見長安！歌舞愁雲散，池臺落日寒。重來中貴宅，空掛侍臣冠。一片銀鐺影，還同劍珮看。

——拜辭家恭人

城上鍾山色，松杉落翠微。朝光羣鳥散，暝色二龍飛。璧月沈銀海，金風翦玉衣。孤臣瞻拜近，泉路奉恩輝。

——被羈待鞫在皇城故內璫宅

——御用監被鞫拜瞻孝陵恭記

范景文（註一五）字夢章，吳橋人。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進士。崇禎末官至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京城陷，投井死。有大臣譜及遺集。朱彝尊說：「啓、禎之際，秦聲變而至文天瑞，楚調變而至尹宣子，越吟變而至王季重，正音掃地矣。吳橋博綜舊章，領袖羣雅，其詩發揚而不厲，新警而不佻，獨自成家，不飮狂泉之水。」（註一六）他的詩如石頭城云：

荒荒憑故壘，傳是石頭城。返照三山影，江流六代聲。露華臨夜白，天氣入秋清。俯仰悲人代，還看古月明。

黃淳耀（註一七）（一六〇五——一六四五）初名金耀，字蘊生，嘉定人。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進士。家居，城陷自縊於清涼菴。有陶菴集二十二卷。他的文章和平溫厚，矩矱先民；詩亦渾雅天成，絕無儒響；於王、李、鍾、譚餘派，去之惟恐若浼。他和歸子慕一樣以陶菴名集，古詩也擬陶，然歸詩率眞，他的詩俊爽，又各不同；大抵歸有忘世之意，他卻有用世之意，這就是不同的所在。他的詩如和陶九日閒居云：

羈心如秋艸，方枯已旋生。良辰過我前，端憂乃無名。厲厲驚飇嚴，皚皚山雪明。朔雁流寒影，邊鞞動悲聲。古之豪俊人，感此多促齡。我獨胡爲爾，開樽且徐傾。平吟懷惠連，默對思公榮。知音不在側，何以訴中情。願爲雙飛鴻，羽翼不可成。

劉孔和（註一八）（一六一四——一六四四）字節之，長山人。鴻訓子。崇禎末，起兵長白山中，率衆南下，忤劉澤清被害。有日損堂詩集、練要堂文集。他少倜儻，好談兵，慕陳亮、辛棄疾之爲人。文章豪

邁，詩尤奇恣。王士禎說他的詩雄邁豪放，有東坡、放翁之風，一代奇才也。」

堦前修竹綠成林，侍子清朝拊素琴。聽盡明光三十段，碧池涼雨一時深。

——過訪幼量書圃

明末詩人善言風懷者，無過王彥泓。(註一九)彥泓字次回，金壇人。以歲貢爲華亭訓導，有疑雨集。他博學好古，詩多豔體。朱彝尊說：「風懷之作，段柯古紅樓集不可得見矣。存者玉溪生最擅長，韓冬郎次之：由其緘情不露，用事豔逸，造語新柔，所以擅絕也。後之爲此體者，言之惟恐不盡，詩焉得工？故必琴瑟鐘鼓之樂少，而寤寐反側之情多，然後可以追韓軼李。金沙王次回結撰深得唐人遺意，誦之感心嫮目，迴腸蕩氣。」(註二〇)他的疑雨集，傳誦到今，喜豔體詩者沒有不曾讀過的。他的詩如對花雜慟云：

瓊香一片委輕埃，猶憶春時傍砌開。腸斷江南陳叔寶，麗華身後卻歸來。

和王彥泓分鑣並驅者爲馮班。班(註二一)(一六一四——一六七一)字定遠，號鈍吟，常熟人。明末諸生。所著有定遠集、鈍吟詩文集，又有評點才調集。他博學多聞，說詩力排嚴羽，尤不取江西宗

派。他的詩和彥泓微有不同：彥泓以律詩勝，他以絕句見長；彥泓全學溫（庭筠、）李（商隱，）他於齊、梁及唐人溫、李無所不仿，其源出於才調集。我們且讀他的詩：

世間無賴是豪家，處處朱門鎖好花。惟有夢魂難管束，任他隨意到天涯。

——戲題

（註一）靜志居詩話。

（註二）明史卷二七七。

（註三）梅村詩話。

（註四）夏、徐明史均附子龍傳。周立勳字立卣，華亭人；王光承字玠石，上海人；明史均無傳。李雯字舒章，上海人。宋徵輿字直方，華亭人。

（註五）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

（註六）古夫于亭雜錄。

（註七）明史卷二八八，附文苑張溥傳。

（註八）吳應箕見明史二七七附邱祖德傳。孫臨明史卷同上，附楊文驄傳。楊廷樞卷二六七附徐汧傳。

（註九）均見明史卷二五五。

（註一〇）史見明史卷二七六。金見明史卷二七七。

（註一一）明史無傳，見南疆逸史卷五。

（註一二）明史無傳。

（註一三）明史卷二七八附楊廷麟傳。又南疆逸史卷三。

（註一四）明史卷二七七附陳子龍傳。

（註一五）明史卷二六五。

（註一六）靜志居詩話。

（註一七）明史卷二八二儒林傳。

（註一八）明史無傳。

（註一九）明史無傳。

（註二〇）靜志居詩話。

（註二一）明史無傳。

第三節　明清之交的文學家

清初文學家，大都是明末遺臣，他們爲明代文學之後勁，又同時振新朝文學之先聲。如侯（方域、）魏（禧）之於文，錢（謙益、）吳（偉業）之於詩，其關係於後來風氣極大。然侯、魏等在清代文學史上自有其地位。獨顧炎武少入復社，以詩文名，入清後，博治衆學，爲淸初的偉大學者，詩文之名反爲所掩。陸世儀以理學著於清初，然明季逸民詩中，他和顧炎武實最爲巨擘。此外於明亡後隱居不仕，以前朝遺逸的資格，憔悴行吟，終其天年，他們都和新朝沒有發生什麽關係，而在明、清之交的文學界中也自有其地位，在這裏是應該特別提出來敍述的。

顧炎武（註一）（一六一三——一六八二）本名絳，明亡後，改名炎武，字寧人，崑山人，學者稱亭林先生。生有異稟，少讀書數行並下，年十四爲諸生。明亡，其嗣母王夫人不食死，遺命無事二姓，自

是流寓四方，嘗居華陰，康熙中、大臣屢欲薦起，至以死辭。他的學問博大精深，自天文、地理以至河渠、兵法、音韻、金石，無不口舉其辭，心通其義，折衷定論，確不可移。所著書數十種，於六書音義，尤有獨得，詩文猶其餘事。然他少入復社，和同里歸莊以詩文名，都耿介不入俗，當時有「歸奇顧怪」之目；明亡後，其詩憑弔滄桑，語多激楚，茹芝采蕨之志，黍離麥秀之悲，淵源樸茂，直合靖節、浣花爲一手，不愧爲明三百年文學之後勁。他的天壽山詩，煌煌巨篇，爲杜甫北征以後所僅見者，詩長不錄，今錄其落日一首，嘗鼎一臠，可以知其味了：

　　落日江津送伍員，秋風壠上別徐君。偶來圯下逢黃石，便去山中臥白雲。

歸莊（一六三一——一六七三）字元泰，崑山人，有光曾孫。所著有恆軒集、山游詩。他和顧炎武同里，又同年生，同入復社。明亡，隱居不出，佯狂以終。其落花詩云：

　　枝上黃鶯漸露身，飛英歷亂墮紅塵。將隨薜荔依山鬼，難共蘼蕪待美人。河北名園貪結子，武陵歸道欲迷津。香車寶馬緣都盡，天與幽人一錦茵。

陸世儀（註二）（一六一一——一六七一）字道威，太倉人。明末諸生。嘗從劉宗周學，博洽無

所不通。明亡，拓地十畝，築亭其中，自號桴亭。以講學終其身，門人私諡尊道先生。所著有桴亭全集。他雖以理學著名，詩亦卓然成家，在明季逸民詩中，他和顧炎武最爲巨擘；顧以悲壯勝，他以渾灝勝。清汪端盛稱其新蒲綠二首，說是「血淚凝和而成，讀者亦爲淒然腸斷，」今錄如下：

新蒲綠，新蒲綠，韶華滿眼紛成觸。傷心又是十年餘，轉眼滄桑幾翻覆。燕子飛飛高下逐，啣泥依舊巢華屋。杜鵑何處不歸來，月上三更啼未足。

新蒲綠，新蒲綠，嫩柳天桃鬬妍馥。獨有萋萋芳艸痕，天涯望斷王孫目。秦宮漢苑遊麋鹿，楚水吳山栽苜蓿。日落蒼梧帝子愁，紛紜淚滿瀟湘竹。

陳瑚（註三）字言夏，太倉人。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領鄉薦。明亡，絕意仕進，與陸世儀江士韶盛敬遯跡荒村，被褐談道，人稱「婁東四先生。」卒年六十三，門人私諡安道先生。有確菴集。他的詩以沈雄勝，和陸世儀可稱工力悉敵。其詩如李映碧廷尉遺地圖云：

圖畫山川感慨多，邊陲風景近如何？ノ關無復蕭丞相，聚米空思馬伏波。兩戒一江橫似線，九州五嶽小於螺。錯疑留守魂歸夜，風雨聲聲喚渡河。

韓洽字君望，長洲人。明末、隱居不仕。有寄菴詩存。吳人詩多瀋雅，他獨沈厚磊落，不屑一語因人。朱彝尊說：「崇禎之際，言詩於吳下，吾必以君望爲巨擘焉，匪特高節軼羣也。」（註四） 其詩如張良椎云：

一擊或幸中，扶蘇作天子。劉、項雖亡秦，未必速如此。

沈欽圻字得輿，長洲人。明末諸生，入清不仕。他是沈德潛的祖父，後來德潛貴，清朝贈他禮部侍郎，他卻早已死了。他的詩自攄胸臆，感時之作，聲淚俱下：如書事云：

天地兵戈滿，江湖逋竄頻。白頭難許國，淚眼不逢春。玉關悲龍馭，雄關喪虎臣；唐家靈武業，望斷素衣人。

邢昉字孟貞，高淳人。崇禎時諸生，以隱終。他在明末布衣詩中稱第一，諸體皆工，七律尤淒婉可誦，如黃州寄杜于皇云：

葦岸風淒日漸微，長堤繫艇晚依依。十年紅樹辭鄉去，八月黃州見雁飛。燒罷林廬殘址在，戰餘茅屋幾家歸？翻憐此夕君思我，揚子潮回木葉稀。

屈紹隆（註五）字介子，番禺人。明末諸生。明亡後去爲僧，名今種，字一靈，返儒服，更名大均，字翁山。所著有道援堂詩文集及廣東新語等。他的詩自寫性情際遇，尤長於山林邊塞之作，不失爲明季一奇才。

天邊明月迴含霜，夜夜哀笳怨望鄉。一片愁心與鴻雁，秋風吹不到衡陽。——天邊

陳恭尹（註六）（一六二九——一六九九）字元孝，順德人。明亡隱居不仕。有獨漉堂集七卷。他和屈大均、梁佩蘭齊名，號「嶺南三大家」——大均已如上述。佩蘭應清試，不在明朝遺民之列，今不具述。——他操行介潔。博學工詩。其詩意在筆先，力透紙背。五古出入漢、魏。七古不屑摹仿杜、韓，而縱橫變化，實彙擅其勝。五律氣格高古。七律奇警蒼涼。明末嶺南詩人，他要算是一個超然拔俗的了。他的耕田歌，是一首絕好的白話詩，在現代白話詩集中也很難找到這樣好詩，今錄如下：

耕田樂，

耕田苦，

樂哉樂有年，
苦哉不可言。
春未至，先扶犂，
霜華重，土氣肥。
春已至，農事始。
鷄未鳴，耕者起。
泥汩汩，
水光光。
二月稻芽，
三月打秧，
五月收花，
六月垂垂黃

再熟之田始有望。
三月打秧，
六月薅艸，
一熟之田，九月始得穫稻。
近路畏馬，
馬食猶寡，
近水畏兵，
兵刈何名！
上官不待熟不熟，
昨夜取錢今取穀。
西隣典衣東賣犢：——
黃犢用力且勿苦，

屠家明日懸爾股。

杜濬（註七）字于皇，號茶村，明末副榜貢生。國變後僑寓金陵，時往來淮、揚間，食貧苦吟以終。他論詩極嚴，於時人多所排詆，有富人重價購其集而焚之，後鄉人某搜得其遺稿行世，然所存不及十之三。他的詩逸情孤詣，迥出塵表，奇崛而絕雕刻，警健而謝粗豪，雖邊幅稍狹，要不失爲明季一作家。

維舟折桂花，香色到君家。露氣澂秋水，江天卷暮霞。南軒人去盡，碧月夜來華。寂寂忘言說，心親一碗茶。

——過蔣子

徐夜（註八）字東癡，——初名元善，字長公，後慕嵇叔夜之爲人，改今名。——新城人。明末諸生，入清隱居不仕。有嵇菴集。他的詠懷詩云。

凡骨難遽化，仙藥不可求。一身爲物役，未可輕王侯。曠士洞達心，無爲生遠游。遠游亦有方，九洲非一洲；常恐血氣軀，車馬生墳邱。試聽蟪蛄聲，語默成春秋。山獄自終始，江海日夜流。

吳騏（一六二〇——一六九五）字日千，華亭人。明季諸生。以詩文受知於陳子龍、夏允彝。明

亡後，絕意仕進，屏跡荒僻，不求人知。自號九峯遺黎。間作詩文，輒棄去。其詩名𩕳頷集，皆出友人所選錄。他的詩於蒼涼古直之中，極沈鬱頓挫之致。雖親炙陳子龍，而不盡沿其派。同郡李雯、宋徵輿輩名居其上，而才調出處，均不及他。其詩如宮人斜云：

鏡面銅花雜翠緋，步搖零落散珠璣。紅衫化盡雙蝴蝶，自採梧桐製舞衣。

哀感頑豔，不數鮑家之唱。

錢澄之（註九）字飲光，原名秉鐙，字幼光，桐城人。崇禎諸生。國變後，杜門課耕，自號田間老人。有藏山閣集。他的詩自抒情性，無意求工而自無不工。五言似陶潛，亦在神理，不在字句，和歸子慕異曲同工。我們讀他的田園雜詩，可以想見品概：

人生會有盡，行止非自由；止亦不可趣，行亦不可留。如何柴桑叟，汲汲爲此憂？終年痛飲酒，冀以忘其愁。吾身聽物化，化及事則休。當其未化時，焉能棄所謀。有子亦須教，有田亦望收，天心與人事，何息不周流。我不離世間，而願與天游。安能外親戚，視之同聚漚？乃知黃、老書，不如孔與周。

他是研究過理學的，所以完全是儒家的樂天知命的人生觀。

張綱孫字祖望，一名丹，字秦亭，錢塘人。有從野堂集。他性恬淡，入清隱居不仕，自號竹隱君。他和陸圻、毛先舒、柴紹炳、吳百朋、陳廷會、孫治、丁澎、沈謙、虞黃昊相倡和，稱「西泠十子」。他的詩悲涼沈遠，矯然不羣。如白竹邨云：

路盤白竹邨，崎嶇探窮谷。居人八九家，林杪構破屋；下惟四柱立，亭亭不附木；仰視如鳥巢，夕瞑梯雲宿；已防虎豹害，復懼麋鹿觸。我行多彷徨，不敢歧路哭。從者勿苦饑，餐松毛羽足。

方以智（註一〇）字密之，桐城人。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進士，授檢討。明亡後爲僧，名宏智，字愚者，一字無可，別字藥地。有桴山全集。他是巡撫方孔炤的兒子，當時和陳貞慧、冒襄、侯方域稱四公子。四公子中陳、冒入清皆隱居不仕；侯方域嘗一應舉，在清初和魏禧並以古文著稱。四公子中要算以智的詩最工，其題方孝孺祠詩，有句云：

十族可憐無姓字，三楊終不是功名。

王翃字介人，嘉興人。居梅里，與周篔、李繩遠、朱彝尊諸人相倡和，以布衣終。著作甚多，遇盜棄於爲時所傳誦。

水，族弟庭，掇拾殘稿刻之，名二槐草存。他初擅詞曲，後研聲詩，啓、禎之間，大雅不作，毅然以起衰自命。汪端說：「介人詩斂才就範，因意遣詞，冲淡處似襄陽，深婉處似龍標，沈摯處亦似少陵；禾中詩人，自清江、巽隱以後，竹垞以前，此其卓然成家者也。」他的金陵懷古詩掩抑流麗，可匹元好問過故宮諸作，今錄其一首如下：

鍾山雲氣繞飛龍，空外參差紫閣重。想見當時殘月夜，宮人初聽景陽鐘。

朱舜水（註一二）（一六〇〇——一六八二）名之瑜，字魯璵，舜水其號也，餘姚人。明亡後，亡命日本，至今日本人還很敬仰他。今所傳有舜水先生集，是民國初湯壽潛等所刊。他的詩如錢塘云：

天際銀幡立，鴟夷怒未消。定知千載上，江水不生潮。

至如萬斯年、黃宗羲、毛奇齡、朱彝尊、王士禎等，都生在明、清之交，但是他們於清朝的關係較深，讓編清代文學史的去敍述罷。

（註一一）傳見清史稿列傳二六八。

（註一二）清史稿列傳二六七儒林一。

（註三）清史稿附陸世儀傳。

（註四）靜志居詩話。

（註五）清史稿列傳二七一附陳恭尹傳。

（註六）清史稿列傳二七一。

（註七）清史稿列傳二八八遺逸二。

（註八）清史稿同上，附王世祿傳。

（註九）清史稿列傳二八七遺逸一。

（註一〇）同上。

（註一一）日人今井弘濟、安積覺合撰的舜水先生行實，頗詳盡，見舜水先生集。

第六章 明代的八股文

第一節 八股文的起源及其演變

講近世中國文學史的，每每將八股文忽視了。八股文雖不足入於文學之列，惟明、清兩代五百年間的文士學者，差不多沒有不曾經過此種文體的練習的。國家以此取士，士大夫以此爲進身的工具。艾南英說得好：「非是塗也，雖孔、孟無由得進。」（註一）它和近世文學界結緣至深，近世文學界受它的影響至鉅。黃宗羲論明文不及前代之盛，以爲「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無足怪也。（註二）」其實八股文的影響，豈但是古文一方面，又豈但在文學一方面，簡直可以大膽一點說中國的文化也受它不小的影響咧！而它的生長，它的成熟，卻在明代。論明代文學而不及八股文，正和刺刺於前後七子而置小說傳奇於不論的

同一錯誤。

在未說到本文之前，應先把「八股文」這個名稱加以說明。明史選舉志說：

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略倣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爲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

股，是對偶的意思。但爲什麽叫做「八股」，明史語焉不詳。據顧炎武說：

經義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稱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一四八七）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卽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其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問之儒人，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

（註三）

然則八股文的名稱並不始於明初。它的內容也屢有變遷，在明嘉靖以後，一般人已經不知道爲什

麼叫做八股文了。又據淸崔學古的解釋，以爲八股文中有所謂「起股」「虛股」「中股」「後股」，每項二股故云八股。（註四）然明初的作品並沒有這樣一定的格式；起股、虛股的變法尤多，不一定用股；亦有每篇多至十餘股者。大抵八股文名稱之由來，當如顧炎武所說。其後流俗相傳，這個名稱遂一成不變了。

八股文的異名甚多：因爲它是代聖賢立言，範圍不出四書五經，所以又有「四書文」「經義文」之稱。其他如「制義」「制藝」「時文」等，都是八股文的異名。但我們爲便於稱述起見，關於這一類的文章，不論它的年代是否在成化以後，內容是否整整的八股，統叫做它八股文，反正這名稱久已通俗化了。

八股文的生長、成熟，都在明代。但其源流則甚遠：古代散文中亦常用偶句，惟出於自然，非有特意，故不多見。到了漢朝已漸有排偶之趨尙：賈誼的過秦論已頗有對偶的痕跡；後來司馬相如作賦，亦常間以偶句；到宣帝時，王褒作聖主得賢臣頌，排偶之句漸多；光武時，馮衍爲文幾乎純用排衍筆法。魏、晉以還，排偶之文益多。到了六朝，駢體文便做了正宗的文學。唐韓愈號稱文起八代之衰，化駢

爲散，然而他的與陳給諫書中有二段：

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温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厲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

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

這一類所謂文章的雙關法，屢屢被人引用爲例，實際上已具有八股文的雛形。至於律詩，尤其是唐朝的應制六韻詩；可以說是有韻的八股文。清毛奇齡說：

世亦知試文八比之何所自昉乎？漢武以經義對策，……此試文所自始也。然而皆散文也。……惟唐制試士，改漢、魏散詩而限於比語，有破題，有承題，有領比，有頸比，有腹比，有後比，而後結以收之；六韻之首尾，卽起結也，其中四韻，八比也。然則試文之八比視此矣。（註五）

如上所述，八股文的淵源於文之駢儷，詩之排律，殆無疑義。然其大輅椎輪，則爲宋朝的經義：宋神宗熙寧四年（一〇七一）王安石當國，用經義取士，考試以經文爲題，使引申其義，叫做經義，後人以

爲八股文所自昉。但體制和八股文不同，並不是「體尙排偶，」不過代聖賢立言是一樣的。我們可以說宋經義和明、淸的八股，精神是一貫的，而面目卻全然不同。淸兪長城輯北宋至淸經義一百二十名家所錄有王安石、蘇轍諸人的作品，然不言所據何本，後人頗疑其僞。（註六）惟宋文鑑中所載張庭堅自靖人自獻於先王一文卽當時程試之作。庭堅亦北宋人，其文亦較可靠，今錄如下：

君子之去就生死，其志在於國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其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義之所主，鬼神其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爲之奴，而皆無媿於宗廟社稷，豈非謀出於此歟？此其相戒之言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蓋於是時，紂欲亡而未寤也。其臣若飛廉、惡來，皆導王爲不善，而不與圖存。若伯夷、太公，天下可謂至賢者，則潔身引退，而義不與俱亡。夫爲商之大臣而且與王爲親，惟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也。三人者，欲退而視其敗則不忍，欲進而與王圖存則不可與言，雖有忠孝之心，其誰達之哉？顧思先王創業垂統，以遺其子孫，設爲職業祿位，以處天下之貢俊，俾相與左右而扶持之，期不至於危亡而後已。子孫弗率，亡形既見，而忠臣義士之徒，猶不忘先王所以爲天下後世之意，以爲志不上達，道與時廢，亂者弗可

洽也，傾者弗可支也，而臣子所以報先王者，惟各以其能自獻可也。

雖然，君子之志不同，而於生死去就，各當於義，不獲罪於先王，非人所能爲之謀，其在於自靖乎！蓋若商祀之顚隮，則微子以爲心憂而辱於臣僕不與其君俱亡也，箕子、比干之所羞爲也。微子抱祭器適周以請後，則奉先之孝得矣。比干諫不從，故繼以死，則事君之節盡矣。箕子以父師爲囚奴，猶眷眷之不去，則愛君之仁至矣。其死者若愚，其囚者若汚，而其輒去者若背叛非忠也。然三子皆安然行之，不以其所不能爲自愧，而亦不以其所能爲愧人，更相勸勉，以求合於義，而不期於必同。夫謂先王所以望於後者，惟忠與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則自獻以其忠；則是三子之非苟爲也。處垂亡之地，猶眷眷乎天下國家，而不在一身，故其志之所謀，各出其所欲爲，以期先王知之耳。古所謂「較然不欺其志」者，非斯人之謂乎？

雖然，書載微子與箕子相告誡之辭，而比干不與焉。何哉？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辨者也。比干以死無所足疑，故不必告人；而箕子、微子不免云云者，重去就之意而厚之故也。不然，安得並稱三仁哉？

到了元朝仁宗皇慶二年（一三一三）復行科舉，仍用經義，然體式上已小有變遷；綜其格律：有所謂「破題」「接題」，接題之下爲「小講」亦稱「冒子」，小講後入「官題，」官題下「有原題，」有「大講，」有「餘意」亦稱「從講，」又有「原經」亦稱「考經，」有「結尾」。承襲既久，以冗長繁複爲可厭，或稍稍變通之，而大要有「冒題」「原題」「講題」「結題，」則一定不可易。(註七) 像這樣的在一定規律之下，以次逐段構成，已漸近八股文的體裁。明太祖洪武初，下詔特設科舉，以洪武三年（一三七〇）八月爲始。不久復罷科舉不用，但令有司舉察賢才。到十五年（一三八二）復設，十七年始定科舉之式，命禮部頒行各省，後遂以爲永制。(註八) 十八年的會試，就是有名的所謂「洪武乙丑科」。那年會試的題目是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第一名爲分宜人黃子澄，其文云：

治道隆於一世，政柄統於一人。夫政之所在，治之所在也。禮樂征伐皆統於天子，非天下有道之世而何哉？

昔聖人通論天下之勢，首舉其盛爲言。若曰：天下大政，固非一端；天子至尊，實無二上。是

故——

民安物阜，羣黎樂四海之無虞。

天開日朗，萬國仰一人之有慶。

主聖而明，臣賢而良，朝廷有穆皇之美也。

治隆於上，俗美於下，海宇皆熙皞之休也。

非天下有道之時乎？

當斯時也：——

語離明，則一人所獨居也。

語乾綱，則一人所獨斷也。

一制度，一聲容，議之者天子，不聞以諸侯而變之也。

一生殺，一予奪，制之者天子，不聞以大夫而擅之也。

皇靈丕振，而堯封之內，咸懍聖主之威嚴，

王綱獨握，而禹甸之中，皆仰一王之制度。

信乎，非天下有道之世，孰能若此哉？

這篇文章，還是八股文的初體，雖體尙排偶，尙無一定之限制。成化以後，體式漸完備，有所謂：

破題（按：破題限兩句，將題字破開，綜括全篇意旨。）

承題（按顧炎武云：「制義發端兩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爲多，此宋人相傳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聖賢爲何而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賢言畢，自陳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後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衒者，則但言前代，不及本朝，至有大結止用三四句者矣。」）

起講（按崔學古云：「又名『小講』『開講，』是文章說起處。破承是我斷古人的，起講以下，便替古人說話了。」又按：起講下有「領題」是承上落下處。但明文對於起講、領題的界限，不若淸代作家的明劃，有時候起講下竟找不出領題。）

起股（按崔云：「又名『提股，』是掛題線索處。亦有不用股，只單一行以代起股者，是起股

之變法。」）

虛股（按崔云：「又名『小股，』是點出題面處。每股以兩句爲率。亦有不用股，只作一兩句點題者；或頓一二語，方點出題面者；更有不卽點題，先只頓一二語者。）

中股（按崔云：「是正發題義處。」）

後股（按崔云：「是推廓餘意處。」）

大結（按制義叢話引書香堂筆記云：「前明制義，每篇之後多有大結。」）

等名目，以次逐段搆成。今錄天啓間金聲的言不順二句一文以示例：

事不可以逆成，而正名之義切矣。（破題）夫言以行事；事不得於言而求諸事，不亦左乎？（承題）

若曰，子迂吾說，將謂拘於理而不達於事也。而不知吾說誠計事之深者也。（起講）以爲吾欲爲政，則必以興事爲期；有如爲之而無成，此其君無樂乎有國，而其相亦無貴乎當國。

且吾業爲政，則無自操事之體，亦惟是申命以行之；豈徒惟其言而莫予面違，亦必服其言而莫予心非。（起股）今者，名不正而言已不順矣。——

順逆之故，初不必驗於言後；而

成敗之機，吾早已見於事前。（虛股）

將有事於國中，則明詔大號，百姓於是乎望德音焉。君臣上下，義有所錯，要必始於父子。而今大義先蔑如矣，則而象之，又何誅乎？雖令之不聽，呼之不應，吾見其廢然而反耳。

將有事於境外，則尺簡寸牘，四方於是乎觀辭命焉。朝聘會盟，繼好息民，則又必稱我先君。而今紊然於所自承矣，文而告之，又何稱乎？或詰我而無辭，即欲蓋而彌彰，吾見其動輒得咎耳。（中股）

蓋勳業之在天壤，未有可獨立而就。天與人歸，卽帝王尙煩其擬議；故謨必訏而後定命，猷必遠而後辰告。豈其抗衡中外，而可以遂其僥倖之圖？

天理之在人心，不可以一日而欺。理短辭窮，雖英雄無所用其勢力。彼作誓而尙有叛，作誥而

尙有疑；況乎決裂典則，而漫以行其矯誣之意！（後股）

由斯以觀，不順於言而求成於事，必不得之數矣。而其弊皆自名始。子謂爲政而不期於成事則可；不然，安得迂吾言乎？（大結）

這篇作品，首尾完備，中間又是整整的八股，可以說是八股文的正格。但我前面說過，八股文並非一定不易地整整的八股，明文中往往有多至十幾股者；到了清朝，後股可做可勿做，所以名爲八股，實際上往往只有六股。凡此，其例甚多，現在不一一列舉了。

（註一）詳見下節。

（註二）見南雷文約明文案序上。

（註三）見日知錄。

（註四）崔學古字又尙，清當塗人。著少學一篇，對於八股文的作法，言之頗詳，見檀几叢書二集。

（註五）見西河集。

（註六）如四庫總目經義模範提要云：「康熙中，編修俞長城嘗輯北宋至國初經義一百二十名家，然所錄王安石、蘇轍諸

人之作，皆不言出自何書，世或疑焉。」

（註七）以上據四庫總目書義矜式提要。

（註八）以上據明史選擧志。

第二節　八股文的作用及其影響

八股文的作用是很明顯的：專制帝王用以作愚弄士子的工具，而士大夫用以作進身榮顯的敲門磚。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太祖下詔說：

……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夷，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八月爲始，特設科擧，以取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材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朝文武，皆由科擧而進，非科擧無得與官！……

這眞是專制帝王把士大夫養成很頑固的服從性與模仿根性的絕妙方法！「非科擧無得與官，」

你倘不甘貧賤終身，你須得遵守功令，在應該說什麼與應該怎樣的範圍內，盡力地顯出本領來，顯得好時，便是「中選」便有官給你做。簡單地說：你要做官，你須得先練習好了應試的文章。而這些文章，又須「代古人語氣爲之」不容你妄參意見，結果是自己沒有思想，沒有話說，這又是養成奴隸根性的絕妙方法！然而這還不够，還得用盡種種方法，先把士子的廉恥氣骨都消磨盡了，然後可以帖然就範，做專制帝王的忠臣義士。我們一看明朝對付應舉生的種種方法，便可知道其中的玄妙了。艾南英應試文自序說：

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

舊制：諸生於郡縣有司，按季課程，名「季考」及所部御史入境，取其士什一而校之，名爲「觀風」二者既非諸生黜陟之所繫，而予又以嬾慢成癖，輒不與試。獨督學試者於諸生爲職掌，其歲考，則諸生之黜陟繫焉，非患病及內外艱無不與試者。其科考，則三歲大比，縣升其秀以達於郡，郡升其秀以達於督學，督學又升其秀以達於鄉闈；不及是者，又於遺才大收以盡其長。非是塗也，雖孔、孟無由而進。故予先後試卷，盡出是二者。

試之日，衙鼓三通，雖冰霜凍結，諸生露立門外，督學衣緋衣坐堂上，燈燭圍爐，輕煖自如；諸生解衣立，左手執筆硯，右手持布襪，聽郡縣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學前，每諸生一名，搜檢軍二名，上窮髮際，下至膝踵，倮腹赤踝，至漏數箭而後畢，雖壯者無不齒震悚慄，以下大都寒沍不知爲體膚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學輕綺蔭涼，飲茗揮箑自如，諸生什伯爲羣，擁立塵坌中，法既不敢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數百人夾坐，蒸薰腥雜，汗流浹背，勺漿不入口，雖設有供茶吏，然率不敢飲，飲必朱鈐其牘，疑以爲弊，文雖工，降一等：蓋受困於寒暑者如是。既就席命題，一以教官宣讀，便短視者；一書牌上，吏執而下巡，便重聽者。近廢宣讀，獨以牌書某學某題，一日數學，則數吏執牌而下，而予日短視，不能咫尺，必屏氣詢旁舍生問所目，而督學又望視臺上，東西立瞭望軍四名，諸生無敢仰視，有四顧離立倚語者，則又朱鈐其牘，以越規論，文雖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困，雖溲溺不得自由：蓋所以繫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所置坐席，取給工吏，吏大半取漁所費，倉卒取辦，臨時規製，狹迫不能舒左右肱，又薄脆疏縫，據坐稍重，即恐折仆，而同坐諸生常十餘人，慮有更號，率十餘坐以竹聯之，手足稍動，則諸坐皆動，竟日無安境；且自閩中一二督學，重懷挾之禁，諸生併不得執硯，

硯又取給工吏，率皆靑刓頑石，滑不受墨，雖一事足以困其手力；不幸坐漏痕承簷所在，霖雨傾注，以衣覆卷，疾書而畢：其受困於胥吏之不謹者又如此。比閱卷，大率督學以一人閱數千人之文，文有平奇虛實繁簡濃淡之異，而督學之好尙亦如之，取必於一流之材，則雖宿學不能以無恐。高下既定，督學復衣緋衣坐堂上，郡縣有司候視門外，教官立階下，諸生俛行以次至几案前，跪而受教，噤不敢發聲，視所試優劣，分從甬道西角門而出，當是時，面目不可以語妻孥：蓋所謂拘牽文法，以困折其氣者又如此。至入鄉闈，所爲搜檢、防禁、囚首垢面、夜露晝曝、暑暍風沙之苦，無異於小試，獨起居飲食，稍稍自便，而房師非一手，又皆簿書獄訟之餘，非若督學之專靜屏營，以文爲職；而予七試七挫，改絃易轍，智盡能索，始則爲秦、漢、子、史之文，而闈中目之爲野，改而從震澤、毘陵、成、宏正大之體，而闈中又目之爲老，近則雖以公、穀、孝經、韓、歐、蘇、曾大家之句，而房師亦不知其爲何語；每一試已，則登賢書者，雖空疏庸腐稚拙鄙陋，猶得與郡縣有司分庭抗禮，而予以積學二十餘年，制義自鶴灘、守溪，下至宏、正、嘉、隆大家，無所不究，書自六籍、子史、濂洛關閩、百家衆說、陰陽、兵、律、山經、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無所不習，而顧不得與空疏庸腐稚拙鄙陋者爲伍；入謁上官，隊而入，隊而出，

與諸生等。每一念至，欲棄舉業不事，杜門著書，考古今治亂興衰以自見於世；而又念不能爲逸民以終老。

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若予者也。……

像這種對付應舉生的方法，幾乎並囚犯而不如。但讀書人到了那時候羞恥是忘記了，氣節是不講了，什麼「士可殺不可辱」的古話也置之腦後了，寧受搜檢、防禁、囚首垢面、夜露晝曝、暑暍風沙之苦，跪而受教，噤不敢聲之辱，雖當時面目不可以告妻孥，還是樂此不疲。所爲何來？無非是爲「不能爲逸民以終老」，換句話是爲要做官。程頤說：「科舉之學，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耳。」（註一）其實他何嘗知道聰明的專制帝王創立科舉，就在要奪士大夫的「志」，不奪其志，怎的養成他們的奴隸性呢？而用八股文取士，比較任何方法更來得巧妙。在另一方面，讀書人有了這塊敲門磚，不用談什麼學術思想，只教哼幾篇爛八股，迎合了考官的意旨，不管你空疏庸腐稚拙鄙陋，一旦中式，就是新貴人的「舉人」「進士」了。像艾南英一流人還是笨伯，要從什麼「六經子史浮屠老子之文章」的中間去練習做八股文，無怪要「七試七挫」「備嘗諸生之苦」了。

八股文爲專制帝王及士大夫互相利用，它的運命、從明初到清末，就維持了五百多年。這五百多年中受它影響的，不僅在文學一方面，單就文學一方面說，單就明代文學界說，正統派的文學家中間，有幾個沒有經過八股文的練習？歸有光在明代的散文作家中算是有數的人物，然而黃宗羲說他「試除去其敍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註二) 其他也就可想而知。明代的幾次文學復古，雖原因不一，但對於八股文的反動止少是原因之一。(註三) 然而他們——如前後七子——受八股文的代古人說話的影響太深了，雖跳出了八股文的圈套，卻又自然而然的落到別一個圈套裏，這個圈套就是不說自己的話，專事模擬古人，又叫做「窠臼」。八股文替古人說話，美其名爲「代聖賢立言」，其實是落了聖賢的窠臼。復古派高唱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以及號稱反復古派的變秦、漢爲歐、曾，其實不過打着秦、漢、盛唐、或歐、曾的腔調來說話。可笑從來的所謂文章道統，不過博得幾種窠臼而已，而八股文便是這幾種窠臼的代表。我們再擴大一些說：八股文的精神，是在不許對古人的說話及當時的文物制度有絲毫懷疑，不許發揮自己的思想。懂得這一貫的精神的，身前則身名俱泰，身後則垂範後人，天下才智之士，那一個不想走上這一條路！同時把一切描寫社會狀

況表現自己思想的小說、傳奇等，都認爲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中國文壇上的黯淡空氣，多半是從這裏來的。最往後一些說，八股文的精神，在科舉廢止後，在不曾習練過它或竟不曾見它的人們的心裏還是活着。從前做八股文的妙訣就在謹遵功令替古人說話，換句話就是奉命說話。這「奉命說話」四字差不多又是中國人做官及處世的妙訣，專制時代不懂得這個妙訣，便會變成非聖無法的叛徒，不給你官做還是小事。現在還不是一樣！不過「代聖賢立言」的口號變爲統一思想的理論，非聖無法的科條一變而爲近代的新名詞「反動」而已。科舉儘廢止，八股文儘成爲歷史的殘骸，而八股文的精神還是不滅。

（註一）見程子語錄。

（註二）見明文案序上。

（註三）參閱本書引言。

第三節　明代的八股文作家

八股文在明代是生長及成熟的時期，故三百年中，作家雖多，而體製格調，各不相類。清方苞說：

明人制義體凡屢變：自洪（武）、永（樂）至（成）化、（弘）治百餘年中，皆恪遵傳註，體會語氣，謹守繩墨，尺寸不踰。至正（德）、嘉（靖）作者始能以古文爲時文，融液經史，使題之義蘊，隱顯曲暢，爲明文之極盛。隆（慶）、萬（曆）間兼講機法，務爲靈變，雖巧密有加，而氣體茶然矣。至（天）啟、（崇）禎諸家，則窮思畢精，務爲奇特，包羅載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題以發之，就其善者，可興可觀，光氣自不可泯。凡此數種，各有所長，亦各有所蔽。故化、治以前，有簡要親切，而又有精彩者；亦有直寫傳注，寥寥數語，及對比改換字面而意義無別者。正、嘉而後，有氣息醇古，實有發揮者；亦有規模雖具，精義無存，及剽襲先儒語錄，膚廓平衍者。隆萬爲明文之衰，有氣質端重，間架渾成者；亦有專事陵駕，輕剽促隘，雖有機趣而按之無實理眞氣者。至啓、禎名家之傑特者，其思力所造，塗徑所開，或有前輩所不能到；其餘雜家，則偭棄規矩以爲新奇，剽剝經子以爲古奧，雕琢字句以爲工雅，書卷雖富，辭理雖豐，而聖經賢傳本義轉爲所蔽蝕矣。（註一）

方氏所論偏於作風方面而八股文的體製格調，也隨各時代而變遷。我們爲便於敍述起見，把它分

爲四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自洪武中到成化初；

第二個時期——自成化中到嘉靖末；

第三個時期——從隆慶到萬曆末；

第四個時期——從天啓以迄明末。

前人曾把這四個時期的作品，比之於詩之有初、中、盛、晚唐。蘇翔鳳說：

文（指八股）之在明，猶詩之在唐也：初唐渾穆，盛唐昌明，中唐名秀，至晚唐而憂時憫俗之意發而爲言，感激淋漓，動人也易。洪宣（德）之文，初唐也；成、弘、正、嘉之文，盛唐也；隆、萬之文，中唐也；……啓、禎則晚唐矣。（註二）

第一個時期是八股文的初生時期，作家可稱述者甚少。相傳劉基有敬事而信一文，爲明朝一代八股文之祖，然是初體之尤者，故後人選錄明代八股文，大都以黃子澄的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文爲第一篇文字。子澄（註三）初名湜，以字行，更字伯淵，分宜人。洪武乙丑科會元，官至

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他那篇作品，前面已經選錄了，茲不贅錄。

在第一期的作家中，姚廣孝以「通儒書僧」資格召試禮部入格，眞是明代八股文作家中之別開生面者。廣孝本吳中僧，名道衍，與高啟爲詩友，在第一章裏已經講起過他。明史說他在洪武中以通儒書僧試禮部入格，不願爲官，仍賜僧衣。相傳其有所謂誠其意者兩節一文，殆卽試於禮部時的作品，文云：

蓋聞明德以天下爲體，然每爲天下之念所昏。聖經以致知言誠意，而求端於格物，此有深意焉。

夫所格者何物也？若曰：一人明德耳。——

何爲天下國家之皆貫其間？則必有爲人一念，欺吾初心，是與小人之不格物者一也。

如何修身然後齊、治、平皆在其間？又有求人一念，並欺我知，是與小人之不能致知者一也。

凡好惡發於赤子之眞，皆可适之天下，此聖賢之意，自慊也。

凡好惡爲天下而飾，卽非赤子之眞，此雜霸之意，卽盜蹠之意，自欺也。

雖以聖人帝王而不能無雜霸之心，卽不能無盜蹠之心，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愼之何如？時時格物，則時時致知矣。小人惟致知格物之間略有不愼，而求之天下聖人王者方持大鑑以照心中之盜蹠，而天下之盜蹠皆入其鑑，此小人之所以不能免也。

嗟乎！小人亦誤求之天下之間，而失之於先後焉者也，其害如此，可不愼哉！惟愼故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正愼也，此明明德也，誠意者可不知哉！

這篇作品和黃子澄那篇一樣，都是未成熟的八股文。然而以「通儒書僧」的資格，居然也有機會一題八股文的手段，想見明初仕途之廣，而明太祖籠絡讀書人的手段，亦可謂無微不至了。

第一期之末的八股文，漸漸地由初生而快到長大的時候了，像邱濬，便是一個承先啓後的有名作家。邱濬在第二章裏已經講起過他。他的周公兼夷狄百姓寧文云：

惟聖人有以除天下之害，則民生得其安矣。夫人類所以不安其生者，異類害之也；苟非聖人起而任除害之責，則斯民何自而得其安哉？

昔孟子因公都子好辨之問，歷舉羣聖之事而告之及此。謂夫周公以元聖之德，爲武王之相，

斯時也：——

成周之王業方興，

有殷之遺患未息。

其所以爲天下害者，非獨奄、飛廉而已，而又有所謂夷狄者焉。夷狄交橫，不止害民之生，而彝倫亦或爲之澶矣。非力去之不可也。

其所以爲中國患者，非獨五十國而已，而又有所謂猛獸者焉。猛獸縱橫，不止妨民之業，而軀命亦或爲之戕矣。非急除之不可也。

周公生於是時，以世道爲己任，寧能視民之害，而不爲之驅除乎？是以——

於夷狄也，則兼而幷之，而使之不得以猾夏。

於猛獸也，則驅而逐之，而使之不至於逼人。

夷狄既兼，則夷狄不得以亂華，而凡林林而生者，莫不相生相養，熙熙於衣冠文物之中，而無澶亂之禍。

猛獸既驅，則鳥獸之害人者消，而凡總總而處者，莫不以生以息，恬然於家室田疇之內，而無驚擾之憂。（後股）

謂之曰：「百姓等，」信乎無一人之不安其生也。周公以是而相武王，其及人之功，何其大哉！

第二期的作家，首推王鏊。（註四）鏊（一四五〇——一五二四）字濟之，又字守溪，吳縣人。成化甲午（一四七五）解元，乙未會元、探花，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恪。其制義有王守溪文稿。他是明代最有名的八股文作家。俞長城說：「制義之有王守溪，猶史之有龍門，詩之有少陵，書法之有右軍，更百世而莫並者也。前此風會未開，守溪無所不有；後此時流屢變，守溪無所不有。理至守溪而實，氣至守溪而舒，神至守溪而完，法至守溪而備。」（註五）今錄其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文如下：

民既富於下，君自富於上。蓋君之富藏於民者也；民既富矣，君豈有獨貧之理哉？

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告哀公。蓋謂：公之加賦，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盍先足其民乎！

誠能——

百畝而徹，恆存節用愛人之心；

什一而征，不爲厲民自養之計。則——

民力所出，不困於征求；

民財所有，不盡於聚斂。

閭閻之內，乃積乃倉，而所謂仰事俯畜者無憂矣。

田野之間，如茨如梁，而所謂養生送死者無憾矣。

百姓既足，君何爲而獨貧乎？

吾知藏之閭閻者，君皆得之有之；不必歸之府庫，而後爲吾財也。

蓄之田野者，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積之倉廩而後爲吾有之也。

取之無窮，何憂乎有求而不得？

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無備？

犧牲粢盛，足以爲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資朝聘之費。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給之也，其孰與不足乎？

饔飧牢醴，足以供賓客之需；車馬器械，足以備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應之也，其孰與不足乎？

吁！徹法之立，本以爲民，而國用之足，乃由於此，何必加賦以求富哉！

清方苞批評這篇文章說：「層次洗發，由淺入深，題義既畢，篇法亦完，此先輩眞實本領，後人雖開闔照應，備極巧變，莫能繼武也。」（註六）

與王鏊齊名者爲錢福，時稱錢王兩大家。福字鶴灘，華亭人。在前幾章裏已經講過他，俞長城說他的八股文「發明義理，敷揚治道，正大醇確，典則深嚴，即至名物度數之繁，聲音笑貌之末，皆考據精詳，摹畫刻肖，中才所不屑經意者，無不以全力赴之。」他的非帷裳必殺之一文，爲後人傳誦，以爲在論語鄉黨篇中最難著筆的題目，他獨能考據精詳，言之娓娓。今錄其文中四比如下：

朝祭之裳，貴乎直方，故正幅如帷，雖費而不及奢也。自此之外，何所取義於正幅，而爲是奢且僭耶？於是省爲削幅，而以齊視要上，則殺乎其下矣。

如帷之幅，要齊同廣，故襞積就要，雖華而不及靡也。既用削幅，何所設施夫襞積，而爲是靡以

混耶？於是旁無襞積，而要有殺縫，亦濟如其下齊矣。

殺其幅而不嫌於前後之聯裂，昭其儉也。先王之制無之，不敢增也。

殺以縫而取給於前後之聯屬，貴其完也。先王之制有之，不敢缺也。

據說後人做這個題目的都不能勝過他。但據江永的批評這篇作品有「六失」，說他「讀書不細，考古不精，」對於這個題目的上下文誤解了，對於古代制服帷裳和深衣的不同處也弄錯了。（註七）大概前人之僅以八股文傳者，都免不了一個「陋」字。但八股文不重在考據，錢福也不是考據家，——他之所以在文學史上有相當地位者，全在他做的詞曲。八股文何足傳世！——管他帷裳是否「旁無襞積而腰有殺縫，」在這裏置之不論可也。

到了嘉靖間，唐順之、歸有光等以古文爲時文，其體又稍變。

唐順之爲嘉靖己丑（一五二九）會元，以古文鳴於時，已見前第四章。他又精於八股文，有自爲詩云：「文入妙來無過熟，書逢疑處更須參，」是他自道其所得。他的八股文有熟中生巧者，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兩節，疊下兩比喻，一反一正，文氣流走不齊，在明代八股文中又別具一格者。文云：

且夫——

兩物相形，而高下異焉，所以辨其高下者，未嘗不兼本末而較之也，故寸木之與岑樓，其高下至易知也。今也不復揣其下之平而但取其上之齊，是寸木固使之高於岑樓矣。今論禮者，不究其本，而必曰禮食親迎而已；論食色者，不究其本，而必曰飢死與不得妻而已；是食色固可使之重於禮矣。任人之說，似亦無足怪者。

雖然，此特自其一偏而言之耳，而非所以道其常也。何者？——

兩物相形，輕重異焉，所以辨其輕重者，未嘗不等其輕重而較之也，故金之與羽，其輕重至易知也。今以一鉤金之寡而較一輿羽之多，而謂足以概金羽之輕重也，豈理也哉？今論禮者，不量其多寡，而必曰禮食親迎而已；論食色者，不量其多寡，而必曰飢死與不得妻而已；如是而謂足以權禮與食之輕重，又豈理也哉？任人之論，其不可也明矣。

俞長城說：「此等作法，成、宏、正、嘉間多有之，隆慶以後，則絕響矣。」

歸有光較唐順之爲晚出，其成進士在嘉靖乙丑（一五六五。）他亦以古文稱，同見前第四章。

以古文爲時文，始於唐順之，而有光又恢之以閎肆，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文中後二比云：

蓋天下之理，不以內外而或殊，必理無不格，而後天下之是非不能眩，發無不實，而後吾心之體得其平，此致由於格，誠由於致，正由於誠，固有不得不然者，非務其外而遺其內也。

天下之勢，不以遠近而或異，必皇極之旣建，而後推行之本以立，刑于之旣成，而後感化之道以神，此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機固有不容自禦者，非泥於近而戾於遠也。

方苞說：「清透簡亮，有一氣揮灑之樂。」

在第二期作家中，倘有幾個值得一提的：胡友信博通經史，學有根柢，史稱明代擧子業最擅名者，前則王鏊、唐順之，後則歸有光、胡思泉，思泉是友信的別號。(註八) 唐寅以風流放達玩世不恭聞於時，而其八股文乃方正嚴潔，近於老師宿儒。陳獻章倡學東南，爲世儒宗，而其文乃瀟灑有度，顧盼生姿，一洗腐風。俞長城說：「吾固知人造其絕者，未嘗不有所兼也。道學絕者兼風流，吾求其人合其文，其陳白沙乎！風流絕者兼道學，吾求其人合其文，其唐子畏乎！」(註九) 而王守仁以理學爲一代大儒，他的「心卽理說」和朱熹的理氣二元論截然不同，然他所做詩云鳶飛戾天一節文起講云：

「今夫天地間惟理氣而已矣，理御乎氣，而氣載乎理……」謹遵朱注，不敢稍有逾越。其他如諸燮、茅坤、許孚遠等（註一〇）在嘉靖間都是有名的作家。而胡定（註一一）（二溪）在嘉靖之季，文尙博大，尤稱一時之雋云。

第三期的作家，兼講機法，務爲靈變，蓋作風又隨時代環境而一變。徐越說：「嘉靖以前，文以實勝；隆、萬以後，文以虛勝；嘉靖文轉處皆折，隆、萬文始圓；嘉靖文妙處皆生，隆慶、萬曆始熟。」（註一二）然這個時期中卻有一個特色：那時候朝政日非，士心鬱結，文多借題發揮，不若以前之體會古人語氣，謹守繩墨，尺寸不踰了。當時的代表作家，要推趙南星、顧憲成、湯顯祖等。

趙南星（註一三）字夢白，又字儕鶴，高邑人。萬曆甲戌（一五七四）進士，官至吏部尙書，卒謚忠毅。他賦性剛介，不能容物，悲時憫俗，惡佞嫉邪之旨，盡發之於文。相傳其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文，最得聖人言外之意；或以爲當時宰相張居正當國，朝士阿附，他借題發揮而作。中間四比云：

世之可以富人可以貴人者，亦已尊而奉之矣；而富貴之未至，意者其乏冥助耶？祭以祈之，而逢迎之態，何所不備！

世之可以困人可以苦人者，亦既柔而下之矣；而困苦之未祛，意者其有陰禍耶？祭以禳之，而顛蹶之請豈所忍聞！

自下而干上，是謂之僭；僭之所不敢避，乃足以効其誠。

有廢而私舉，是謂之亂；亂之所不敢辭，乃足以明其敬。

而其大結云：

藉靈寵於有位，既以諂鬼者而諂人；求憑依於無形，又以諂人者而諂鬼。吾不意世道之競諂，一至於此！

這是很明顯地有所感激而爲此論。

顧憲成爲萬曆丙子（一五七六）解元，庚辰（一五八〇）進士，在第四章裏已經講起過他。

清王夫之說：「承嘉靖末蘇、曾氾濫之餘，當萬曆初俚調咿嚘之始，顧涇陽先生獨以博大宏通之才，竪大義，析微言，屹然嶽立，有制藝以來無可匹敵。」其盡其心者一節文的破承云：

君子致知之學，一知性焉盡之矣。蓋天下無性外之理也，知性則可以盡心，可以知天矣，其機

豈有二乎？

他當時講學東林書院，發揮程朱派的學說，這破承題裏的幾句話，抵得過他的小心齋劄記全部。湯顯祖爲萬曆癸未（一五八三）進士，也在第四章裏講起過。俞長城說他的八股文「擇理精醇，而出之以名雋，以六朝之佳麗寫五子之邃奧，足以自名一家。」他的父爲大夫八句題文，最爲傳誦，其起講云：

且禮以終始人道之節，而屈伸其無已之心，其分莫明於葬祭：葬者藏也，所以藏而安之也，不於其分則不安；祭者食也，所以食而享之也，不於其分則不享；忽親於不安不享，非孝也，於是乎有制焉。

據前人的批評，以爲這個起講老幹無敵，而題之精蘊已該，非時手所及。又他的不有祝鮀之佞文後段云：

在朝廷而不佞，難於終寵；卽儕黨之間，不佞不足以全其身。處怨敵而不佞，難以巧全；卽骨肉之際，不佞不足以全其愛。

選幾句話發揮末流情弊，痛快已極；然而究竟不像聖賢的口氣，和八股文代聖賢立言的主旨不合，於此可見當時的作風，和第一、二兩期大有逕庭的了。

第三期的作家中尙有幾個應該一提的：黃汝亨（註一四）字貞父，仁和人，萬曆辛卯（一五九一）舉人，戊戌（一五九八）進士，官終江西參議。他和秀水黃洪憲（葵陽）齊名，稱「浙中二黃」。他的文精峭而意勝於詞，在洪憲之上。許獬（註一五）字子遜，又字鍾斗，同安人。萬曆辛丑（一六〇一）會元，官翰林編修，有許鍾斗稿。俞長城說：「古文之盡，莫如歐陽永叔；時文之盡，莫如許鍾斗。萬物始而含孕，繼而發榮，終而爛漫，其必趨於盡者勢也，惟善用盡者作以持之。永叔之文盡矣，而骨力峭拔，風度委折，使人不覺其盡；鍾斗之文亦盡，而遒鍊古腴，人又不厭其盡也，鍾斗其時文中之永叔乎！」（註一六）然黃、許二人的八股文，皆學王（鏊）、錢（福）一派，王夫之至詆爲「吟舌嬌澀，如鴝鵒學語」。至萬曆末科（己未科，公元一六一九年）進士崑山顧錫疇、漢陽李若愚（註一七）一則容雅簡練，婉而多諷，一掃忿激粗厲之音；一則以堅實蒼老，一洗軟媚宂俗之弊，不愧第三期作家中有力殿將。

第四期的作風，又和第三期有不同處：第三期到萬曆中年以後，八股文漸趨俗陋，往往堆砌咸

篇，無一字從心坎中過至第四期啓、禎間的名作家，則如方苞所說的「窮思畢精，……凡胸中所欲言者，無不借題以發之。……其思力所造，塗徑所闢，或有爲前輩所不能到。」(註一八)其代表作家則有章世純、艾南英、羅萬藻、陳際泰，號四大家。

章世純(註一九)字大力，臨川人。天啓辛酉(一六二一)舉人，官柳州知府。有章大力稿。當萬曆末，場屋文腐爛，艾南英深嫉之，約他和羅萬藻陳際泰以興起斯文爲任，乃刻四人所作行之世，世人翕然歸之，稱爲「章、羅、陳、艾。」他的作品以幽深沉鷙勝，而說理精深，尤爲時流所不及。他的君娶於吳爲同姓二句文，最爲後人傳頌，其前幅云：

且先王於合之甚者，皆求有以別之，別之而爲合，故其合也固而能久。異而後事同，睽而後志通，此其義乎？

然而義不止於此：——

天地陰陽之氣，皆以異類相求，異氣相益；而至於一本之親，通其情昵，則有美盡之憂。

人道禮義之始，常使疎不至離，親不至瀆；而至以燕褻之私，講於骨肉，則有道苦之害。

其在太古之時者，其取義精，蓋智足以辨微，故所詳者專於陰陽之際：同德者爲同氣，同氣者同姓；異德者爲異氣，異氣者異姓。同姓雖遠，不通婚姻；異姓雖近，不避婚姻；故同爲黃帝之子而著姓之殊。所以然者，記異德以別所生之氣也，古道然也。

其在中古而後者，其據義顯，蓋其智不足以及微，故所辨者專於禮義之嚴：爲正姓以統遠，遠者行飲食；爲庶姓以統近，近者議服數；男子則稱氏以別貴賤，女子則稱姓以別婚姻，故有「買妾不知姓則卜」之文。所以然者，本所從以厚男女之別也，周道然也。

什麼叫做「同氣者同姓，異氣者異姓，」現在看來，眞不値一笑。然前人卻以爲這段文字「非參天人之祕蘊，具制作之精心者，不能道其隻字。」

艾南英爲天啓甲子科（一六二四）舉人，在第五章裏已講起過他。他少負異才，而屢試不第，備嘗諸生之苦，結果還只是一個舉人，終不能成進士。然他的文名，卻早傾動海內；他集同志所刊的四家稿，幾於家誦戶習，而樸質堅粹，爲三家所不及。其危行言孫文中二比云：

當持祿苟容之秋，而我且與舉朝同其汶闇，則斯世之精神，何所屬哉？天地之氣欲盡，而吾以

其行留之。至於怨誹而不亂，主文而譎諫，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亦遭逢之一局耳。以天性孤行之體，而我且與世人混其波流，則一身之名義，又安所逃哉？鬼神之責莫逭，而吾以其行盟之。至於所聞則詞顯，所見則詞微，志隱而味深，婉曲而多姿，亦寸衷之獨異耳。

渾樸醇古，在八股文中確是高品。

羅萬藻字文止，臨川人。天啓丁卯（一六二七）舉人，崇禎戊辰（一六二八）進士。有羅文止稿。他的作品，多借題攄發胸臆，而憂時剴切之旨，出之以蘊藉風流，如才難不其然乎文之後幅云：

有帝王之君，然後能有帝王之臣，此其難難在得君。蓋有然矣。顧以難委君，非責備人臣之旨也。帝臣王佐，其用間見於世，而流風餘蹟，嘗留其略記於人之心。稱此以求，目中升降之微，宛然可參。王之才視帝復何如哉？而況其下乎！

通治亂之世，然後能別治亂之才，此其難難在逢世，抑有然矣。顧以難予世，非深悉聖賢之論也。綏治戡亂，其力俱竭於世，而時過數從，盡聽其微言於事之理。由斯以談，古今盈虛之勢，岌然莫反。亂之才，觀治竟何如哉？又況其降乎！

陳際泰(一五六七——一六四一)字大士，臨川人。父流寓汀州武平，生於其地。家貧，不能從師，又無書時取旁舍兒書屏人竊誦。從外兄所獲書經，四角已漫滅，且無句讀，自以意識別之，遂通其義。十歲，於外家藥籠中見詩經，取而疾走，父見之怒，督往田，則攜至田所，踞高阜而哦，遂畢生不忘。久之，反臨川，與艾南英輩以時文名天下；其爲文敏甚，一日可二三十首，先後所作至萬首，經生舉業之富，在明代要算他首屈一指。崇禎三年(一六三〇)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年紀已經六十八歲了。官終行人司行人。有太乙山房稿、已吾集。他的崇禎甲戌科(一六三四)會試其行己也恭四句題文末二比云:

夫恭與敬，事之相合以爲理者也。君子以己事君，而得其所行之大，使無兢業之心爲主於內，將爲人臣者之大節已乖。

抑惠與義，事之相濟以爲功者也。君子得君以治民，而見其所行之實，使無競緑之用矯拂其間，則爲人長者之精神不備。

四大家以外，金聲、黃淳耀等都是有名的作家。

金聲（註二〇）（？——一六四五）字正希，嘉魚人，休寧籍。天啓甲子（一六二四）舉人，崇禎戊辰（一六二八）進士，官山東僉事，唐王時以右都御史總督諸道軍，淸師破旌德諸縣，被執，死之，諡文毅。有金正希稿。他少好學，爲應舉業多淵深之思，名傾一時。他的德行顏淵一節文最膾炙人口，其中二比云：

道大莫能容，所欲殺者夫子，而於諸賢無忌也。設諸賢非從夫子遊，挾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博取人間富若貴與一切功名才望，固自易易，何困阨若斯也。而諸賢不願也。

聖人無阨地，所自信者天命，而人心則不敢必也。設諸賢但以從夫子之故，奉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投凶暴之一燼，而師弟朋友無一存者，固事勢之常，亦無可如何也。而諸賢不懼也。

黃淳耀，崇禎癸未（一六四三）進士。在第五章裏已經講起過他。方苞說：「黃蘊生文較金陳、章、羅氣質略粗，而指事類情，肝膽呈露，精神自不可磨滅。」又說：「金、黃二家之文言及世道人心，便能使讀者義理之心勃然而生，故知言者心之聲，不可以僞爲也。」如見義不爲無勇也篇與人而無信章篇皆膾炙人口，而見義篇尤卓練。」（註二一）今錄其中二比云：

選愞出於性生，則雖學問經術，本異庸流，而舉平日之所知所能盡以佐其浮沈之具。畏葸積於閱歷，則雖醇謹老成，不無可取，而因此日之一前一卻，遂以釀篡弒之階。

其他如文震孟、陳子龍、楊以任、夏允彝等(註二二)皆爲當時有名作家。而曹勳(註二三)奮起明末，振萬曆、天啓腐爛之習，而入之於妙悟，出之於風雅，俞長城說：「萬曆甲辰（一六〇四）以來四十年間，會元之文無可錄者。……斟酌古今，調和文質，繼推袞雪」(註二四)亦不愧爲一代有名作家。又明、淸之交有德淸章金牧(註二五)者，爲文驚才絕豔，而不爲時輩所推，後俞長城選入百二十名家，而雲李之名始顯，到淸乾隆間操觚家無有不讀其文者，亦可謂豪傑之士了。

明代八股文作家，大概已如上述。黃宗羲輯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至三百十三卷皆錄各家時文之序，共七十八首，今考各家文多已湮沒不傳，惟藉此書所載之序，略存梗概而已。又梁章鉅制義叢話所列明代代表作家劉基以下一百五十二人，茲不列舉。

(註一)見欽定四書文凡例。

(註二)見所選啓禎文自序。

(註三)傳見明史卷一四一。

(註四)明史卷一八一。

(註五)見俞所輯百二十家名家集及梁章鉅制義叢話。

(註六)見制義叢話引欽定四書文。

(註七)見制義叢話。

(註八)見明史二八七文苑歸有光傳。

(註九)同註四。

(註一〇)諸燮字理齋，嘉靖中進士。明史無傳。許見明史二八三儒林傳。

(註一一)胡定字二溪，明史無傳。

(註一二)同註七。

(註一三)明史卷二四三，

(註一四)明史無傳。

（註一五）同上。

（註一六）同註五。

（註一七）顧見明史卷二三一。李若愚字公愚，漢陽人。明史無傳。

（註一八）同註一。

（註一九）章及下羅萬藻、陳際泰均附明史文苑艾南英傳。

（註二〇）明史卷二七七。

（註二一）均見欽定四書文。

（註二二）陳、夏已見第五章。文震孟是文徵明的曾孫。他的詩文也名重一時。傳見明史卷二五一。楊以任字維節，瑞金人。明史無傳。

（註二三）曹勳字允大，又字峨雪，嘉善人。明史無傳。

（註二四）同註五。

（註二五）章金牧字雲李，德清人。